

桐城先生點
勘史記讀本

門人鄧毓怡敬題

MG
K204.2
3.7

桐城先生點
勘史記讀本

門人鄧毓怡敬題



3 2169 6583 4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

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

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王懷祖據選注滅伐字非允常卒子句

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

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

於構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

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

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

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此黃老道家之言不識范

者增益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

夫椒索隱云椒本又作湫錢云椒湫聲相近伍子胥傳作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

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此。」

此上有於字依通志范蠡傳刪

爲之柰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錢云以與已同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

鷓鴣句爲謀吳經要亦即
前後文字之骨

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填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索隱云：柘稽國語作諸稽。鄢錢云：諸柘聲相近。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股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鷓鴣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

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錢云：從鮮聲，相近。故癢爲癩之異文。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役反。」札記云：官本作役，各本作欲。案通志亦作欲反，蓋此二字仍吳王之言。王聞子胥託子於鮑氏，非是。必在子胥未還時，則作役反者非是。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

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人。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壬依選注增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梁云宋本國語墨子說苑并作雒韓子作雒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

此與子胥抉眼相應

句踐已平吳，數語極簡練。

以前文滅吳事詳，此不宜

再詳也。

句踐已去，渡淮南，再用提

振。

當是時，三句提振，即勒住

此行，文勁健處。

遣大夫種書與遺句踐書。

分叙此行，文位置法。

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奔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辱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率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

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况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鄆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閒。不東商於析酈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

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柰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王改不貴二字，爲患字殊非。見豪毛而不見其驥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有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柰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面曲沃於中。本作北圍，依集解作北，西至漢中，巴巫黔中三千餘里皆備。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此自是齊魯之南陽，猶孟子所云一戰，分有大此勝齊，遂有南陽耳。正義釋爲鄧州，謬甚。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

而越以此六句結束有力
又用閩君搖東越閩君再
結以鎮壓之皆從越散句
生出
越事附范蠡與吳罍季札
同

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
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繹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
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
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
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
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
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
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爲人。可與
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
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
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
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

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

于海畔，苦身或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

柯凌本皆作數千萬，通志同。

誤作

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

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闖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柰何？」

此莊生與蒯周無涉索隱
妄釋之曾文正亦嘗以此
莊生爲蒯周殊誤

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
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齋數百金至楚莊
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
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旣去不過莊生而私
留以其私齋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
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
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金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
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
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柰何莊生曰
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
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
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

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

疑無所二字互倒所字屬上讀

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

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

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

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

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

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

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

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

觸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

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

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

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

越之諛吳皆用險譎取勝
故以莊生險譎之事附著
以相發明韓公王適墓志
附著誰謀取婦事亦此類
也

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某案此篇以忍字爲主句。踐能忍。匹國之恥。而霸陶朱長男。不能忍於千金。而殺其弟。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

一四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一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

梁云年茂漢志詩譜并作母弟

宣王立二

十二年友初封于鄭。

素隱系本云桓公居于械林錢云詩譜封于宗周畿內咸林今京兆鄭縣是也械林咸林疑是

一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

河雒之閒人便思之爲司徒一歲幽王以髮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

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

獨維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郟虢郟之君貪

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通志與上虢郟之君見

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郟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

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爲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

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

通志與上有繼字

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

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

鄭國介居晉楚之交數被
兵卒滅於三晉此處預提
綱要

鄭數有適庶之爭皆與此
相應

吳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竝。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維東。而虢郟果獻十邑。竟國之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梁云杜世譜國語注并作滑是爲武公。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爲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爲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爲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鄆。鄆潰。段出奔共。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穎。誓言曰。不

至黃泉。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纁谷之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柰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旂許田。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纁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索隱左氏作祝駢。錢云說文祝瞻。瞻請從之。瞻垂耳也。與駢音義相近。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病。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

因祭仲之言倒入三公子

提挈後又

左氏云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句外有恨聲此云無奈祭仲何最得左氏不言之意復入鄭即位句是爲子亶也句故鄭亡厲公突句分應三公子

子亶也。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爲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柰，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欒，祭仲迎昭公。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空，因欒人殺其大夫單伯。索隱左氏作檀伯錢云單，檀古文通用，麻書單，闕一作宣，安，淮南秦族訓當子治。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欒，鄭以故

亦不伐。欒昭公二年，自昭公爲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爲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以渠彌爲卿，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爲君，是爲子亶也。無諡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爲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疆而厲公居欒，卽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爲鄭子。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厲公突在欒者，使人誘

却鄭大夫甫瑕。梁云以要以求入。瑕曰：舍我，我爲君殺鄭子而入君。

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

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

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亾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

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

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

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穰伐王，王出奔溫，立弟穰爲王。六

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頽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

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穰，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

子文公躒立。梁云躒左殺年，表作提。公羊作接人，表作接。厲公初立，四歲亾居櫟，居櫟十

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亾。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

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夢天與之蘭，曰：余爲

與地園妖祥相應

四句牽連接綴所謂大塘打纏者也

此者字與擊楚之殺義帝者正同

伯儵。余爾祖也。以是爲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爲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爲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爲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牯請滑。梁云。牯古。鄭文公怨惠王之亾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牯。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毛本背。作倍。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有罪。蚤死。

上句方言子蘭求入鄭為太子忽入叔詹是大斷下文秦兵罷句下接晉文公入蘭為太子是遙接此支家斷續法

秦穆公使三將至敗之於曠此叙事忽起忽斷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至秦兵

公怒，漑逐羣公子。方引蔣西谷說漑為既字訓為盡據古帝紀徐廣注為證最是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媯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諸本皆局本，張本依梁氏志疑乙之，吾謂當依舊云卒而者，猶言既而已也，通志無卒字。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曠。

故來追補前事卽入後方
侍郎極愛此種○此開荆

公文法

上句敗秦兵於汪終秦事
下用往年二字追紀前事
與左傳鄢陵之戰先叙甲
午後用癸巳二字追叙前
事文法正同

與左氏同事異文最生新
下楚莊王君臣相難一段
自鄧至此云云與此同

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繕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以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爲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爲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

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鄆。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忿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爲郤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鄆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

晉聞楚之伐鄭九句摹繪
情事絕生動是史公勝處

解揚事附見於此乃文字
恣肆處因上管楚爭鄭案
而非泛設也

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爲人臣。毋忍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爲上卿。十八年。襲公卒。子悼公。澶立。悼公元年。鄒公惡鄭於楚。錢云說文鄒太嶽之後甫疾所封讀若許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踰。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踰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是爲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

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爲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鄆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憚立。梁云憚當作髡頑是爲釐公。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廚人藥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爲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爲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爲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

吳世家附季札越世家附
芑蠡鄭世家附子產韓公
順宗實錄卽用此法陽城
陸贄并從附書

先是晉楚爭鄆廡接不暇
至此乃詳載論疾見子產
相鄆暇豫不迫非弟紀博
異物也

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
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爲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
封子產以六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
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爲政必
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
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
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爲祟史官
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闕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
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
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
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乃與之唐屬之
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

國太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洙。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川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洙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蓄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禁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爲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疆。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竄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弃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爲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鄆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爲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韓。十年。太子建與

子產未死已不能救鄭

用繞郁結束以詞重言複
為工

紀
鄭事自子產卒後遂無可

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韓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於周。十三年。通志作十六年。此傳寫誤。定公卒。子獻公薨。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凶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三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公三年。三晉滅知伯。錢警石據葉石君校補三字各本無通志三十一一年。一字吳校增。通志亦無。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

取雍上。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二十年。韓趙魏列爲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君。是爲鄭君。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贊文用荀息作結神最妙
遠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某案此篇以事變多故爲主。前言國內爭奪。後言晉楚爭鄭。而以子產相鄭與桓公爲司徒相起訖。

鄭世家第十二

歸熙甫云趙世家文字周詳是趙有史其他想無全書某謂史公明言獨有秦記則六國無史可知趙世家所載多小說家言史公好奇罔羅放失而得之者非趙史也
將記造父爲御事先以中衍起本此史公常法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志通

二作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

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皋狼。據徐說皋狼地名則史文

當云是宅皋狼。衍爲字正義云居之於皋狼。故云皋狼。是亦無爲字。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

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驪騮耳。獻之繆王。繆王

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

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造父以下。六

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

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

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王據御覽生作通趙夙

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霍公求犇齊。晉大旱。

霍太山爲祟與後母鄒遇
霍太山神相映

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以奔翟。趙衰從。翟伐廆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爲晉文公。趙衰爲原大夫。居原。任國。以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爲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諡爲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爲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謀之。廼遂立太子。是爲靈

趙盾弑君與後趙鞅以晉
陽畔相映爲章法

一句提透頓斷至下屠岸
賈又續

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
四年通志作十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膾不熟殺宰人持
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
人反扞救盾盾以得囚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
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囚不出境反不討賊故
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諡爲宣孟子朔嗣趙朔
晉景公之二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
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二年本作二年依毛本改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
在時夢見叔帶持麥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
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
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
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

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皇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

然趙氏真孤乃反在二句
所謂點睛之筆云

借韓厥語補叙先世

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
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
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
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
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
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
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
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
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
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功德。本作世有立
功依御覽改未嘗絕
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惟君圖之。景公問趙尙有
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

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祠本作祀。依通志改。世世勿絕。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欒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

晉由此大夫稍彊晉公室
由此益弱此等句皆文字
節奏

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武子當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諡爲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通志於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於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曰。告公孫支與子輿。梁云子車三良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疑五世當

爲三世謂獻惠懷也男閔生謹案五世字前後凡數見蓋并數奚齊卓子其後將朝未老而死霸者之子

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凶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謹吾

卽一夢統攝全文此氣脈貫輸處非第好奇也

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

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氏。氏通志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犇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皋繹代之。荀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欒韓不佞。梁云左傳

晉世家作不信信佞古通說文佞從女信省魏駘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犇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月辛未趙鞅入絳盟於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盛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犇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蒯聩於衛衛不內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犇

趙京有邯鄲柏人二句收
束前文趙名晉卿三句頓
挫

毋卹句神注後文與項羽
紀項王由此怨布也畧同

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犇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
中行餘邑入於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
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二
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
十一年。知伯伐鄆。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鄆。知伯醉以酒灌
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詢。然亦愠
知伯。知伯歸。因譖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
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爲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
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旣葬。未除服。
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
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
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

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代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晉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梁云風俗通作余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喙。鬢麤髭頰。大膺大胷。脩下而馮。左衽界乘云。風俗通馮下有。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上字界作介。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

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共不敢失禮。

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

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

梁云韓子淮南說苑人表并作高赫呂覽

作高赦赦赫聲相近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

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於韓

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

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

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爲

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遂。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

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

初立。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

伐中山。使太子鞏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

於是三句頓挫遂祠三神
二句收束前文與趙名晉
卿數語先後參差

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選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道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於

靈上三年救魏於廩上。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于中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太戊午爲相。梁云韓策人表并作大成午某案韓非亦作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本作衛依通志改敗我。藺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於鄆。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甄。通志甄作郵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梁云石阿秦紀六國表皆作石門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子廕。魏敗我滄。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

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通志阿作河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繆。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緄與太子肅侯爭立，緄敗，逃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築長城。正義疑在潭水之北，某案潭水疑爲潭水之誤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

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於桑上。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梁云當作梁惠王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鄆。四年，與韓會於區鼠。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蒼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氏據志

孟姚二句亂之所起故鄭重言之

六句釋順為下入秦作執

覽作且日非是此下云數言所夢則非一日也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

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

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

鼎絕贖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

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

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

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

藺郭狼通鑑地理通釋云郭狼疑是皋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

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匹社稷

柰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

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梁云寵國策作

窮某案游本亦作窮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

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跡，開於於國策無字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爲

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

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

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柰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

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

功者，不謀於眾。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

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

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

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

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

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

弟徐作元夷亦誤當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

於是遂胡服矣。於是始出
胡服令也。等句皆行文節
奏爲下遂胡服招騎射作
執

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議。以成胡服之功。使繅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

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

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卻冠梳緇。梁云國策作纒冠，梳緇音題。大

也。緇亦纒，統之名。大姚云：緇按，緇同。述續：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

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

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救離。

况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

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于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

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

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

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

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

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

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疆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紹國策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慮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吳師道云禮也宜從商君傳作治世禮當作理也爲世之譌王云當依國策作理世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法古某案吳說是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

再頓東前文爲入秦作教
○前文恣肆至此一束

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奇與畸同言鄒魯皆法服宜無詭異之行矣索隱說誤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靈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裒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歸氏以與之陘。屬下讀張廉卿以三字屬上。據正義則歸說是一說。趙與人姓名後魏文王十九年。有趙與合軍曲陽。攻取丹。上華陽。鷓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

再點睛

前兩言略中山地皆爲此處作執

章素侈二句爲亂起張本

五年惠后卒。索隱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某案孝成二年惠文后卒蓋惠文王之妻非吳娃也史明言吳娃死而何愛弛則吳娃死在主父前索隱誤使周昭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

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恣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悔。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

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儻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

再摠結追叙亂之緣起

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鷄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徐廣云：或無此十四字，某謂此十四字音節與上不合，無者是也。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八年，城南行唐。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梁云：及乃反。之譌屬上句。十年，秦自置爲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爲將攻齊。主父死十四年。本作公主死，依宋本改。通志同此。因下樂毅將五國兵攻齊，爲一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大事故書主父死十四年。

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此圖之與下察之意同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以韓而吞二周，故以齊燄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實而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亾，今齊久伐而韓必亾，破齊王於六國分其利也，以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

說士之計曰韓、魏、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秦、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朝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闕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二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錢云：根柔，戰國策作溫，積。反至分先，俞於趙。集解

至分一作王公錢云王公疑三公之諱常山郡元氏有三公山梁云策作三公據後漢續志常山元氏縣有三公塞也正義至音那分當

作山括地志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四十里俞音

成爾雅西隄鴈門郭注西隄即鴈門西先聲相近二山皆趙地說亦

通齊之事王宜爲上校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

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卮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再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爲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爲平陽君，河水

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關，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闕與下，賜號爲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此惠文王之妻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錢云：戰國策作觸龍，梁云：人表同。史記說苑：梁臣有左師觸龍。荀子：紂臣有曹觸龍，功臣妄有臨轅疾，威觸龍，惠景表有山都侯王觸龍，作讒者誤。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耳。」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閒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

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

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變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褰之衣，乘龍飛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褰之衣者，殘也；乘龍飛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王所以賜吏民。國策財作才，財才并在之，服首字凌本作聽，通志作願，皆發改。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

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牛田之水言少水也。蓋溝渠僅資溉田者。秦用上乘倍戰者。通糧也。蠶食屬上讀上乘。謂上車也。倍戰力戰也。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正義云：太字衍。凌以棟云：國策凡五言太守，恐當時有此稱。某謂作國策者在景帝之後，以當時官稱記古事也。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

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正義壯當作城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太子死。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鄲詹燒。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正義云尉文蓋在蔚州錢有蔚文節侯丙是尉文爲趙地。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驪。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閼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

吾以眾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爲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秦將^卿而攻代。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入魏。子偃立。是爲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魏。以廉頗入魏。故大備。魏二字上屬爲句。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

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依通志增者字言行

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韓、臬三年，龐

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蠶不拔。

移攻齊，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

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梁云燕策燕攻齊陽及狸二地

燕取之齊今為趙取也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

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

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卻之。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

李牧與之戰，卻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

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

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

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梁云李牧傳作趙忽漢書馮唐傳作顏最字古

通字趙怒軍破。顏聚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爲秦。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囚大夫共立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爲郡。

某案此篇以武靈王胡服騎射爲主。前叙其先世之寢興。後則爲秦所弱也。趙以無德而興。故以與秦同祖發端。而詳記夢卜鬼怪以爲滑稽之愴。

史記四十三 趙世家

四十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十九年，反。重耳立爲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二年，會諸侯。悼公弟楊

晉獻公卒五句從晉亂入

魏大

從晉亂入魏襲封

事晉獻公事晉公子重耳

事晉悼公事晉昭公皆章

法

昭公卒三句提挈

韓宣子老段叙六卿之侵滅晉宗

三家之列為諸侯周威王所命故此句提挈混君臣

干亂行。魏絳僂辱楊干。悼公怨曰：合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諡為昭子。集解世本曰：莊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強，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竝為晉卿。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梁云：韓子說林，淮南人，開說苑。敬慎權謀，并以桓為宣。春秋，曹宣公，桓弓作桓，鄭注宣言桓聲之誤也。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

而同之

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驪然。柰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擇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轝。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雞。而河內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

此段敘文侯立國有本秦
欲伐魏聞君賢而止最與
後文相照敘翟翟李克問
答見文侯用人之當

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親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以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梁云屈侯鮒趙蒼唐詩外傳作趙蒼唐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此而字當讀如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

且字用法與後人異柳子厚嘗學之

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於注。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二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爲亂。不勝。韓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於澮。使吳起伐齊。至靈上。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蔭。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罃立。是爲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

此段著議論於篇意爲間
澹處大率精神旁溢所爲
又與下文太子申爲將事
相發

魏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
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
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于宋衛則
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
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
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
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錢云武堵年表作武都爲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
九年伐敗韓於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隴秦獻公卒子孝
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
鄆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杜平杜本作社依梁校改侵
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
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

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通志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爲太子。三十三年。秦孝

秦用商君五句。魏由強漸弱。以此爲關鍵。

公卒。商君以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皆至。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

免成陵君太子自相一節
皆與文侯置相事對照

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樛里子伐取我曲沃。梁云曲沃當作焦走犀首岸門。梁云岸門水經注作岑門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按闕與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亾者。魏爲從主也。今衛已迫亾。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醒衛。不如以魏醒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醒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于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醒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

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辭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辭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柰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柰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辭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辭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彊，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

梁云陽
晉年表

安釐王以後皆叙是秦

作晉陽封陵水
經注作風陵 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

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爲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苾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爲西帝。齊湣王爲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厘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苾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墜者段干

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鄴。臣。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執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茂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茂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梁云：中旗國策作中旗。期古字通馮琴國策作推琴說苑作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爲參乘，知伯曰：吾

始不知水之可以入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爲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依通志勿

上增必字。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甚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疆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尙何救焉。必待其

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

宋徽信陵君諫書關謀國
存亡

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
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亾乎。韓亾。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爲安乎。
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亾之
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
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
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國策無山字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
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
陳郊。秦又不敢放。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亾
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莘津。梁云城莘津
荀子注引史
釋之云。莘津卽園津。乃東郡白馬之韋津也。以曹參度園津爲證。園韋莘三字通借。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
秦依國策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本作滎校改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亾。王之

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

鄰。

梁云湖本作武陽。古舞武通。借刺客傳。秦武陽作舞陽。春秋蔡侯獻舞。殺梁作武。周禮。卿大夫職。興舞。論語。馬注。作與。武宋書。舞鄰。

南史作武谿。

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亾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

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王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闌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函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亾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闌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本作出依國策改。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橈之以講。識亾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

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

受楚趙之約而

而本作趙
依梁校改

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

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

王校又改
無字非是與疆秦

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

王校

時已。通韓上黨

於共，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

以富國，韓必德魏，變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繇也。

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

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

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

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走蒙

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

梁云喜國
策作衍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

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爲景潛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潛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十五年景潛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凶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某案此篇以用人爲主文侯得人而秦不敢伐惠王卑禮招賢雖敗不亡哀昭不得人而國弱安釐有信陵忌而不用而國凶矣

史記四十四

魏世家

史記四十四
魏世家

二十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五

叙先世純用簡括之筆厥知之句未了而頓斷

於是晉作六卿二句始起節奏稱趙成季功遙接厥知之句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以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於鞍。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爲崇。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尙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

地益大二句始盛節

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立。通志作烈侯是列侯三年，韓政殺韓相俠累。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剽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

後所叙皆秦楚交侵之事
此借申子事反照

秦取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魏取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攻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白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緝舉贏。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十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鄆。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鱧申，差於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

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厲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殉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

齊威王亦派中卿
對蘇詩亦不為六國
皆以其國中兵氣預備
齊威王亦派中卿
對蘇詩亦不為六國

太子嬰死四句提挈後事

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
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
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匄，
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襄王四年，與
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
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
朝秦而歸。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
嬰死。公子咎、公子蟻、公子鯨爭為太子。時，蟻、鯨質於楚。梁云國策蘇代
譚韓咎曰：蟻、鯨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
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列，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
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蟻、鯨而內之。其聽。國策作德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
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

是時張儀已死所謂後張儀者秦祖張儀故智勸公仲勿墮其術中是乃所謂後張儀也下云公之所惡者張儀也亦言惡中張儀

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梁云到古倒字趙太常云謂惑之也王校到作到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施三川而歸策作易施當訓易言得楚地以與韓而易韓之三川以歸也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爲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柰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聿戎曰公叔伯嬰恐

之術非此時尙有張儀其人

其實猶不無秦也此句國辭議視史文特明公仲挾秦交唯恐失之故云然言以國合齊楚實亦不至失秦也

於是纒龜竟不得歸韓二句也公此等頓束虛最有方

秦楚之內蟣蝨也

此索隱謂公叔伯嬰即太子嬰太子嬰已前死故以此文爲倒某謂韓有公子咎又有韓咎韓咎非公子咎也索隱誤以爲一人認甚史文前已明言太子嬰死此云公叔伯

嬰恐秦楚之內蟣蝨安得以爲太子嬰哉公何不爲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

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蝨爲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窶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爲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

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蝨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齊魏王

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

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

敗潛王出囚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闕二十一年使暴戾救魏爲秦所

敗。戴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箴梁云國策在田茶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箴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箴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用爲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箴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于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涇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西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某案此篇以未覩其大四字爲主立國事簡故惟以存趙孤及申子爲相二事爲自立之本其他皆無可言者而秦患乃與國終始故以周同姓發端

史記四十五 韓世家

十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五

田敬仲完世家第四十六

史記四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他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他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他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他爲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他。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二十一年。本作十一年。依梁校改。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

厲公之殺五句見田完父已無德

完之奔齊二語此用絕年
爲提綱

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
蜚。和鳴鏘鏘。有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於正卿。八世之後。莫
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諡爲敬仲。仲生
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田穉孟夷生潛孟莊。田潛孟莊
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
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
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
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稟予民。本作粟
予民王

由此三句提振節奏

依御覽作粟云
粟賜穀也說是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
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
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
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

而田乞不說五句逆折而入

盛陽生橐中五句叙次突兀驚人

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此晏孺子錢校作晏圍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

敘庸人頃刻變態如脫口而出

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驢，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左氏作諸御鞅此脫諸字越世家諸御千人諫簡公曰：田監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據此賈逵謂子我卽監止非是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

此段頓東有刀

頓挫節奏

此深惡田氏而極詆其所出之猥賤索隱乃引誰周晏議以爲非實此所謂癡人說夢也

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牽其徒攻田氏，不勝。出。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徐簡公曰：蚤從御軼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鱉，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爲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趙魏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

就上三晉分智伯地側入
且有齊國句懸崖欲落

康公四句鎮住前文累累
頓束皆爲此句作執

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常諡爲成子
 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
 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自立田莊子
 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二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
 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
 八年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母丘錢云母古貫字宣
 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
 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
 魯敗齊平陸又三年據索隱句上補又字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
 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
 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
 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

歸云威王二十五年復出此當是誤或是一事而傳聞不同至宣王元年又見某謂此非歸氏之言史文特使三事同辭以爲前後章法耳

了纂齊案

威王初即位以來五句提掇

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鬬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索隱戰國策作田期思蓋卽田忌也錢云臣當爲臣音怡與期音相近案錢說是。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爲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上。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上。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年表作時。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通志作郵。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閒諸侯竝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盛。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

感王事蹟未終此因起兵
救趙魏遂乘敵先記績效
以爲前後關鍵

騶忌論琴以微詞感威王
淳于髡亦以微詞感忌方
侍郎謂淳于髡言當入滑
稽傳其說非是此雖微詞
然非滑稽之性

譽言曰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
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
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
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
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
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
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
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索隱無春字御覽同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
深澤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
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
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
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閒騶忌子曰夫大弦

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鬻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溘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鬻忌子曰謹受教。溘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鬻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溘于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穹。鬻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溘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鬻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溘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鬻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閒。通志閒作門溘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鬻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溘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

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暮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勝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徙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憚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鬻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

歸云其後二字疑有誤張
刻歸評失載此語案此下
正記南攻襄陵之事并非
後日事也歸說是

於是齊最彊三句頓足前
文又與下諸侯相王秦惠
王稱王相勝邈直貫注齊
秦稱帝

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
成侯驕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
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
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
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
夫牟辛。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千金卜於
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
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
率其徒襲攻臨淄。因下依通志增遂字求成侯。不勝而奔。三十六年。威王卒。子
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
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
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驪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

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必東面而嚮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帥。梁云帥乃師字之誤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王地潛立。潛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

此段於全篇爲閒遠之筆
接予余謂當作接子

政會於鬻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於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懼韓，馮張儀曰：『煮棗將叛，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叛。』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遂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予韓地，而王以施三川。』」

此施訓易說見韓世家

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何。

何上有秦字
依通志刪

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

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

韓欲地而兵有案。

以下語多難
解疑有奔誤

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

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

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丘以徇服魏。

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

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

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去。

通志
交作

又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

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爲東

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

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間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

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
爭帝名。當依通志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
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
帝。天下變齊乎。變秦乎。王曰變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
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
而輕齊。釋帝則天下變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
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闕舉宋。夫有宋衛之陽
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梁云阿國策作河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
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
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
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
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變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

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以死於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卻。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

齊南割楚七句。顧是前後
關鍵

茅順甫云潛王以後齊多
難史公本戰國策詳次如
畫某謂此皆史記之文後
人取以充入戰國策非史
之本策爲文也茅說非是
此段叙齊之絕而復興爲
文字轉捩處

亾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
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
淖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齒器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
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梁云說文放
部敫讀若倫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
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迎焉。淖齒既以去。莒中人及齊
亾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潛
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
己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
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
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
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十四
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

秦破趙於長平以下叙秦
吞併五國駭駭向齊逼出
遂滅齊爲那一句又以天
下壹并于秦收束全文神
氣至沈鬱

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鮑彪曰周子謂最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秦之計中而齊弊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亾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鑿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二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

始君王后至未叙齊敗亡
絕沈痛○事秦非良策故
言齊邊海及秦方攻五國
見齊不受兵之由不在事
秦也

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
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
闕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
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
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
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亾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
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
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
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
蓋若遘厭兆祥云

某案此篇以用客不詳爲主前叙齊之寢強而精神全注篇末言

以如此之強而不能善謀尤可惜也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主伯夏。伯夏生

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

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梁云白虎通孔子首類尼邱山蓋中低而四旁高如屋宇之反論衡

作反羽宏明集牟子理惑論作反顛故因名曰丘。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

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爲兒

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憤也。聊人輒

父之母。錢云檀弓輓作曼曼輓聲相近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

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緇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

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

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

由是爲司空六句皆預提
後事以爲關鍵孔子長九
尺四句仍預提反魯之由
但魯人之異而得之者徒
以其身之長耳南宮敬叔
以下追叙始事

此段從世變折入魯之小
弱介居強大以孔子之不
用於魯爲可惜也

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飮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
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卽沒。若必師之。及釐子
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
貧且賤。通志 賤 作困及長。嘗爲季氏史。通志 史 作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
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
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
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
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
人以財。索隱引莊子財作軒 案軒字是軒言爲酌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
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
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
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

此段從魯亂入孔子去魯

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纍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

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闕。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錢云詳與翔同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闕。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

以上齊不用

柳子厚云：孔子安得窮怪物之形，是必誣聖人矣。某語此等當時必有載籍可考，故曰以某所聞記此。以見時人之以爲聖者徒見其多聞耳。

翠神自後世言之，當時則翠后也。故吳客以誰爲神發問，而孔子告以守山川之祀者爲神也。

此段從三桓微陪臣執政
折入孔子不仕而退脩詩
書數語又逆攝篇末一段

此段因公山召孔子而溯
其緣起

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禹之山。爲螯姓。梁云魯語作添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桓子。與盟而驛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僮庶幾乎。索隱云檢孔氏

之書并無此言。故桓譚亦以爲誣。某謂由吾爲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旂旄羽旄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作。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

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郟。於是叔孫氏先墮郟。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

孔子相魯史公於諸國世家屢言之後儒乃謂無相魯事亦過矣

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梁云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攝相晏子春秋孔子聖相論衛孔子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人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

以上魯用而不終

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梁云濁鄒即讎由人表作濁鄒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

以上衛不用

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繡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璦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而下依通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

蔡遷於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潛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忿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忿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忿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盜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

以上桓繼陳蒲人之厄

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菑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磴磴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闕，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闕，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

以上衛再不用○從衛不用折入往趙中道而反

閒若本作曰依通志改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通志無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剗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尙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

就桓子口中致惋惜之惜

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於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己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善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

此下歷敘所遇諸隱者因及陳蔡之厄皆發明所如

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與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蓑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亾。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

闕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

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通志容下有焉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

以上楚不用

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
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
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
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
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二，而魯
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
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
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
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
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

以上衛三不用

魯終不用二句總束
此篇以道大莫能容爲主
以上言天下不容以下言
道大

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烏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

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母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

歸云末引子貢顏淵語甚
有見案史公所記在六藝
折中皆夫子之文章也引
子貢語天道性命不可聞
及顏子欲從末由則知孔
子之道在此而前所叙夫
子之文章皆烟雲也

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闔闔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饋。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
行矣。魚餕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
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
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
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
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
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
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
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

前叙詩書易禮至此乃折
入春秋史公以春秋爲重
且與已作史記相發

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云。錢云。公羊宣十六年傳。何以書新周也。何休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宋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何休云。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也。據魯。以春秋當新王也。親周。故殷。謂新周。故宋也。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

吳脚廬云他人爲此則可
聖人自爲之則非某謂紀
實之辭雖聖人自爲之不
嫌自伐也

削則削。子夏之徒。梁云困學紀聞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游夏之徒今本無子游二字不

能贊。作措通志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

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

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

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

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楹閒。昨暮予夢坐奠兩楹之閒。予始通志始作

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

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斃斃余在疚。

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

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

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

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畱。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

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

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四書釋地家誤作冢此與贊以

時習禮其家合某案此當作冢字不誤後贊家字誤耳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某案

內內謂室也晁錯所云家有一堂二內是也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

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

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

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梁云孔光傳作子真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

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梁云孔光傳作子順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

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于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

惠。惠通志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錢云孔光傳作長沙太守惠帝時長沙為王國不得有太守作

太傅是也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錢云孔光傳鮒弟子襄生忠則襄為鮒弟之子孔光為孔子十四世孫鮒襄

各爲一世乃合十四世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之數此文蓋衍一子字

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印印生驪依通志生上增印字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梁云王應麟詩考引史記作景行之三王世家高山仰

嚮之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

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習禮其家當爲家之誤此即前文所云諸儒講禮鄉飲

大射於孔子冢也余祇作索隱一回聞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

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

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某案此篇史公以摹天繪海之能爲之其大要以道不行而自見

於後爲歸宿亦與已事相感發也

史記四十七 孔子世家

二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陳勝者陽城人也。

索隱韋昭云陽城屬潁川地理云屬汝南不同者舊屬汝南後又分隸潁川錢云漢志潁川汝南皆

有陽城縣而汝南之陽城無汝南之陽城非本隸汝南而後分國絕故後漢志有潁川之陽城無汝南之陽城非本隸汝南而後分

隸潁川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庸耕。輟耕之壟

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怨。庸者笑而應曰。若爲庸耕。何富貴也。

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闔左適

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

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已死。舉大計亦

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

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

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

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

詳稱扶蘇項燕為陳勝起事王謀今漢書無此句但云今誠以吾衆為天下倡則前言扶蘇燕項與此不相屬矣然此等殆是寫漢書者誤奪非班氏有所裁割也凡漢書不應改史記而妄改者皆當以此意求之

丹書帛曰陳勝王寫備耕者作用

下唱。唱倡同字漢書作倡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闕令吳廣之次近所竊叢祠中。漢書無近字王校同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命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野，苦柘，皆下之。行

鄧宗事後無所見似是疏
 潘然篇末言所置遣侯王
 將相竟亡秦則鄧宗事亦
 稟括在內文有不必一一
 完當者此類是也
 楚兵數千爲聚不可勝數
 涉起事規撫散亂無復統
 絕著此二語以爲文勢關
 鍵辭事相稱且與篇末所
 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府
 徑相通
 吳叔不能下文勢一斷

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
 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
 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
 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
 秦吏者漢書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爲假王監諸
 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
 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
 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
 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
 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周文陳之
 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
 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酈

軍遂不戰再斷

山徒人奴產子。下依漢書句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
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
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到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
召騷爲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以
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
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耳。其耳汪毛本作改子張敖爲成都君。趣
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
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
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
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
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
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

當此時三句與前文楚兵數千爲聚句相應雙聲對時母注篇末亡秦句益警

將軍田臧等遙接前兩斷處

田臧死李暲等死鄧說伍徐軍散走此等皆雙行

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數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爲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盩陵君咎爲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且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

陵人秦嘉以下急氣歷數

章邯已破伍徐承前遂遞
下 柱國房君死張賀死
與前田臧李歸相照爲下
陳勝被殺起本

復以陳爲楚餘波亦作兩
對

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銓人
伍徐集解漢書作伍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王誅鄧
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鉅人董緜。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
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爲
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
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
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
破。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
葬碣。諡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爲倉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
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陳王至陳。令鉅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
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
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

陳勝王六字結束前事筆勢絕橫絕勁因以爲王三字遞入故人入宮便捷無比所謂嶺斷雲連也

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並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漢書收作微鄱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漢書改此句云與番盜英布相遇史公此句當脫與字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己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梁云說文繫傳引史記云夥乎涉之爲王說夥者也孫侍御云沈沈劉伯莊云猶談談又作潭潭韓昌黎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威陳

故人不親諸將不親又作
兩對前輩論文每云義必
雙行氣不孤伸此一大法
門此篇最可窺見此惜

陳勝雖已死四句與全篇
相反前通篇皆言陳涉無
成此獨言其有功最有方

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愆。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以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爲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爲本。而以固塞文法爲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

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邵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鬪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匹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

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間。俛仰仟佰之中。卒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攻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

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鑿也。適戍之衆。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殲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此篇以首事亾秦爲主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

二二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夫婦之際八句言禮樂之重夫婦與上易詩書春秋同義而文法特變化人能宏道二句橫接或不能成子姓索隱引趙飛燕非是此謂惠皇后陳皇后等耳方傳則謂秦以前二語乃孝惠皇后傳未迎立代王語則少孫所補某謂少孫雖恐亦不致於文中接補此文引秦以前承序所叙夏殷周而言為漢事發端叙立代王見惠后之萬方求子而卒無嗣於文似皆不為駢枝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漢書無同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呂娥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后夷戚氏誅趙王

而高祖後宮惟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爲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爲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爲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爲輔。而以呂祿女爲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某案此與征和之征皆爲正之借字亦作延漢書天誘其統。卒滅呂氏。惟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迎立代王。是爲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爲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

王入織室見薄姬有有下依漢書減色字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念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皋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欲欲本作改書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爲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爲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爲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爲軹侯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梁云漢書吏使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

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爲母家。魏王後早失父。父下依漢書刪母字其奉薄太

后諸魏有力。力下依漢書滅者字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漢書無及尊二字案此文言既召復

魏氏及尊之賞賜之各以親疏爲差此史公句法二字當有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

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呂后會葬長陵。故

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

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

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

之伍中宦者忌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

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後生兩男。而

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爲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爲帝。而

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

最長。立爲太子。立竇姬爲皇后。女嫫爲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爲

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爲梁孝王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寒漢書作暮案此義兩通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本作歷依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孀探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案封公猶封君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

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爲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爲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嫫。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爲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梁云漢書奇作倚。王云奇卽倚字。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

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爲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毋子。毋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爲太子。長公主嫫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譏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漢書百上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曠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越大臣立栗

姬爲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爲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耶？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其男爲太子，封皇后兄信爲蓋侯。景帝崩，太子襲號爲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景帝十三男，一男爲帝，十二男皆爲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爲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爲南宮公主，次爲林慮公主。梁云隆慮避東漢，漢帝諱改林慮功。臣惠景表皆作隆，此蓋後人改之。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蚤死，葬槐里，追尊爲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爲侯，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錢云此篇及賈生李將軍萬石君主父偃衛將軍酷吏列傳皆有武帝之文，酷吏傳靈成周陽由皆稱武

帝趙禹則云今上蓋追改有不盡耳錢幸楣云稱武帝者皆後人
改某謂史記諸篇有作於武帝時者則稱今上有作於昭帝時者則
稱武帝其云訖於太初者據大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
率言之非太初後遂無文也

餘人飾置家武帝被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
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尙衣軒中

得幸上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

送上依漢書減奉字

蓋涉上奏字誤衍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

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
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弟青爲侍中
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初上爲太子時娶長公
主女爲妃立爲帝妃立爲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爲嗣大長公主
有力焉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
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爲皇后陳

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爲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爲將軍。擊胡有功。封爲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爲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爲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爲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爲齊王。王夫人蚤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爲昌邑王。梁玉繩云。昌邑王以天漢四年封。非史所及。某謂諸書不言。史公何時卒。梁此言皆牽於太初之限。李夫人蚤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旣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爲海西侯。他姬子二人。爲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

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士女士女疑當不可
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

所生一女者一女本女子女依御覽校改前言嫁為金玉孫父為金
婦生一女矣鍾離生此言即承史文而申明之

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媽素

得幸武帝承闕曰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

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躡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乘

輿馳至長陵富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

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逃走身自往取不得即使左右羣

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舛謁武帝下

車立立本作泣依漢書改太后母女
離久復合泣宜也武帝不宜泣曰嗟大姪何藏之深也詔副車

載之廼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

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爲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爲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爲脩成子仲。女爲諸侯王王后。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衛子夫立爲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爲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爲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尙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使字疑衍令騎從我出入耳。柰何用爲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爲皇

后三子爲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
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尙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爲龍。不變其文。家化爲國。不變其姓。
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姪娥。衆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中
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爲皇后。尹夫
人與邢夫人同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
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
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文義
初學御覽引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身均作體
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
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

室通志

宮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閼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

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爲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諡爲武。豈虛哉。

某案此篇以命字爲主。蓋譏漢諸后非王侯有土之女士而配人主。皆命而已。其嫉妒求寵。又皆妄與命爭也。

曾文正嘗言歸熙甫學史記。有得於外戚五宗世家。余謂熙甫所敘事狀多闕。巷家人瑣事故。與外戚五宗相近。若得朝廷大事。則其才又變如李公行狀等是也。

史記四十九 外戚世家

一六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

某聞之知友者譬文於伯時畫馬伯時之畫馬也先畫馬鼻鼻之俯仰傾側全馬之勢因之如此文叙楚趙之反先言機釜事是其類矣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漢書作丘嫂張晏替灼訓丘為大他書少見。愚謂丘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機釜。索隱機漢書作為巨之壞字近相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忌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漢書無耳字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而王次兄仲於代。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梁云案夷王名郢客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索隱引漢書云秘姦服舍中今本漢書乃與史記同非唐本之舊削東海郡。春。戊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尙太傅繆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尙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

楚糧道士卒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柰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爲漢宗正。乃拜禮爲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爲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爲彭城郡。以上二十四字殆後人妄在。誤記。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諡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爲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爲趙王。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趙之河閒郡爲河閒王。梁云以當爲是。爲文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旣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鼂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

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絕後。

大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爲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某案此篇以楚趙同反爲主

申公防與先生皆不見本篇

史記五十 楚元王世家

四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二

荆王劉賈者。諸劉不知其何屬。初起時。

三字屬上讀此言其何屬及初起時皆不知也漢書定爲

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皋。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

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

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劉

賈南渡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

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

兵。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臨江爲南郡。漢六

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爲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

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

此言劉賈王故以見劉澤

之不然也神氣貫注全篇

與後文王諸呂勝靈相通

黃東發云田生畫卽明年說張卿之計文法相先後如此故深遠黃此言頗得文字詳畧法

子弟可以爲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貫爲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爲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爲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爲吳王。王故荆地。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高帝三年。澤爲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爲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卽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漢書作張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有依漢書增有字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

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本云千斤，金依漢書減斤字。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漢書劉下有長字爲大將軍，獨此尙缺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驍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畱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張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代王亦從代至。

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徒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澤王燕二年薨，諡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十三字為一句，定國欲誅郢人，郢人告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刻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疏，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閒，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偉，漢書作危，危，偉皆詭之，借字索隱，解非是。

某案此篇以疏屬封王為主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前後鉤勒聯貫脈絡分明
此篇爲最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爲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充禮如家人。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爲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呂台爲呂王。集解酈作酈漢書同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琊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於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

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漢書無飲字案飲字當有己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願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依漢書補意字此因下句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亾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亾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酒依漢書補酒字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欲從中與大臣六字本無依漢書補此正史公句法情事分明以誅諸呂因立

齊王爲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駟鈞見下有父字依漢書校刪

本無父字與漢書同即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

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梁云文帝紀二年九月初爲銅

虎符此文則呂后時已有虎符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

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

「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

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

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

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

大王辛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

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史證云西馳當作西馳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土而

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

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旣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漢惑作或，或古字惑，今字。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特。梁云，漢書特作待。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矯，漢書作矯，橋古字，矯今字。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二字依破漢書倒破

此句轉接橫空如游龍之騰舞其表

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爲長。最上有且字上句已有依漢書刪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

遙接

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埽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爲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環、郕、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環、郕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梁云：側是爲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爲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蓋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錢云：按漢書王子侯表七人，蓋十人之譌。皆爲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

惠王。子分。齊爲王。齊孝王將闔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王。子邛爲膠西王。子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爰布平陽侯等兵至齊。

因齊之績封乘勢遂了四國

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當依年表作次昌漢書同是爲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依漢書補子字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

貧人急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尙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亾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溲不得聞於天子相不得字句絕猶言不於上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漢書校刪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旣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

尙有二國句叙次分明

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毋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尙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爲悼惠王冢園在菑。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以矢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旣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爲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延立。本作建延。依年表校。刪漢書同。此誤衍。是爲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爲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爲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爲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爲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

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爲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緹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爲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蓄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勒。梁云漢書作劫侯。孝文十六年爲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爲郡。地入于漢。蓄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爲蓄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

城陽舊川世次叙及建始
正義皆云齊補案此當是
旁注後乃誤入正文猶不
必以此溷亂史文也

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
北菑川王反毋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諡爲懿王
子建代立是爲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爲頃王三十六年卒子
終古立是爲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尙立是爲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
建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
爲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爲膠西郡膠東
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索隱白石屬金城正義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錢云金城郡昭帝所置
此白石當是齊地文帝十六年爲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
地入于漢爲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
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某案此篇以大國分裂削亂爲主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

一四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漢書無左字高祖以吏繇咸陽。吏

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治辨謂何乃給

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

沛公。何嘗通志作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

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

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

少。彊弱處。處上依漢書刪之字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

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

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

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

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

給軍也漢書無關中事三字句勢殊平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嘗與關

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

相距京索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

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若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

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

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

盛封為鄼侯集解引孫檢云屬沛郡者言婁屬南陽者言讚茂漢書

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鄼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

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

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

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

蕭相之功於此段及鄂君
兩段帶敘實者虛之使全
篇意緒不致歧出故知文
字氣盛全在措注之妙

上已樛功臣四句轉折如畫

示獸處者人也。

引漢碑書作發縱。顏注書本不爲蹤字而胡身之。且

顏云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則下言指示獸處何爲說乎。

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走得二字。依漢書倒字。

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

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漢書皆上有後字。

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

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樛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

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

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

當依漢書逃作跳。

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

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

關中。給食不。陛下雖數。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

之功也。今雖。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

張廉卿云緊接上交一氣
直下使隨手宕出奇致

張廉卿云此等文乃能為
事外遠致於此見史公才
力非人所及

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弟一賜帶劍履上殿。王據御覽引蕭何下有弟一字與漢書同案通志無此二字則史文自宋

世已同今本愚謂上文專為弟一而發則有者是也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常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詔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

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弗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自上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漢書無力字。案力字當有。悉力勤也。與周公成勤意同。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漢書中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尚本作為常。依漢書改。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贖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張本誤作遮道行上書言相國賤強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漢書作後何爲民請。疑是也。史本文當云後相國爲民請。此與上相國強買民田宅決非一時事。相國愚不至此。曰。長安地狹。漢書狹作隘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無收彙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

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通鑑民作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中統本錢作金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匹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懼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窮下依漢書增僻字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諡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班馬異同引史記疾秦法順與漢書同今本作奉法誤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爭。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烈矣。

某案此篇以恭謹自免禍爲主。所以發明高帝之雄猜也。其前論功第一。皆爲疑忌作勢。後衛尉所言。正以破疑忌之惑也。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

八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蕭何句呼起直至篇末始應

張麴卿云前叙戰功後叙相業并須玩其叙事驅遣處如馬之絕塵而奔又云叙戰功處須看其筆筆是單底卻又處處是整底所以確直而完堅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令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輿，方輿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巨軍殲東，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阿。

索隱云阿即東阿，則史本無東字，緣侯世家擊秦軍阿下，與此同，諸才有東字，舊似從漢書改。

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繆賁軍，破之，圍趙

賈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

人。遷為執珪。從西攻陽武。從下依漢書補西字上云西至開封西擊秦將下云南攻犇西攻武關。曉關皆以西

南等字分下。輟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賈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犇。與

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曉

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從至咸陽。遂下

志補從字此傳以從字別字分犇戰事至咸陽大事也。史漢皆脫從字誤。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

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

雍。釐。漢書無初字。案此言還定三秦用兵之始。當有初字。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

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

賈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

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盩秦。參以將軍引兵圍

章邯廢丘。邯下依漢書滅於字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渡圍

繞戰功多恐易散漫故中
開一束且前此皆從將以
後皆別將此處亦必須有
一束也

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傷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

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梁宋徐廣釋為內黃之黃澤是古本

無外字此與上文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天柱侯反於衍氏本天

稱東阿為阿文同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天柱侯反於衍氏本天

族依索憲本劉索憲明引僭孫天柱知不作往天甚明洪保存引後

書柱天都尉柱天大將軍為證此據唐律以斷漢獄也非是毛本作

天之舊宋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

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

祖三年當依水經注作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

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邀軍東張梁云孫越水經注

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梁氏志疑謂曲陽為

東渡河由蒲州至安邑攻魏平陽不得遂至陽曲此當是聞喜曲沃

之閒別有一曲陽而後世方志失其處耳不然則曲陽當為曲沃之

誤正義以定州曲追至垣本武垣武字衍據集解徐廣注言垣不

陽當之乃是謬耳垣言武垣可見正文本無武字漢書作東垣

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

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在所在本

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在所在本

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在所在本

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在所在本

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在所在本

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在所在本

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在所在本

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在所在本

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在所在本

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在所在本

前敘從韓信立戰功此下敘相漢先以相齊起本此段文為前後樞紐

總其都凡戰事至此結盡

參之相齊提此為漢相作勢

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將兵二字屬上為車

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遠定竹邑。相蕭豎

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

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

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

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諸儒以百數。故下本有俗字。漢書作而齊故諸儒以百數無

俗字今從之。史以如為而淺人就加俗字非是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

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

九年。齊國安集。通志集作輯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

趣治行。吾將。漢書將作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

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

張廉卿云一路淋漓盡致
恣態橫生直至參曰陛下
之言是也數語意盡而止
極文章之妙

日夜飲醇酒至與吏舍歌
呼應和此等分外出色就
閒事生出波瀾此史公最
與會處

使曹窋諫參一段極有生
氣

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
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
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
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
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
酒，聞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
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
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
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
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
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
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答窋二百曰：

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

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本依漢書高帝改

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

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依漢書增

具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

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顛

若畫一。」梁云顛當作辯，說文辯平斗斛也。與月令角斗雨之角同。某案顛索隱本作觀，云音講一作顛，顛蓋觀之或體。王懷祖以

說文篇韻無顛字，定為誤字失之。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益一。漢紀作

勝似平陽侯窋，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

卒，諡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

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

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

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道謂道家極言猶極稱此言參之清靜極稱有合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某案此篇前叙戰功以與韓信俱為主。後叙相業以遵蕭何約束為主。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第七册 頁行 正 誤 表

越世家

四 頁 十 行

役反役當改欲

誤

表

越世家

五 頁 七 行

注王依選注王刻誤

越世家

九 頁 二 行

注韓子作頡頏刻誤

越世家

十 頁 三 行

眉批而越以此散數字脫

越世家

十一 頁 七 行

注今作十誤十字脫

越世家

十一 頁 九 行

此朱公之金朱下誤衍一金字

越世家

九 頁 一 行

唯朱公獨笑獨刻誤

越世家

一 頁 八 行

眉批即入後文文字脫

越世家

一 頁 九 行

襄公卒襄誤襲

越世家

一 頁 五 行

眉批非弟紀其博物也其博誤倒

越世家

一 頁 二 行

獻公薑薑刻誤

越世家

一 頁 一 行

注一字吳校增字刻誤

越世家

七 頁 十 行

董安于問問下脫點

越世家

十 頁 六 行

瘠之日刻誤

越世家

一 頁 七 行

注通志作士誤士

越世家

一 頁 八 行

公子叩叩誤叩

越世家

二 頁 九 行

眉批作勢勢誤執

越世家

二 頁 十 行

王與六國分其利也與誤於

越世家

三 頁 二 行

韓之上黨韓誤朝

越世家

三 頁 三 行

注威觸龍威誤威

越世家

三 頁 七 行

卿秦將而攻代則當在秦上誤作劬注非

越世家

三 頁 八 行

注魏字上屬魏誤作二

越世家

三 頁 九 行

注占字通古上誤衍字字

越世家

二 頁 一 行

悼公怒曰怒刻誤

越世家

二 頁 七 行

為十縣句六卿下屬點誤

越世家

四 頁 一 行

食祿千鍾千刻誤

越世家

一 頁 一 行

安釐王元年釐刻誤

越世家

一 頁 五 行

決焚澤焚從火刻誤

越世家

一 頁 九 行

蠶蝨亡在楚亡刻誤

越世家

七 頁 四 行

凡句讀已加點者不應更加小點印本多誤

越世家

眉批應移後一行

越世家

眉批上當增田常既殺簡公至以故齊復定十二字

越世家

眉批上當增盡誅鮑晏至大於平公之所食十二字

越世家

眉批當移後一行

越世家

眉批了篡齊案四字當移前一行篡刻誤

越世家

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九字句點誤

越世家

眉批乃注文當在其後二字下

越世家

潘王地立上三字誤倒

越世家

防叔生伯夏生刻誤

越世家

合葬於防句誤點

越世家

眉批但魯人之異而善待之者善待二字誤得字

越世家

注評此段二字當改為晉平公淫一段六字

越世家

注增叩字叩誤印

越世家

祖石祖字誤圈

越世家

陳王微國之蒙傑句上有領圈誤脫上句點誤作圈

越世家

以齊反擊周市擊誤救

越世家

將軍田威等相與謀句上有領圈誤脫上句點誤作圈

越世家

與戰田威死止點田威死三字上可戰字宜僅留小點以分

越世家

句處多此與諸者宜以意會自校正之下李歸等死句上句

越世家

之字亦誤加重點宜去其大點後皆仿此

越世家

陵人秦嘉此下數句但陵人鉅人等字有點向上立字及下

越世家

嘉樂等字皆宜止加小點以別句讀不宜復加大點其大點

越世家

宜雅去以清界限

越世家

東海守慶四字連文點誤

越世家

殺武不若此句下之點宜用小點與下句割點處別

越世家

章耶已破伍餘句上有領圈誤脫補章字旁點誤作圈又

越世家

此句止此六字有句下嘖字下宜將大點雅去止留小點

越世家

以識句讀以與上五字之點為別此句文至擊陳止凡八字

於句下注文當脫與字下增今交補三字

桐城先生點
勘史記讀本

門人鄧毓怡敬題

MG
K204.2
3
:8

桐城先生點
勘史記讀本

門人鄧毓怡敬題



3 2169 6579 2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才

宦事韓。

才本作未。依通志。改父卒。已二十年。不應尙未仕宦。

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

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

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

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匿下邳。良嘗閒從客步游下邳圯上。有一

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

圯。王校改。圯。

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

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

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

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

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

漢書無曰字顏注放良令去戒以後會據此則去字亦老人所言疑無曰

是字者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

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

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

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

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

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

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廩將良

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

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辭見項梁項梁立

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

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

張廉卿云史公此等假託處頗似左傳且視其書二句見并不足異

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遊兵潁川沛公之

從雒陽南出轅轅

通志南上
有西字

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

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

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尙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

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

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

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

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

本作遂依
漢書改

北至

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

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

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

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助桀爲虐也

本作此所謂助桀爲
虐七字依漢紀改

且忠言逆

耳利于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臣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柰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沛公曰。鯁生教。漢書敘作說通志同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柰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

無西憂漢心八句良由韓
入漢及漢所以得定三秦
之故極分明而氣自橫厲

張廉卿云史公叙事著精
神處措語嚴練而叙事極
壯闊
然卒破楚句用重筆鎮壓
所謂氣與事稱
張良多病四句張廉卿云
插入數語爲通體關鍵脈
絡愈見精神妙處

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
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
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以闖行歸漢王漢王
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
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
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裨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楚
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
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
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
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
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漢書作與酈食其謀燒楚權食其曰昔湯
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

張彙聞云此節以極充爲
奇漢書稍刪之適見其支

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
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
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
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
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
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
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
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者。度能得紂
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
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集解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囚字當
是門字之誤。漢書作式。箕子門下文式智
者之門。承此文爲言。一本作式。門者是也。封比干之墓。表賢者之
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

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
 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漢書置作載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
 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
 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漢書示下有天下二字，案此及
 休馬句皆承上示天下不復用
兵為文所云以示皆謂示天下由上天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
下字貫下不應更增天下字當依史友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漢書作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
夫通志同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
 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
 取天下乎？誰與本作與誰依漢書通鑑通志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
改案作誰與者語尤脫口如生無強六國立者，復橈而還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
 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

張廉卿云卽借高帝語爲
斷制

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溘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俱封下有六年字。依漢書通志。刪上已紀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維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語上依通志補偶字。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書以漢與以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

不能盡封恐又

漢書通志作又恐

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

乃憂曰爲之柰何漢書通志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

雍齒與我故

漢書作與我有故怨王云怨字衍有故即有怨案史文當依漢書補有字

數嘗窘辱我我欲

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漢書通志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

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

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尙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

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

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漢書通志曰雒陽雖有此固

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

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

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

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

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通鑑考異澤當是釋之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日字依漢書補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疆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所字依漢書補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金玉璧帛可招致則其人可知

四人至二句提頓有力

請呂后承閒泣言此自策
士作用

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漢書無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侯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馮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

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慎字依漢書補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

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疆臥而傅太子。是時孫叔通爲太傅，留

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

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

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依漢書補者字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

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

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案漢紀云：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或以綺里季夏爲一人。

黃公爲一人非矣。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

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聽，漢紀善作喜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匿，竊

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

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

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

此亦用重筆徹應與前文對峙

非天下存以故不著此示

後人叙事法

留侯乃稱曰句遙接上因

疾不視事勢特橫逆史公

此等處最奇妙

此見高帝時以知自免而

自附於呂后蕭相之計誅

淫陰亦自附呂后也

眞而主矣。通繼考異后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層繖尙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嘯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以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通志作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諡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王懷祖謂冢字衍案冢字當有此言併葬

黃石於冢中也王
未明史公句法 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

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
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
夫運籌筭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
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
侯亦云。

某案此篇以多病畫策爲主。畫策以著其功。多病以著其免於猜
忌也。

史公於高帝君臣皆不當
其一。鬪子房狀兒如婦人
好女蓋輕之也。叙四皓事
亦見此意。皆議其陰附呂
氏以取媚。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長下依御覽補人，大字漢書同。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予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

造句奇偶

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書父老上漢書有里字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漢書無而字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越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王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據志謂王字衍，愚謂史文當有通志，亦有王字。

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通鑑平作挺，當是宋本。史記有作挺若似勝今本。身閒行杖劍，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亾，將要下。當有金玉寶器，要下寶玦青珊瑚用此文也。

萬石君二語數字節奉亦
閒中設色

目之欲殺平。平恐。漢書恐上乃解衣。解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疑何官。曰。爲都尉。是日乃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譴曰。大王一日得楚之囚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襟志謂衍平字恐謂下字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或本作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匹歸楚。歸楚不中。又匹歸漢。今日。漢書無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

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上有遂字依通鑑刪蓋史友作不中漢書作不遂傳寫誤衍遂字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變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此四字當依漢書作臣居楚三字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驟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願本作願依漢書改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

歸之。至於行功爵邑。漢書爵上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

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當依漢書作頓嗜利無

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

資侮人。資本作恣。依中統本改。漢書同。資猶因也。顏注謂天資非是。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

亂者。彼項王鯁骨之臣亞夫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

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闕。闕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

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

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旣多以金縱反闕於楚軍。

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

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旣疑

之。此上二句十五字漢書作項。王果疑之。五字似勝。史記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

使。即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

用其奇計策八字簡括

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聚。

本作散依漢書改
取聚二字連文 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張子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無？」無本作乎
依漢紀改 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

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弟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於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通鑑無計字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圍

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闕者兵數起，多匹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冀當依漢書作幾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誼、駟、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十既受詔，駟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頰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盍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

平恐呂太后句造語簡健
此言恐呂類之讒與太后
之怒也

代將將兵定燕反。懸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類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日傳教孝惠。日本作曰依漢書改是後呂類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既爲右

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頹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頹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願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頹之讒也。呂太后多書補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帝立。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

卒誅諸呂三句收束有氣力

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沾當依漢書作洽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逐本作育漢書漢紀通鑑并作遂今據改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漢書又欲疆對耶於是絳侯自知其

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孝文帝

二年，丞相陳平卒，諡爲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

梁云恢史漢表皆作
悝史詮云字古通用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

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

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此然字當依
漢書衍去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

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

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

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

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某案此篇以陰謀爲主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高祖句提挈

自破殺項梁至爲碭郡長
提挈綱領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之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卻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定魏地。攻爰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漢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本作安武侯。誤。今依漢書。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虎。漢書。虎作襄。賁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武城。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緡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嶢關。破秦。

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

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

北。依漢書補北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漢書作救漆。擊章平。姚卬軍。西

定鄆。還下鄆。頻陽圍章邯。廢丘破。西丞擊盜巴軍。盜巴漢書作益已破之。攻

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遇。遇本作逆依漢書改錢校同最還守敖倉。追項

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

賜與穎陰侯。本作穎陽依漢書改正義本亦作穎陰改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

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

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于代。降

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

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復擊。復本作後依通志改下復擊破

縮軍沮陽漢書復亦誤後韓信軍於礪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

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勃遷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

卒斬豨。將軍乘馬絺。梁云乘馬姓也。漢書作絺。轉增轉字。擊韓信。陳豨趙利軍

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國。因轉攻得雲中守遼。丞相箕肆

將勳。梁云肆。漢書作肆。古通。下又高肆。作高肆。勳。漢書作博。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

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

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

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蘭。復擊破綰軍沮陽。

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

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

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彊

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通志士作事。據索隱云勃

召說士則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其椎。通志椎下少文如此。勃既

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旣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漢書作以。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或下依漢書增頗字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

措許負言與緝條侯一生
事迹以爲提挈

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尙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初依漢書補初字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諡爲武侯。子勝之伐侯。六歲尙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爲條侯。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乘梁柄也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

蘇寫細柳軍極精采爲後
聖吳楚作勢

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
 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
 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
 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
 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
 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
 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
 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本作至營依漢書紀補中字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
 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漢紀動作之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稱下依漢
書補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
 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

卽有緩急二句與非少主
臣反映

夫可得而犯。邠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漢書糧作食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旣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旣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奔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

與梁有郤一句轉

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其子彭祖願得侯。其子上本有封字作漢書刪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

神 條侯果餓死二句收有遠

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天鰾無切肉又不置脩條侯心不平顧譚尙席
取脩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此下依毛本補非字漢書同
非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快悞者非少
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尙方甲循五百被可以葬者取
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
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
廷尉廷尉責問下依漢書字曰君侯欲反何漢書改亞夫曰臣所買
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更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卽欲反地下耳吏侵
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
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爲
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諡爲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爲太子
太傅坐耐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

王信爲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權豈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某案此篇以功臣遭禍爲主。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語絕沈痛。與條侯下獄事相盼。蠻亦借以自寓感歎。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勝當依漢書作揖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以參為太原王，以勝為梁王。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諡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諡為梁懷王。懷王最小子，變幸異於他子。其明年，更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

懷王最小子二母與孝王相應又見梁封所以最大

上未置太子句提舉後文

△△△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漢書無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秦，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皆漢書無多。大縣孝王實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皆字無築東苑，方三百餘里。梁云御覽引史記方三百廣，雖陽城七十里，大餘里，下有是曰兔園四字。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輒入言，警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句疑有脫字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

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闔下。既朝。上疏因問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漢書倒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官宦。二字依王柯本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爲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漢書屬下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賊上有逐其二字依漢書逐得賊。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相梁。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

此句冷刺

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漢書重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漢書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同上依漢書增與字通鑑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畱，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諡曰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畱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

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尙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鬻樽直千金孝王戒後世善保鬻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鬻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鬻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鬻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

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

淮陽當依漢書作睢陽梁都睢陽也

太守客

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

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

大母爭樽狀時相以下見知之

相上依漢書刪丞字見知本作具知依別本改時有見知律也此言王與

大臣爭樽其時國相以下皆見知之欲致相

以下見知之律故下云欲以傷梁長吏也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

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

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

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諡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濟川

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

漢書桓作垣

孝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

射殺其中尉

通鑑依帝紀尉為傅

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

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錢云漢志無濟川郡亦不言濟川國所在水經注引應劭說濟川今陳留濟陽縣是也知陳留

即濟川故地志稱陳留郡武帝元狩元年置不言故屬梁國者史之

闕也濟川國除在武帝建元三年其時當為濟川郡至元狩初移治

陳留郡爾乃改爲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二

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匹命少年數十人行刺殺人取財物以爲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於漢爲大河郡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

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漢書此下有怙親無厭牛

禱告罰卒以憂死悲夫

七四字疑亦史文今脫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

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騶。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

小見辭去。凡畱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畱。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畱。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

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腐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

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廢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滄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某案此篇以求爲嗣不得怨望爲主。太后前言帝殺吾子。後言帝果殺吾子。皆點晴法。

景帝之於孝王。略似鄭莊之待叔段。史公託意亦與彼文略同。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

十二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敘家人瑣事此篇與外戚世家皆極神妙此境後人正不易到

四句敘事有生氣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闕子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閒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通志之作而漢書同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

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梁云基一作堪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闕子梁云史漢紀表傳闕下并無于字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

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爲臨江王

四年坐侵廟壙垣爲宮漢書垣作地是也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

門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

燕數萬衛土此等皆原本
左氏

中尉府對簿簿上依漢書增對字中尉鄧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

衛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

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

嗜二十六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樂樂字依漢書補與馬晚節齋齋漢書作遜似

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

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

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

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立十

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

爲國近淮南。恣一日發爲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淳姬。夜使人迎與姦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卽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於漢。爲廣陵郡。

殺諸侯王破峻法無生趣

膠西子王端。以孝景前二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爲膠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比有司再請削其國。有司上依漢書增去太半。端心慍。遂爲無警。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徒令吏無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

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阜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

家多金錢三句叙王家驕奢

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入多於國。經租稅。此謂權稅所入多於經常租稅云國。經者謂王國也。索隱以為漢國非是。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諸姬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禴祥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微耶。郢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謂郢。其太子丹與其女。梁云女下。缺弟字。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漢書樂下有御字。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日當依漢書作奢。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立爲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齊有幸臣桑。乘距書作已而有罪欲誅距。距囚。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

此文未經當依漢書增告
彭祖事

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

南事辭出之其事上有之字依漢書滅去出之謂出脫寄於上最親意

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梁云問乃寄有長子者名賢母

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

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嗣當作祠祠同字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

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諡為哀王子建為王建本作慶依集

建相涉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

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驍

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

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

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媚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爲人數。當依漢書人作子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

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眞定王。封子
商三萬戶爲泗水王。眞定王平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眞定
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
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爲
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
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
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
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
貧者。或乘牛車也。

某案此篇以侵削諸侯爲主

史記五十九 五宗世家

十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闕。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恐。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闕。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

自忿。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愆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閼臣旦臣晉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

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
 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
 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
 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
 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
 文終之後於鄧。索隱蕭何初封沛之鄧。音贊。後其子績封南陽之鄧。形
 聲俱別。漢志俱作鄧字。而南陽之鄧。孟康音讚。沛之鄧。應劭音嗟。師
 古云。此縣本爲鄧。而莽呼爲贊。治。見此縣亦有贊。音子。謂沛縣之鄧。
 有贊。音乃。由後來借鄧爲鄧之故。非本音也。孟堅十八侯銘曰。文昌
 四友。漢有蕭何。序功弟一。受封于鄧。是蕭何初封之鄧。常讀才何切。
 小司馬謂何初封沛後。嗣改封南陽。最有確據。特贊嗟二音。襲厲羣
 正相違。反今永城縣。東有鄧陽。集土人語如嗟。即何所封也。
 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
 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
 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闕臣。且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

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

在繼繼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禮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疆暴。極臨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振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令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且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敎。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

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闕爲齊王。且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案丞當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漢書作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

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文若孫釋此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懋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漢書害上有而字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且為燕王曰於戲小子且受茲立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葦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上五字漢書無疑後人妄增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葦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悞德徐廣云葦一作菲漢書此句云焉作裴德案索隱但云漢書無作裴不云裴上有作字今作字殆誤衍於文法此當三字為句下用一四字句乃叶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楊州保褚釋，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漢書戰祗是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漢書侗作桐，索隱佚作軼，皆段借字。毋邇宵人，維法維則。褚釋作維，法是則。褚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褚書先福後威，與今書同。褚釋亦先福後威，今本蓋誤倒。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壘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疆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

即云三王世家本不缺褚先生淺陋遂謂求其世家不可得某案褚明云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皆編列其事而傳之則此編實因史公有三子之封久辭可觀之語遂取封策而疏而補之此非史公之舊歸說疑誤

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紀，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闕。闕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

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秦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

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佻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閒。其人輕心。楊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佻好佚。無適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

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正義：朝陽在鄧州穰縣南，說云王子則此朝陽非南陽之朝陽也。一子爲平曲侯，一子爲南利侯。最愛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堯瑁，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

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臺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餽德者。勿使上背德也。上背德者謂上背主德也。索隱引作王背德者。蓋傳寫誤。宋本比。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

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且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且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其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且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且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

請誅且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且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巨兩子，一子爲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某案此篇以史公有封立三王文辭可觀，褚先生因取詔策補之，而釋解於後，非史公文也。

史記六十 三王世家

一六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曾文正云蓋者疑詞許由冢不足深信也某案正義云太史公疑說者之言或非實也方侍郎云下隨務光六經孔子所不道無從考信皆與會說畧同愚謂此乃指證實有許由徒以孔子未序列世乃不稱耳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務光。光依索隱務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

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本作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依困學紀聞，誠者字非邪？積仁絮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劉氏取人肉為生，暴戾恣睢，錢云：睢，睢二字，形聲皆別。從劉音休，季反者，聚肝，說是。當從目，從鄒，誕生音千餘反者，字當从且，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較，本云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犯忌諱，而身逸樂，本云專犯明著二字，依索隱本，誠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犯忌諱，而身逸樂，本云專犯明著二字。

自君子疾沒世以下索隱
正義皆言史公微見已之
撰筭爲立名意其說是也
此收束乃借閭巷之附人
而傳者作結神遠而意深

身逸樂依索隱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言依索隱言
 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
 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
 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
 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每每
作馮依鄒誕生本每者冒也冒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
卽貪之義錢云每冒聲相近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
 附驥之尾尾上依索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
隱補之字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
 世哉

某案此篇以各從其志爲主不憑載籍不恃天道不附青雲惟求

史記六十一 伯夷列傳

後世之名而已

四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唐順之云此傳縱橫自得非軌轍可尋蓋所謂神化者耶
張廉卿云此傳飛行絕迹超邁無前

史公叙知遇之感往往淋漓而釀至

生我父母二句用重筆鏤
天下二句上下脈絡此上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

言鮑叔知人此下言管仲之賢先攝起下文後收束上文此文字順逆法韓公與柳鄂州書行事適機宜風采可畏愛二語與此正同後文言行事適機宜前文言風采可畏愛

管仲既任政以下叙相齊說略全用虛敘行文絕賤

邁

張廉卿云文勢如決千仞之谿而繼之

桓公實怒少姬張廉卿云接換處純以神行

後百餘年句此合傳聯綴法史公屢用

此文以知人薦士為主而管晏勳業亦不肯脫略但實主分明後筆筆輕重見作意耳

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侔本作擬依通志改於公室，有三歸反站，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

又就相御生一波以寄慨
而以晏子之薦作收仍縮
歸薦士本惜

書多有不論論其軼事此
亦後人剪裁法

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與歸。依通志增與字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闕而闕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旣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

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某案此篇以知人薦士爲主。故管晏事迹皆虛叙。此爲文賓主之法也。

此篇文家虛叙法又賓主輕重法

收到知人薦士感歎入神
韓公祭田橫文所自出

張廉卿云此文千變萬化
不主故常洵可謂奇妙無
匹矣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後邊詔老子銘云楚相縣人春秋之東後相縣虛荒今厲苦在賴鄉之東

總水處其陽禮會子問姓李氏名耳。葛洪神仙字騞梁云呂覽作老騞引史作陳國苦縣

耽耳漫也故名耳字騞鄭會子問注老耄之貌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

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

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

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

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

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

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知字句絕下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

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

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

因莫知其所終故後列數
疑此句開下莊子記老聃
之死而史公不據為說者
以華多寓言不必其實錄
也

或曰數語張廉卿云古雅
澹宕

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釋道宣黃宏明集辨
惑篇云李叟生于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為實錄秦佚誠非妄論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
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
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集解徐廣云實百一十九年
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
合七十歲而霸王出者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
宮玄孫假葛洪神仙傳引史宮作言假作瑕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
王邛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緇老子道
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莊子者蒙人也
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
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寓言索隱本作偶而

音寓此古字之僅見者凡木偶土偶之字皆讀爲寓也率正義音律亦古音作漁父盜跖臚篋以誡詘孔

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亢桑子王邵本作庚桑此也文古字而邵以今字讀之也

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離讀摘藻如春華之摘魏都賦壯翼摘鏤於青霄摘鏤卽離婁

景福殿所謂丹綺離婁是離摘通借字太玄之玄離亦此字也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

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索隱洋一作濛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

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

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

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

我盍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

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

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

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

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契本作執勢案

依北宋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

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

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

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

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

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之下依韓非能

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引韓子作橫佚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

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

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

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通志語作而中統本毛本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亾。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爲也。故方侍郎王懷祖皆讀也爲他韓子正作他故字本作它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索隱韓子鬻權作賣重錢云賣當爲賣說文賣街也讀若育論其所變。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謂讀去聲依爲不智也屈當韓子作拙汎濫博之。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敬者矜之借字。韓子正作矜。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悟。悟。悟辭二字。舊倒案。索隱正義均以拂。意索隱已誤為忠矣。悟。索隱作悟。連文當從之。大忠當依韓子作大。隱作悟。正義拂。悟即拂。忤。言無所擊排。乃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近字貴下為文作得。盡之辭者非是。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當依韓子作非。能士之所恥。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通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

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

無字句絕因應二字屬下讀

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

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

意而老子深遠矣。

某案此篇以自隱無名爲主老子所以猶龍也莊子得之申韓失之

史記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

十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鄆本作甄依通志御覽改案後孫子傳

云賸生阿鄆之開字正作鄆而燕河侵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

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

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

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

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

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

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

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

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

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正義援操

袍

鼓之急則恐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後
期，本作期而後至四字，御覽作後期二字是。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
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
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
正曰：「馳三軍法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
斬其僕車之左駒，索隱云駒當為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
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
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
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
擊之，遂取所囚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
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

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闕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指讓乎。世旣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某案此篇祇叙一事。以田氏爲章法前幅。來勢浩大。如長江大河。收束簡勁。如懸崖勒馬。退之謀篇多類此。此熙甫所謂勁直也。管晏贊云。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老子韓非傳云。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

能自脫耳司馬穰苴贊云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孫子吳起贊云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凡此數事皆示後人爲文之法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本作畢依御覽改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

衛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惟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舍。舍上依通志滅就字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旣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旣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

爲後滅寇作影

解趙圍亦與敗沮作勢

孫子曰。今以君之下。與彼上。取君上。與彼中。與彼下。與。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臧。臧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選坐當依文注作主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擻。胡身之云。擻如漢書擻太后掖之。擻師古曰。謂拘持之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紆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三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被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

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乏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輓。本作輕銳，御覽作輕輓，音以辨反。倍日并行逐之，有形有音，其不作辨明矣。今據改。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通志無于字。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之子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

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門。依御覽增門字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此，治本作其依子妾不

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以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

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譙志依御覽滅名字非是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疆。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郤。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疆。故。楚。之。貴。戚。盡。盡上依毛本滅欲字害。吳。起。及。

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囚其軀。悲夫。

某案此篇以兵法爲主而各著其績效以爲章法叙孫武機軸與司馬穰苴篇略同皆前重後輕叙贖他事皆爲破涓作勢叙起他事皆爲相楚作勢

叙贖事以計謀爲主寫敗龐涓事有聲色有生氣

吳起欲就名遂殺妻此所謂自喜名

起之爲將一段正寫節廉自喜名
吮卒事殉面寫生 與武侯
論地險見起本量

史記六十五 孫子吳起世家

十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

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

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索隱左氏作無極。錢云極忌聲相近。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

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

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

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

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

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

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

父。將兵。通志將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

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

從無忌讒太子引脈著子胥始末關吳楚與匹是謂氣脈洪大又與後伯嚭事相映照

肉之恩本作親依
通志改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

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

員尚兄弟相語皆史公撰
出脫口如生不易學

楚國苦兵二句逆攝後文

插入白公

五行提撥有頓斷雲連之妙

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入。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入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值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

初平王所奪五句此等處
張廉卿謂之瞭法蓋特筆
揭以示人者也

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襲，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

梁云繩玉伯州犁三字疑衍案通志伯州犁三字作伯氏皆出四字然疑是鄭爽滌肌改未必史文如是吳世家亦云楚誅伯州犁史公當別有本徐廣謂郤宛爲伯州犁之子伯語爲郤宛之子據楚世家云宛之宗姓伯氏子曰語此傳又云伯州犁之孫伯語則徐廣說非也

插入伯語

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二年。乃與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與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

子之報仇九句極哀憤

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亾也。謝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旣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亾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亾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爲堂谿氏。楚復與

彼吳去楚復爲文中關鍵

當是時五句極力頓挫結束

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郢。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正義姑蘇楊李之誤傷闔廬。指軍郤。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索隱湫音椒通用左傳椒鳴椒舉楚語并作湫。昭三年子服椒十三年作子服湫。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弊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

此始疏子胥也益訓漸見
禮記疏此句節奏

此下皆以謫與子胥對舉
其愛信越殊甚句摹寫絕
工

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子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凶矣汝與吳俱凶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疆諫沮毀

此段憤恨之聲如新脫口
史公此等最精采

寫子胥死事最悽愴感人

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詬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慙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半與我。依通志國下增半字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懸札記。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懸札記。謂匡繆正俗縣作。吳東門之上。正義東門。諱諱門也。今名。諱門。著藝文初學并同。錢云。諱聲相近。古音有重。諱無輕。辭如。諱。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顧炎

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以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爲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鄢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

末以白公事與子胥相發

誅子胥句隨手繫帶

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禮志謂之字。非也。乃劫之。三句。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走昭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尙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某案此篇以怨毒爲主。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

一三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孔子曰。受業身遜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

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闕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

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冉耕字伯牛。梁云白水碑作

百牛古字通。白水碑開寶八年韓從訓。楛若頤廟碑。陰列弟子姓名在白水也。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

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冉

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

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

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冉求字子有。少孔

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

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

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當依史註引宋孔

宋無下五字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豶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尙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蓑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

子蕢贖

錢云衛世家作蕢贖說文類頭蒙類也蔽正字蒯俗字蕢通用字

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

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

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贖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

大夫孔惺之邑宰

五字錢警石校刪

蕢贖乃與孔惺作亂謀入孔惺家遂與

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贖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惺作亂子路

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

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

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贖蕢贖與孔惺登臺子路曰君焉

用孔惺請得而殺之蕢贖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贖懼乃下石乞

壺蠶

錢云左氏壺作孟孟壺聲相近梁云人表作狐御覽又作狐歸交選注又作孟厭

攻子路擊斷子路之

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

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是時子貢為魯使

於齊宰予字子我利口辨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圻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子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端木賜索隱本作端木多從家語改木失之衛人字子貢錢云說文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辨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

染玉繩云或謂弟子傳皆
 短簡不繁獨子貢傳榛蕪
 不休疑後人闖入非史本
 文某案伍子胥傳云越王
 句踐用子貢之謀則史文
 蓋本有之
 余向據伍子胥傳云越王
 句踐用子貢之謀謂史記
 本有存魯亂齊霸越事今
 再潛研史文此一段與前
 後文不一律當是稽少孫
 等補益非史公之舊也後

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詬。通

二句互倒當據改下文貧而樂道富而好禮亦先貧後富足證今論語本不誤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也。依通志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

贊明言悉取論語弟子問
并次爲篇其不取此遊說
權記決矣伍傳云越用子
貢之謀亦如楚趙世家贊
所云楚刑申公趙任防與
先生之類皆不見本事於
女中者也

又案法言云亂而不解子
貢恥諸說而不當貴儀秦
恥諸溫公云者其年與事
皆不合蓋六國遊說之士
託爲之辭太史公不加考
訂因而配之子雲亦據史
公書發此語據此則史公
本有之不然子雲不據爲
論也

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
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
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
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
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
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
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
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
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
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
之魯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
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以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

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亾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也。依通志補也字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

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

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噐甲二十領。鈇當安索隱屈盧之
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
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
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
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
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
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
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
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相遇黃池。依索隱刪人字之上字吳
晉爭彊。晉人擊之。大破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
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
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

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賞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言偃，梁云：偃說文作於旌旗之游也。作偃者，因聲借凡。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弟子三百人。此五字據後漢書徐防傳引增。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顓孫師，鄭注：檀弓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陳人，字

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于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白水碑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梁韓子顯學謂子羽有君子之容。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

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顏氏家訓書證篇：孔子弟子，處子賤，卽處義之後，俗字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東門有子賤碑。

漢世所立云：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爲宓較可知矣。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

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

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

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

道，穀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

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亾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

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

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

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公治長，齊人，字

子長。論語釋文引家語：長字子張，索隱引家語名萁，字子長，又引范甯云：字子芝，白水碑云：字子之，梁云：古芝與之同字，萁長古通。

靈帝世帝父名萇河間王開傳作長晉志范陽國長鄉縣魏志作萇敬使君碑題名以長社為萇社孔子曰長可妻

也雖在累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曰

羿善射募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

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

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公皙哀梁云皙與析通左傳蛾析鄧皙樊

敏碑皙為韓魏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郟惟季次未嘗仕

曾蒧字皙梁云白水碑字子皙古通借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爾歎曰

吾與蒧也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

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

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商瞿魯

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隱索

正義皆作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漢傳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漢傳

醜豎作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漢傳淳子作東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

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

夫高柴字子羔檀弓疏引史作子皋魯峻壁作子高梁云羔皋古通

通高皋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

使子羔為費邸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漆彫開藝文志人妻字

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公伯僚索隱字子周

周愨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惑志僚也吾力

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

命何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

訥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問君子

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子旣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李維楨云。弟子慕師之切。如孔北海見虎賁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

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巫馬施字子旗。梁云說文施旗也。故齊樂施字子旗。旗期。古通。左傳令尹子旗。楚語作子期。左傳子期。呂覽作子旗。戰國策中旗。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梁鱸鱸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顏幸。宋史禮志作顏柳。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冉孺字子魯。白水碑。少

孔子五十歲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伯虔字子析白水碑少孔

子五十歲公孫龍白水碑子石公孫龍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頗本作顯王本毛本均及受業聞

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冉季字子產公祖句茲字子之白水碑作公秦祖字子南漆雕哆字

子斂魯峻壁作求子斂顏高世家論語釋文表并作顏刻字子驕漆雕徒父

洪云求秦之省文壤駟赤廣韻壤駟複姓字子徒商澤索隱本作高澤石作蜀廣韻石

漆雕期作字明任不齊字選公良孺鄒誕生本字子正后處字子里秦冉白水

秦字開公夏首通典首字乘奚容蒧字子皙公堅定梁云禮記字子

中顏祖通志祖作顏相字襄鄒單字子家魯峻壁句井疆通志井罕父

黑字子索秦商字子不申黨論語禮殿圖作申儻隸釋王政碑申黨之

欲白水碑作字子續作績績績通本左傳遠積禹功文運注引作遠績

穀梁伯尊無績釋文或作績字周顏之僕字叔榮旂字子祈榮通作縣成風俗通

父字子祺魯峻壁作子期左人郢廣韻左字行燕伋字思鄆國字子徒秦非

字子之施之常字子恒顏喲白水碑作顏會字子聲步叔乘廣韻作少叔字子車

原亢籍樂欵字子聲廉黎字庸叔仲會白水碑作欸仲會字子期魯峻壁作子其梁云

期其古通武梁祠顏何字冉狄黑白水碑作爐黑字皙邦巽索隱本作邦巽據文翁圖作國

以樊於期為於其選則邦字子斂白水碑字子欽孔忠公西與如白水碑作與如字子上公西

藏索隱通考作公西箴家語作滅唐志作藏梁云藏通作字子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

之未親容厥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

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某案此篇以論語弟子問為主

史記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二十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刑名之學爲商君事業本
源事魏相爲後破魏張本
史公文往往開門見山謂
此等是也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

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梁云索隱座音在戈反魏策及呂子皆作

范痤人表作座六國表楚景座韓世家徐廣作痤。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

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

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瘞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

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瘞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

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

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

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

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

惠王既去六句極力反振
此上言魏不能用爲後破
魏張本

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語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郤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股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

以上說素而合爲下變法
張本

王云鞅字衍

欲變法。恐天下

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

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

後漢書上句見作負教作贅李賢注贅猶惡也索隱引商君書云非作負教作贅皆

傳寫

誤。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

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

令令民爲什伍而相牧。依本索隱改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

此處插叙降魏安邑一事
爲下破魏引脈

以上言變法

私闢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

法。」本作化依通鑑改之民也。盡遷之於邊。邊下依通鑑刪城字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

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二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

句有訛衍董份云既云作爲又云築恐有衍字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

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

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

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注周室歸藉索隱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爲藉耳錢云藉胙聲相近諸

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

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

何者？魏居領隄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

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

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

張廉卿云入魏惠王一段如龍之見於天半而迴其首別饒與象此所謂妙遠不測

以上言破魏

自此以前叙商君之盛以下叙其衰相秦十年三句為轉捩關鍵

西君功業叙次簡勁而後半但載趙良之言以平議之為獲禍作勢運實於虛氣體峻邁無匹霍光傳所自出也

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驢。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商於十五邑。通鑑注引裴駰

曰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此條當是此文集解今脫 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通志無貪位二

字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亾。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

由余聞之。歎闕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過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素隱一作鉞。蓋同聲假借。芻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亾。君之危若朝露。

收變法

收破魏

師云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亡能顯其身亦身之所以滅然則何益哉

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敏父兄。序有功德。可以少安。君尙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臣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叩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鄠。池。

索隱作彭

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

說非其實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邛。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某案此傳以刻薄少恩爲主。變法爲強國之本。破魏則強國之效也。

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噤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斃當依國策作敵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噤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

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疆趙。南近齊。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乃至乃至二字本作及依國策改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而君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別白黑猶言辨是非也。蓋當時常語。故李斯亦言別白黑也。國策作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用之。敘事文中可也。今說事之文。何取於屏左右云哉。

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

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

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秦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二千。當依國策句。下增人字。下卒不過三萬里。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疆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判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破必本作必破。依國策倒。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本作見破。見臣於人。此二句雖承上見臣於秦。但索隱正義本均無。見字今校刪。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顏云當作軒。懸周禮小胥。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懸注謂闕其南面後有長姦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

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索隱作獨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執計之也

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

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

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

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

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

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臬魏塞午道午本作其依國策改趙涉河漳博關通志無漳

字北宋本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筵軍武關齊涉勃

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

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

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

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

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國策飾作飾車百史記舊刻同

乘，黃金千溢，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以

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

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王通志作宣惠王

國策作照侯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集解作常阪之塞，東有宛

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

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王懷祖謂荀子廣雅并作鉅黍黍與府薛據集解云弩勢勁利足距

來敵則史文自作距來者與府亦韻索隱說同皆射六百步之

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奔心。韓卒之

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棠谿可絕墨陽合墨陽合集解一作伯梁

後語作合相相乃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

則斬堅甲鐵幕革挾跋芮

鄒誕生本幕作陌集解挾作決索隱跋與

衣是也其云劍利能斬之則誤連上文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

讀之非是上當敵則斬四字上屬為句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

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

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

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

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

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盜為雞口無為牛後戰國策作雞尸牛從

說之此自口後為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

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

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

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

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鄆

姚據郡國志衍新鄆之新字又謂新鄆當依史記作新鄆案國策無新鄆

字史記作新鄆新鄆兩有姚說未明此文當衍下新字作新鄆鄆

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

有河外卷衍酸棗

酸棗上國策有燕字

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

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鞫鞫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千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

聽當依國策作劫

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

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蓄之塗車穀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臣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國策驕矜作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

故願大王少畱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有志王下敬以國從。乃西

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

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郢陽字徐廣作慎陽，索隱作新陽，未知孰

是，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

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

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

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

依國策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

務親字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

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

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

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廩。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秦彊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

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輻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疑本作假索隱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踐則輕易之。况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恣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投作設而引諸秦本作假案設乃誤本

兵不敢闖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生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國策愈作偷案愈字義勝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疆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鷹行，而彊秦傲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柰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

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尊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官當依國策作館官館同字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國策官作聽察聽訓察也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

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

王曰。惟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以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卽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爲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集解一報仇也。蘇秦旣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欲王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

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國策無此則計過無之字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距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距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

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亾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本作從依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燕德而輕亾宋。則齊可亾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

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

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

高上國策

有若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

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

王懷祖校改苦爲若

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

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亾，齊得宋而國亾，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與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

正義云：卷猶斷絕，謂卷謂地縮小，若拳曲也。此言韓地而索隱以爲魏地，豈改太原爲京，非是。正義以太原爲太行，而

非我下軹道南陽封冀。錢云謂下軹之後取道南陽耳梁云竹書顯王十一年魏取軹道則河內枳亦稱枳道也

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鏃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曰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囚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集解一作灼殘均一作灼一陵塞鄆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奔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至公子

延

至當 依索 隱作質

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

北宋本譙作離

而通志無遇

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隄。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國策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閉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

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蘇秦列傳第九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以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驛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

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竄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尺一檄。今本云爲

文檄索隱引集解徐廣說作丈二檄北宋本集解丈二爲尺一今從之中統王柯本作咫尺之檄殆誤告楚相曰。始吾

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苴蜀相攻

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集解什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

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國策危下無矣字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失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集解一作革梁云六國表作桑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

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慚，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梁氏志疑云當作觀澤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以上八字依國策補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

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疆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燕依正義本，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引國策，折爲制，義稍迂，改王懷祖，於秦，秦韓爲一，梁之可以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國策士，而東伐，雖欲事秦

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辨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二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之館，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

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尙可存。楚王不

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

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難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于秦。韓入臣，五字依國策校補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也。夫以弱攻彊，六字依國策補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曼辭，

本作文選注改 依 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己是

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

楚三千餘里舫索隱本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

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

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策作從竟陵以東案史境當盡城守矣

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依國策補己字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

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國策待雨通下諸侯之

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疆秦之禍此臣

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吳人字誤此當言六國時事不知當與

五戰而三勝陳卒盡矣陳卒謂舊卒也今本徧守新城存

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疆秦

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

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集解合楚曾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

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囚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

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博文選注作據御覽同王懷祖云據讀若載謂揭持也夫秦楚相敵。

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執計之。秦下甲攻衛

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集解關作開案開字誤當作局鮑本作闕局大王悉起兵以攻宋。

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

天下而而能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

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

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

混索隱混作根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

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

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

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卵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斯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索隱引國策。是蹠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闕二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於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

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皋滎陽。則鴻臺之宮。桑集解一作栗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凶。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潛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

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亾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亾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亾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國策有也字今秦楚嫁女。國策女作子是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閼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

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並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悁字悁國策補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滎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數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滎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

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滏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北宋本祀上有祭字通志同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噉。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噉。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凶。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很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

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恣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忿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此句有誤，國策本采作求，計作謀，下奪不足以決，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事五字當依策改補此二句，皆六字爲句也。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柰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

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索隱引舊本喜作恚。但此索隱似後人校語。三非索隱文。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秦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

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

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柰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

聽之。猶尙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下索隱作館。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名之。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以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剋之。此陳軫之計也。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

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弃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國策婦作奸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中統本人作入秦隱同李伯梁云伯作伯古通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某案蘇張二篇專記縱橫家言蘇秦合從以燕爲主張儀連衡以魏爲主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魏章即秦本紀之庶長章也。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遂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子曰。智伯之伐仇猶。梁云仇猶。策作由。呂作風。絲高誘注。或作仇首。韓作仇。由漢志。臨淮有安。由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囚。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

傳內叙游騰胡衍二事皆
詐謀與通篇為類然皆非
樗里事

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匹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爲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賴矣。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以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

此文外曲致也。樗里以骨肉重無所謂知也。而秦人稱其知則以小數耳。其言

墓地後事則驗矣。因言墓地連類而及居室與爲繫拂適有號名糲里不嫌橫決也。

糲里傳與甘茂爲左右丞相。插入甘茂傳因張儀糲里子求見秦惠王。回映糲里此爲文家淺法。然作手不能畧也。

佐魏章是秦楚盛衰關鍵。二傳皆及之。

左右丞相以複爲章法。

此傳後幅以向壽爲主客。此預起本。

王廟西渭南陰鄉糲里。故俗謂之糲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糲里。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糲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以糲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王本作而依國策改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

張儀始與司馬錯爭論主
 取韓不主取蜀及議定則
 儀往取巴蜀親行司馬錯
 之議決無忌克之心儀行
 之行儒者所不道至其忠
 於謀國而不自持成見後
 世殆難其選
 樗里子母韓女故私韓然
 本傳不見唯見此挾韓而
 議句

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
 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
 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
 持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梁云儀傳不書并蜀秦紀稱司
 馬錯滅蜀水經注惠王使儀錯等滅蜀華陽國志同是二人同行也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
 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
 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
 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國策奭二人者挾韓作衍誤
 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集解侈一作馮梁云田完世家韓馮徐云
 是公仲侈即國策韓之公仲朋也紀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
 年又稱韓明馮朋音近侈明朋字近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
 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
 之武王召甘茂欲罷而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

武王竟至周二句此收束周而

楚女也與樗里母韓女也對照向壽宣太后外族故私楚而與甘茂相傾

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爲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爲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和楚和本作如依集解改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凶

甘茂黨穉此亦旁見之文

公必凶之言公乃必其無
變也凶即無字正義乃妄
說之

武遂不可得此與甘茂立
異

韓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
 楚非以當韓也子爲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
 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處習公也不如公孫奭梁云
策作
公孫郝又作
赫又作顯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
 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
 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
 也公何以異之此句與上公孫奭甘茂同道句
複當依正義一說釋異爲改異人皆言楚之善變也
 而公必凶之國策無
凶字是自爲責也責策
作貴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
 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
 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
 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
 壽曰然則柰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

過楚集解作適楚是向壽
本意固在私楚

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疆，而公徐適。本作過，依集解。改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柰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懼輟伐魏。蒲阪亾去櫓里子與魏講，能兵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己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梁云秦策作絲谷。其地

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國策作槐谷是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潛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懷，楚使王新與秦合婚而驩，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浚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梁云蠡索隱引策作蠡今策作環皆以音形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

此段自范蠡口中論定甘茂

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句章昧之難。本作內行章義之難依集解改此蓋越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忽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闕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二年燕

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

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某案此篇以謀詐爲主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

一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華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冉八子及昭王即位冉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索隱引秦紀昭王二

年庶長壯尹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是惠文后死昭王時與此傳乖違此當以傳為正若惠文后果不良死傳不宜略也宣太

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華戎為華陽君

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

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惟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

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

滅之威振通鑑作震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

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

秦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仇液國策作仇都宋公國策作宋交

魏冉舉白起及白起拔郢
皆特筆穰侯之功皆白起
成之

皆見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毋急。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出韓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集解一作陰。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爲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爲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爲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

罷梁圍及止助趙伐齊二
事皆爲取剛壽起本

騶廉卿云骨勝肉飛

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亾臣以爲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爲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芑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亾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

札記云君謂周書曰稷侯王字衍

惟命不干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芑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

陶邑必亡。案隱作魏者非。是下云爲陶開兩道皆以私利害動之。與下欲廢陶封相發。

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成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爲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爲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

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得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

全傳結案於此通篇歸宿
全篇都爲此句作勢
張廉卿云見穰侯咎由自
取而慨惜之意亦見

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通志此上言屬讀。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大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爲郡。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羈旅之臣乎。

某案此篇以范雎奪穰侯權勢爲主通篇神理趨重末段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穰侯相秦此特筆穰侯傳
云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
也相善白起所立功自穰
侯用事時始其獲禍由應
侯將相黨仇之所由分也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白起者鄠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鞏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鄠以爲漢中守。某案任鄠守漢中於起無與疑

此鄠字爲衍文。蓋穰侯舉白起守漢中也。穰侯傳云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是其證。又案此說誤。任鄠是年爲漢中守。見於本紀。其

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匹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涇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

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錢云平陽君趙豹也。見趙世家。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使趙受之。通志趙下有乃字。因封馮亭爲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集解陣作乘。蓋謂車乘。但此乃攻壘。似陣字是。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閒曰。秦之所惡。通鑑惡作

是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以軍數敗，又反擊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聞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聞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通志已作以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

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阬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鄆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鮑彪云邢丘當作剗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入趙。入乃凶之壞字通鑑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固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

此句爲後賜死張本與起
穰侯相秦句爲呼應

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亾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亾。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旣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

此段與蒙恬斷死脈李廣
殺降不侯事畧同皆史文
沈痛處

秦始皇三句方提起忽頓
斷其神氣與篇末盡并天
下相呼吸句勢亦雄遠無
此奇氣也

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尙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燕。闕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

發明秦王之雄猜與白起
賜死相發
面折始皇最奇誓始皇聞

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

勢疑爲孽之訛卽怒字也集解作新非是

其言

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

於滎陽李信攻平與

梁云與乃與之譌平與汝南縣名

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

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

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

張依歐公爲君

難論引校
改怒爲慙
自馳如滎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

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

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

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

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

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

大王之嚮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行

此等語知其無大志故喜笑而不之罪亦與白起事相發昭王與始皇前後一轍也

至通行字關使使還請善一作善集解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

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怵一作解中通中而不信人今空秦國

甲士而專委於我集解專作擗刺我皆專之別體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

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改通鑑志一作邪依王柯本王翦東代李信擊荆東本

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

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

距集解超作拔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

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

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

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

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

此下鎮歷前文堅勁無匹

張廉鄉云一語括盡堅老
無匹
與白起自言殺降當死相
映

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本作必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中統本詳作詳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物身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某案此篇以良將難自全爲主亦以發明秦之寡恩也

史記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

十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桐城先生點
勘史記讀本

門人鄧毓怡敬題

MG
K204.2
3:9

桐城先生點
勘史記讀本

門人鄧毓怡敬題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漢人皆謂孟子親受業于思。蓋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通志如作好恐是夾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當依漢志作十。四篇後乃僅存七篇耳。此七篇。字與上門人字皆後人篡改也。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

陸入騶子兀突正叙孟子止數語後文全從對面勿研設色

姚郎中嘗言作文如小兒
放紙盡愈放愈高止在手
中綫牢耳此文叙鄒衍著
書指要卽姚氏紙盡之說
也

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因載其禳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裊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

錢云始雖泛濫而要歸于仁義節儉

其游諸侯句頓斷
收入孟軻又以仲尼陪說
乃止用一句奇矯無對

若將牛鼎一脣置在伯夷
孔子孟軻前便是凡近譌
周云觀太史此論是其愛
奇之甚蓋歎其文奇也
稷下先生以下縱筆掣起
後文愈拓愈遠文有以背
爲向以縱爲禽者名家故
類能之然如此文之奇變
則後來無人到也

可馬相如傳贊云相如雖多虛辭濫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疑云懼
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語意正相類疑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
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襪通本並同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
請列弟子之座而受羹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
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
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
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
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宋本飯作
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
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
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淳于髡
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

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王云爲猶與也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遂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

自如魯于髡一段此照父所云是總又是跌宕者也此即收束前文又是文外曲致史公與到處行往具數種筆墨
駟衍之術一段摛上遞入荀卿文字縝密

數語中筆勢浩橫

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駟。衍。之。術。迂。大。而。閎。辨。爽。也。文。具。難。施。淳。子。斃。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奩。穀。過。斃。別。錄。過。作。釋。釋。為。車。之。盛。齊。器。札。記。云。榻。盛。齊。器。讀。若。過。廣。韻。作。輕。過。乃。假。借。字。某。案。別。錄。之。駟。即。說。文。之。榻。索。隱。謂。過。與。銅。字。相。近。誤。寫。為。銅。則。傳。田。駟。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以。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此。別。一。公。孫。龍。乃。趙。人。見。平。原。君。傳。索。隱。以。為。孔。子。弟。子。時。代。不。相。及。殆。誤。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集。解。引。應。劭。姓。志。注。引。史。文。云。趙。有。處。子。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尸。集。解。云。恐。是。誤。記。處。劇。字。通。借。

人梁云漢志魯人。長盧阿之吁子焉。索隱引別錄吁作莘札記謂吁本或作莘為莘之俗見玉加其說是也。梁云漢志齊人。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某案此篇以所如不合為主用鄒衍淳子等反形孟子用荀子正影孟子極淋漓激宕之致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此雖牽連他事然與孟嘗
相發不爲浪語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威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逃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爲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索隱引紀年東作平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潛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

孟嘗屢屈其父固見明智
亦與後叛君事相發

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闈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裋本作短，依通志，改索隱音豎。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尙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恣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

入孟嘗即先叙招致賓客
及亡人有罪四公子皆以
養士爲主且見孟嘗所得
多姦人也

此淺甚主客皆無足采矣

見孟嘗無識卒困於秦

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
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
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文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
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
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
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
於客無所擇。客上依通字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毛本
有將字乃誤衍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
通鑑通志并無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
來見木禺人與土禺人相與語。木禺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禺人曰
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
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王云如有或也君得無爲土禺人所笑乎。孟

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

始孟嘗君五句收前文有
力見孟嘗門下無士

此二句論斷

孟嘗聞之議遂滅一縣
此所謂暴榮也

之後客皆服。血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梧然也。魁下依通志補梧字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濬王不自得。索隱本作德。德即得之假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國策深作陰。此深字乃史公改。張爲彊。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

寫孟嘗挾私利害處有聲

魏子收邑入一段爲馮諼
影照魏子所與賢者能自
到以明孟嘗不作亂而孟
嘗乃怒退魏子此明孟嘗
之不知人又與後文孟嘗
與燕破齊反對

疆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子。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其後秦、魏將呂禮來相齊。依通志相補來字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局本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索隱依國策作祝弗此傳寫之誤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

且反齊王之信信謂約信
齊秦相約信將合而孟嘗
與潛王相惡故務反之使
齊王失信於秦下言齊無
秦則天下必集齊齊王孰
與爲國是孟嘗本願也
孟嘗遣穰侯書勸使伐齊
所以破齊秦之交其言深
中穰侯之私與蘇代說孟
嘗正同一伎倆

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
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
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
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
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
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
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傲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
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
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
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
燕共伐破齊齊潛王以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
侯舊刻本爲作於誤也局本沿用失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
之史記各本及通志通鑑并作爲

此傳附馮諼事見精采

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爲孟嘗君。梁云諡者號也喻巴蜀徹諡爲至恐王褒賦諡爲洞簫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依通鑑通志補君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嘗孟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緤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期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通志人上有餘字邑人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宋本本作

兒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貸本作出，依游王本改。下言孟嘗君所以貸錢，正作貸。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句齊以質劑注兩書一札同而別，長曰質，短曰劑，或疑此齊乃劑字，當上屬。然下文持券如前合之，則此文當以合之爲句，齊字當下屬。曰：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毛本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請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召馮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

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尙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
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
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
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亾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
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
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
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秦楚之毀通志句上有時字
疑夾際所增鄭於遂廢孟嘗君諸客
史文往往
有增改也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
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
下之游士憑毛本
馮作馮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鞞
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

得天下矣。秦王蹠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喜，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

謀而絕其霸疆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通志句上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通志句下所期物忌其中。忘亡之借字索隱忘今君失位，賓

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某案此篇以好客自喜名爲主。其好客自喜名則能招致任俠姦人而已。魏子馮驩任俠之雄。其他雞鳴狗盜姦人而已。收處摹寫勢利俗情與孟嘗褊衷皆入骨。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

一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張廉卿云滿紙奇縱稟姚
之氣起滅變化入鬼出神
疑有風雲繞其筆端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躡者。繫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躡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躡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躡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躡者。以君爲憂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躡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躡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

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敵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

局作本廢依通志
王云廢發之借字

改 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

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也字依通鑑增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通鑑知作之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

借毛遂誦十九人斷平原君

楚救結上定從魏救開下
頓挫處乃具數美

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槃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敵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索隱錄錄隨從之兒也。錢云說文本作錄。故王劭以錄爲借字。梁云廣韻引史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

穀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通志稱衣二字倒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
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
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閒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
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
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
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
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
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
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毛本有也割東
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
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
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

鄒衍於至道不足言也而
公孫龍則平原君所待士
之最高者乃爲衍所絀以
此見平原門下之無士也

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
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
亾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
乃絀公孫龍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檐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
金百鎰白璧一雙冉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
勝亾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
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國策
昌上有夫字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
之軍乎不耶國策不上有其字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
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
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國策句下有字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
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

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憂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

必下依國策刪使字

趙郝對曰。此非

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

策國

善作釋攻上有獨字

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

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毋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弃前功而挑

以上十六字衍文當依國策校刪新序同

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

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疆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疆秦而弱趙也。以益疆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

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脊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國策無而字之字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怒上挾通鑑滅字國策同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以何秦之圖乎。國策無乎字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王云危讀爲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不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

前畫策之功皆爲寡困作
反激之局故知文章之妙
全在體勢

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過魏。寡人未之通志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探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凶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某案此篇言平原君不能相士末附虞卿者謂卿烈士而平原君不能振其厄困也又虞卿棄相印而交魏齊亦與平原事相發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以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譙周本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

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絮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正義俾倪不正視也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集解爲一作羞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

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闔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

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
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
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
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
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
安事客然舊刻本然作往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
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二字通鑑作問計侯生乃屏人閒語王云閒私也曰嬴聞
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
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
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
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
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

於是公子泣三句張廉卿
云意能橫溢

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啗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

張旌卿云千頭萬緒一一照應雖拉雜并叙而條理秩然不亂熙甫所謂如大塘打篷千船萬船不相妨礙者此脈絡貫輸處

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韃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嚮。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忌。或有不可不忌。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忌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忌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

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醉公藏於賣漿家。集解疑一作醪別錄同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遊，公子豈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尙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

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已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

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某案此篇以再以毀廢爲主。其叙下士將兵皆烟雲也。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列傳

十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茂、卬，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蘇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犬受索隱劉氏云猶承也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梁云策作文王武王之身此誤三世不陰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

盛橋守事于韓。盛橋梁云策作成橋始皇紀作成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

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

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掾。王之功亦多矣。王休

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錢云錢

嬰城自守不敢戰也而魏氏服。王又割漢。磨毛作磨誤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

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緝攻

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

負人徒之隙。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

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

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

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

前。錢云昧與沒同趙世家昧死以聞戰國策沒死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

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

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

梁云續郡國志作鑿

壺檀弓臺駘鄭注臺當爲壺釋文臺音胡後漢書曹操殺侍中臺崇山陽公載記臺作壺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

恣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

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彘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

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

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

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

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

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

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梁云孤傷策作孤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

類離散。流亾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亾。秦社稷之憂也。

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搆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畱方與銓湖陵、礪、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疆於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

索隱遲猶乃也

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

必歛手施王

國策施作襟

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

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鄆。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畱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

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畱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囚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二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

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璫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

今則不魏且然暮。不能變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既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閒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

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梁云君之仇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

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某案此篇以珠履事見主意言春申之驕奢無能也前叙說秦歸太子二事亦是文前反跌妙于作勢者因以見其所以貴幸之由後之致敗則所謂方以類聚也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

一一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辨口。王校口上增有字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

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

其無一閉著以後錯綜馳
聘勢隨意變投之所向無
不如志矣

破齊潛王。晉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王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箝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碗。宋有結綠。梁有懸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

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以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顏見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王云爲猶謂也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愴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

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蹠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闕。秦王復蹠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蹠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尙，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尙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囚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

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索隱劉氏云即栗水聲近故惑也。無以餬其口。鄰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於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褻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囚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

張廉卿云此文節奏殊妙

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
弃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
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
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
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
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
治諸侯，譬若施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
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
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
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
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
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

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則舉兵而伐

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凶。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挈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

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索隱：弊，斷也。御，制也。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翟杼、淖齒、管齊，索隱：高誘云：管，與也。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以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

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闕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雖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亾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潛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索隱綈厚繒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潛匿在張君。孺子豈有容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見君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

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鄰行，因門下人。」某案人蓋入字之訛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惟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

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二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緇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俱。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乃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

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闕。平原君曰。貴而爲交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闕。趙孝成王乃發卒。

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聞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闖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閒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

某案平原君博秦破長平圍邯鄲虞卿皆爲趙畫策與魏齊聞行去趙事在邯鄲解圍之後此傳則長平

邯鄲之役在魏齊死後六年二傳乖異不合

己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

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橐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三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旣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

張廉卿云著此二語起後一段與蔡澤傳盼邈相通矣

內持國秉

王本秉下有政字某案政字下屬語詞

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

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魑顏蹙鬪鄰攀

索隱曷鼻鼻如蝸虫也蹙鬪顏兒豨回若魁梧

然也蹙鬪鼻蹙鬪王云曷讀為過過鼻者偃鼻也偃鼻者仰鼻也

吾聞聖人相殆先生乎蔡澤知

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

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

刺齒肥

集解刺齒當作齧

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捐讓人主之

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之韓魏遇奪釜鬲於途聞

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

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

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

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

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

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暴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張云一本無里字是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非非字舊脫策補侯依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

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王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亾。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惟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此于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

於成全。邠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悼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脩政治亂疆兵。批患索隱批白結反批患謂擊而卻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若秦孝公楚悼王。君之功績。慶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

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匹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

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

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亾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索隱劉氏云入猶充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誑。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曰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

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反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王校正足二字互易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水經注于延水又東逕岡城南。疑卽澤所邑也。世名武岡城。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

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辱。惡能激乎。

某案此篇以奪位爲主。范雎奪穰侯之位。以快恩怨。蔡澤奪范雎之位。以謝病免禍。

史記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

二六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疆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

此與後田單破騎劫處文
勢相呼吸見樂生一人係
燕國興衰

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嚙說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潛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遠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潛王之敗濟西。走保於莒。樂毅獨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某案燕惠王後復以樂開爲昌國君。其時齊城已盡復歸齊矣。然則昌國當是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徇齊。南

破齊徇齊叙次極簡勁而
詳載降趙後往返詞令以
見作意

面而王齊。齊之所患，惟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因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奔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

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王云最當爲最與驗同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王以顧反爲句。男閻生謹案。王說非。命字下屬失。古人句法。起兵

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毛本曆誤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鷓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

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畱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樂閒居燕二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忘，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

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解集臣一作巨梁云。鉅字是澠書。田叔傳作鉅。樂臣公。趙且爲秦所滅。囚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

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某案此篇深惜樂毅之未盡其用觀篇末及贊蓋言樂生之道合於黃老也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薛廉卿云廉頗爲趙宿將任用最先而最後死故以廉頗爲經而以藺相如趙奢趙括李牧爲緯於諸人事反詳而於頗反畧最見意匠之妙然欲次諸人在以廉頗纓絡其間則前後一綫相承不致散漫至李牧最晚出而後頗死故先與頗相縮而後乃附于其末又得委差之法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

陽晉。取陽晉，毛本作晉，陽索隱有本作晉，陽非也。張校改作昔，拜爲陽晉。陽云趙世家，惠文王十六年，廉頗將攻齊，取昔陽，卽其事。

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

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

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

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

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

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

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王校作結交，男閻生謹案，王改古語爲俗語。以此知之。

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

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溲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

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

驢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毛本傳下有舍字王校刪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如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聞至趙

張廉卿云先叙秦再破趙
而後綴以澠池之會見趙
于喪敗之後抗秦尤難

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惟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

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爾

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缶秦王。

某案集韻以缶爲缶字索隱言

是正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

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澆大王矣。左右欲刃相

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名趙

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

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

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

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

王校刪大

字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

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

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

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

廉頗

王校頗作君

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

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騖。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

防陵徐廣曰一作房子張云趙世家正與此合作房子者是

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

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

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疆，國疆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

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軍一作完。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受鉄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錢云五字句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

張廉卿云奢之賢前所未
詳者於此詳之此叙事虛
實之妙

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不如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

范肯堂云太史公好爲此等文字所謂數見不鮮者也

趙前後所囚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犇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

毀之。稍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
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
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
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
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索隱：崔浩云：以幕
帟爲府，故曰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
「匈奴即入盜，急入取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
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亾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
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
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亾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
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
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

廉頗既亡句此文斷續法

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毛本作襜褕。徐廣曰。一破東胡。降林胡。單于犇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入。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尙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尙。

卽馮唐傳。澹林。臨同字。鄭志。臨孝存。賈公彥引作林孝存。

破東胡。降林胡。單于犇走。其後十餘

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入。入魏。趙使李牧攻

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

輒於武遂。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

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

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禦之。秦多

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尙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

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尙。

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某案此篇以數人關趙興亡爲主

史記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一四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潛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韓，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敗，爲燕所虜。惟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惟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潛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

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

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犇。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繫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犇走。齊人追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鄰。初。淖齒之殺潛王也。莒人求潛王子法章。得之。太史燉之家。錢云世家燉作爲人灌園。燉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

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臣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某案此篇以轉亡爲存爲主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闖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以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旣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

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盪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二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疆辯之疾，故脯

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辭。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潛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購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

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讓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爲郤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王校刪。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王校刪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卻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

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以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卻。毛本作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亾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詎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王校外爲北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

何景明云此下云云皆誘
惑燕將之辭非事實也

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人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歸評說燕將以叛燕歸齊恐好持高節者不當如此某案此殆非歸詔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悉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繯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匹地五百。

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奔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一。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匹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弃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誑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

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嘗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執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刑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詳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執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此。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執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

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坼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齷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漢書作素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史云左通曰韓子內

儲說下言皇喜殺宋君而奪其政蓋皇喜亦字子罕非樂喜漢書及新序作子冉 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

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

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

於世繫阿偏漢書作奇偏辭之哉公聽竝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

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

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

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

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

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仁慈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

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

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

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

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
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
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
璧以闇投入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蠶木
根抵輪囷離詭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
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
木朽株樹功而不忌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
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抵
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
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
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
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尙而歸

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啻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懸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掘穴巖巖。漢書作巖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誦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某案此篇以排難解紛而無取爲主。附鄒陽於魯連者。以鄒之書

能自脫於患與魯連之能解圍城相類其辭氣不撓亦與魯連輕世肆志相類也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錢云黃歇由左徒為令尹則左徒亦楚之貴臣矣

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

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

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彙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

之蔽明也嘯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騷

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

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

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

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

張廉卿云史公於著書家

必掇其指要而述其所以

然然變化無方無相似者

此文特作變調而敘述尤

微不至深遠

范肯堂云嘗謂莊子逍遙

遊野馬也一節其文騰而

逸為不可及此節神味乃

似之

張廉卿云廉猶論語古之
於也廉之廉故曰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自疏非謂廉
潔之廉也

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
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
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王云濯淖蓋前字皆汙濁之名。蟬蛻於濁
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王云獲廣雅辱也。錢云滋與茲同。說文茲黑也。春秋傳何故使
吾水。嚙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緇，
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
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
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
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
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本作浙。錢校改。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
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

張廉卿云楚人句掉轉開
出懷王一段即呼起子蘭
斷之句筋脈貫輸前後俱
勁

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昧本作昧。梁改。錢云。呂氏春秋作唐蔑。古文昧。蔑通。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忿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

子蘭句遙接屈平既嫉之
曾文正云聞屈原作離騷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匹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囚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

深思高舉

搢泥

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
 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盍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
 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
 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墨。冤結紆軫兮。
 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劬方以爲園兮。常度未替。易
 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索隱楚詞職作志。錢云職與識
也志卽識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
之古文正。立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
 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箴兮。雞雉微翔舞。同糝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
 黨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張云臧宜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
 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
 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

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甘

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王云懲止也。違恨也。

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

含王云含當作舍。舍即舒字。憂虞哀兮。附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

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唵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

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錢云程讀如秋

與匹爲韻。書平秩史記作便程。人生稟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

傷爰哀。以下四句。王刪。永歎唱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

願勿變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

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索隱云人表法言皆作景差。作差字。省耳。

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

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

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名誼。索隱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一作改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尙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

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鸕臯翔翔。蘭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植云植與置同論語植其杖漢石經作置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鉛刀為銛。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幹奔周鼎兮，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詩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邁兮。夫固自縊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勿深潛以自珍，彌融煪以隱處兮。夫豈從蠶與蛭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故聽

九州而相君兮索隱漢書作歷九州錢云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

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困學紀聞顏注險阨

云文選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

湖之鱸鱠兮。固將制於鱖蟻張云當作蟻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

有鴉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鴉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

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

兮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錢云當是文帝四月孟夏。庚子日施

兮七年徐氏不知古超辰之法故云六年也。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闕暇。異物來集集楚詞集兮。私怪其故。

發書占之兮識。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

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蓄。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首奮

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毛本。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

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錢云文選嬗作嬗蓋從韋。沕穆無窮開

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

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樓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

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兮。孰知其

極。水激則旱兮。早劉攽讀悍李善引鷓冠子同矢激則遠。萬物回薄

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索隱漢書大鈞播

轉舌齒異音而均為出聲此假借之例也槃讀為般般播聲相近矢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

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

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

人兮。何足控搏。揣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

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恍

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漢書拘作愚王繫俗兮。擗

索隱說文擗大木柵也錢云說文無擗字索隱殆誤也漢書作箠蘇林音欺全反與圓音相近如囚拘。至人遺物兮。

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

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錢云。意當作意。說文。意。滿也。一曰。十

萬曰。真人澹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

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

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

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懣劑兮。

介。錢云。劑。不成字。當作劑。藟芥聲相近。故漢書作

芥。何足以疑。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

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

大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

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

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

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

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

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據此則史公之卒當在宣帝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

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

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

矣。

某案此篇以不知忠臣之分爲主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

索隱王劭賣音育某案音育當作賣從貝商聲賈從

買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

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

索隱幾望也

子楚曰：然爲之柰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

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尙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

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于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梁云左傳疏十月而產。婦人大期。大期乃十月。不不作十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

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眞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下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

張廉卿云前叙華陽太后
夏太后委曲甚備在義法
宜終之而藉以寓文外之
曲致

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喻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鬢。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爲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

歸云以太后堯葬結呂不韋傳妙想匪夷

辯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爲帝太后。梁云諡也與莊襄王會葬。藍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宮。發吏攻毒，毒敗，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緝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某案此篇以賈字爲主，立子楚進美姬所以賈利作呂氏春秋所

以賈名進，繆毒所以賈禍而賈禍之由，則自進美姬始。

作呂覽事頗難入此篇，中文以家僮萬人引起食客三千人，因入賓客著所聞爲書，又以懸金市門終之，仍寓賈人伎倆與前居奇鈞奇爲一類，此可識文字聯絡之法。

不韋相業甚偉，兼能文章，而史公以賈人待之，是其識力闊遠處。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

八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曹沫者

梁云沫左穀及人表管子皆作
闕呂覽作闕蓋聲近而字異耳

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

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

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

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

「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

某案言城外
卽歸齊故城

既已言，曹沫投其

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

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

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

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

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

歸云紀年者見刺客之未
可多得也

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旣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旣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濫。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

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鋌。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

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

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焉字與也，下招之焉，同宜，屬下讀。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軻有聶政之事。聶政者，軻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郤，錢云：俠累合爲傀音。嚴仲子恐誅，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

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于屠者之閒。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暢作賜。索隱云策作觴。觴爲得也。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溢。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羶以養親。親俱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麤糲之費。梁云韓策作丈人。注云一本作夫人。或作大人。蓋丈人是索隱正義作丈人解。得以交足下之驢。豈敢以有求望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

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漢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震澤王氏本益作登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閒不甚遠。策無之與相去中五字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

披皮面決眼。

王云廣雅皮離也又曰剝也

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

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懸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懸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懸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正義作刊以絕從索隱重持用反猶復也從音蹤古字假借妾其柰何畏殛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剗皆登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

荆卿刺秦爲古今一大事
成敗所關甚鉅故太史有
此閔文

歐陽公慶規稱此文
張廡卿云史公文如此等
處誠佳然不善學之則易

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索隱重猶惜也必。絕。險。千。里。以。列。
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
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荆。軻。者。衛。人。
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
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
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
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
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
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王云攝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
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
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
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

流于客氣而聳要須知其皆以澁思靜氣出乃得耳
滑稽傳優孟事中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與此同史公喜此故再用之

張云隨手伏田光卽隨手接入太子丹事爲篇中局鍵脈絡而以頓宕感慨出之便自然無迹

張云稱道秦強語意雄遠

而相泣。刃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秦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入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王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

聞文皆與本事相發

張云先作曲折頓挫乃入田光絕有致

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讀購與媾同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索隱蔽猶拂也。案蔽卽孟荷傳側行撤席之撤字。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

張云前伏田光與荆軻相
善渾然無迹至此如春雲
徐吐絲縷自縊

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

張云前語田光祗二語荆軻乃正面故特詳盡皆義法之自然者

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戒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著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索隱闕示也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可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死且不避。

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荊卿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

秦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胷。徐廣曰：一作抗。王云：抗當爲抗。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搢椀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梁云：國策人。秦武、梁、畫并作武。陽武舞古字通用。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遺，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

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
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
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
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
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
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
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
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惟。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
見。此。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柙。毛本以
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
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
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窮。而。叱。

此段情事如繪千載猶爲生動

張云摹畫中神態溢出

重言負劍者狀惶急時聲態也

前文摹寫淋漓濃至如赤手捕長蛇力與之角而不敢暇乃著此閒遠之筆此史公才大處他人不能文

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劍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

字死活全在此等孟堅叙
李陵蔚宗叙班超皆善摹
寫所少者此等耳子厚叙
段太尉亦然
張云文外曲致唯太史公
時時有之

擬云措語愈淡愈質而愈
入妙歸熙文乃專學此種

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
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
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
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
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
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
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銜箠不能出言。去本作倚，倚不能
家訓書證，篇引風俗通述此事云：「伎癢不能出言，今史記并作俳
徊，或作倚，倚不能出言，男閭生議案此自當從古作不能出言。
今本蓋後人恥改柳子厚筆，郭師墓志每遇故器不能無撫，曰彼有
弄正琴史，公句法是此文，唐時猶未誤也。伎癢二字尤勝。」曰彼有
善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
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
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

此并見太子謀國之疏文
法與左氏鄭伯克段一節
同

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
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
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
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
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
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

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

評季功疑公孫宏某案武帝

卽位漢興已七十餘年公孫宏似不能與夏無且相逮

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

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
妄也哉。

某案此篇以不欺其志爲主

史記八十六 刺客列傳

二十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張廉卿云此傳影畫幽隱窮極事情處有細筋入骨之妙更助以感慨遂覺神味無極

又云前路叙李斯佐始皇定天下功罪昭然詞極嚴練雄駭後叙斯聽趙高邪謀以亂秦乃反爲秦所制欲阿諛取容卒以亡其身而凶秦其原皆起于貪權戀勢失其本故于感慨中時時見意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郡索隱作鄉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忘。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去猶失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

忍之。昔者秦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尙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闕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閒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一切猶一例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本作求依不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

張云忽入此段奇麗從天
外昌黎感山十二詩送摩
道士二序憑空造出奇崛
其妙正與此同
必秦國所生以下張云蓄
極而洩文氣純厚自倍又
云純以逆勢取勝

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翦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
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
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
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
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
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
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
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
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
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
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蹏不實
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

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索隱云資猶給也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說文齎持遺也夫物不產於秦，

張云前幅叙斯計謀事功
最嚴練雄駁

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繼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

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尙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鴛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二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竝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

張云此乃通體轉振處亦
全篇精神脈絡貫輸處

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變。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上。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輶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畱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

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索隱譎亦淺義，古人語有重輕，所以文字有異。

疆，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

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某案此謂衛輒。

拒父也，殺當讀為樂。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

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忽大，後必有害。狐疑

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

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于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

乎，閒不及謀，贏糧躍馬，惟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

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

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

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

安得匹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

斷而敢行二句，張云：見斯
愧于高之邪謀，不能制反
為高所制

時乎四句，張云：造語絕工
且四語已足，不必更贅一
語

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奮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誦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以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

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王校刪以字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

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劔以自殺。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尙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綽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

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弑，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惟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矐死於杜。

索隱 矐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

財物入於縣官相

張云止載公子高一隨而
法之慘刻至矣敘事須識
此意

張云宜細玩其若斷若續
若起若伏之妙

又云兵至鴻門一語忽截
住最奇妙不測

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廢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惟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闕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索隱采木名，檉木茅茨，卽今之標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黍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飴，嚼土鏽，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

九河曲九防。決涇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自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本

肆云作賜唐端甫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

方云方賜盡也

張云一面挾摘李斯隱微
爲斯罪狀一面敘事變法
無方

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譖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

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
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
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
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
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
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
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
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
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桎梏毛本無字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
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索隱格強扞也。虜奴隸也。何也。則
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
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

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搏者，索隱爾雅鑠美也。搏猶撻也。取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溢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溢，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階墮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闕於側，毛本闕作開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

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欲。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惟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

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

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聞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劾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

予於庭。即弑簡公于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

索隱玘亦作起並音

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圜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尙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

張云轉筆直刺隱微深入
無間

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祿。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怨。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

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秦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

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病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亾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某案此篇以持祿苟合爲主

史記八十七

李斯列傳

二五

史記八十七 李斯列傳

二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弟蒙毅四字讀且句中
捫之起按

歸云長城之築漢唐以來
禦胡恃此萬世之利也未
可以斥秦故而并議之
而親近蒙毅句至此方悟
前插叙蒙毅之奇妙後文
恬毅分叙以蒙氏之禍發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伐韓取成臯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

於毅之當高死罪而恬之賜死以毅罪連坐也

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死罪，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王云敦勉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廼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竝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某案更置即李斯傳

以兵屬所謂禪將王離

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

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弗俞弗本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

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惟大夫雷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

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忍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亾。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

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墜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某案此篇以趙高賊心爲主而行文特爲錯綜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梁云亡其夫者，背夫而逃也。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

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鄆。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因而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

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蹇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

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范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敬殺其令。令范

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闕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

此傳本以張陳結交不終爲主而詳著韓廣李良事於篇以其與張陳據趙皆相類又皆見利中變與張陳之交相發也而其事又皆不可不見者但他人記載如此之詳則未易使主客分明轉振健振史公筆力獨蕪舉如此是其獨異者也

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李良略常山，張黠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聞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耶？夫臣與主豈

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勞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

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驛歇立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鹿鉅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

此見張耳怨陳餘之謬文
勢至此一振特起峯巒

死。願。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鷹。陳。澤。先。嘗。秦。軍。至。皆
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
壁。餘。劄。未。敢。擊。秦。垣。羽。兵。數。絕。章。邯。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
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
涉。闕。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歎。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
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鷹。陳。澤。所。在。陳
餘。怒。曰。張。鷹。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
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
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
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
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
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

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勃三縣以封之。而從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功餘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

廢上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漢五年，張耳薨，諡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相犇，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桀竝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

篇末詳敘貫高所以反影
餘耳此史公遠酌後多效
法之者

此所謂事外曲致文字有
此皆精神旺而勿溢者也

先人匹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
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
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爲乎。令事成歸
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
之置厠。某案置厠傳。置厠舍也。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
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
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
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與
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
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銷。爲王家奴。從來贗高。至對獄曰。獨吾屬
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答數千刺。剜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
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

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轎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驢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囚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賁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尙魯元公主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

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

以迂緩取韻味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凶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某案此篇以勢利之交爲主後附貫高事反照生色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魏越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僇陵君。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囚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

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日。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傳詣滎陽。以豹國爲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

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
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
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
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
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
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
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
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
皆復取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
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
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收彭越所
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

彭越復下昌邑。芻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
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尙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
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柰何。留侯曰。齊王信之
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
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
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與齊
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
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
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五年。梁校滅項籍已死。春。
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
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
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

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囚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某案此篇以畔逆爲主一則激於高帝之謾罵一則成于有司之
文致也贊尤見意

魏豹彭越列傳第二十

史記九十

桐城先生點
勘史記讀本

門人鄧毓怡敬題

MG
K204.2
3
=10

桐城先生點
勘史記讀本

門人鄧毓怡敬題



3 2169 6571 9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輪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廼率其曹偶。囚之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乃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乃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增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

前文筆畫提至此一頓
此以重筆鎮壓見漢楚倚
布重輕

再頓

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乃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阮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柎。縣。漢二年。齊王田榮擊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怨。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

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曰。

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嚮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索隱負被也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秦、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微乘塞。索隱乘者登也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秦，漢監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亾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亾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

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酉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搆。索隱搆訓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酉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聞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

此從劾面摹寫得布之重
與後誅夷極力作勢

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

此見高帝之刻待功臣是
此篇作意

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阮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故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筭之計。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

此見布之無能又見布反
出於自危非有爭天下之
意

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廼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

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甄。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給。布。集解云是成王非哀王傳誤也偽。與。匹。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阬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僂。禍之興。自靈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

某案此篇以疑禍及身爲主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餓。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

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策王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

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暗噉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王云有讀又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王校疆下填服字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

武勇何所不誅。王校刪所字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兩句同。匹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毛本詐誅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驪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灌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匹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

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砥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

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
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
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
千，能千里而襲我，王云能猶乃也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
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毛本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
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
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
葦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
漢赤幟，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
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
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
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

耳。詳。奔。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死。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盜。尙。

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匹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索隱補鄒氏音臨美也 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长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

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索隱：譯史記古釋字皆如此作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諛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交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閒得黥布，走入成泉，楚又

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豈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去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

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亾城，亾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不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亾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

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夫丈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馱貽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王云須臾猶從容也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

歸云武涉之說繇項王使
也蒯通則無所爲而爲矣
奇事奇文

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處，漂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匹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

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詎鞏維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

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廩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田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

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王校東作遂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

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雖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爲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豈不能殺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以將鍾離昧。家在伊廬。錢云續志作伊廬。注引史記亦作盧。盧古通用。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

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
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
日死公亦隨手匹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
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錢云小司馬本
狡作郊與吳越
春秋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匹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
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
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
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
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
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
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
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久力也陳豨拜爲鉅

鹿守。錢云此時鉅鹿屬趙國漢初王國所領之郡亦置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絳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自上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間。

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

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某案此篇以鳥盡弓藏意爲主其局勢與商君傳相類漢書霍光傳三國志諸葛恪傳皆脫胎於此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

三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二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乃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乃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乃立韓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

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反，復歸漢。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明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乃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闕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朱子文云多一與字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王校刪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

居代上王校刪上字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

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

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扞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

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請令彊弩傳

兩矢外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

韓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

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應劭

武云柴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以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

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囚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

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

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

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囚今僕有

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也。今僕囚匿山谷閒且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忍起昏者不忍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積當城生子因名曰積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積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積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積當孽孫韓媽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子代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拜爲龍額侯。續說後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

待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縮縮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縮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縮爲羣臣餓望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縮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乃立盧縮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縮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縮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以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

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實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廼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縮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廼詐論它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閒。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以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縮。縮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縮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囚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囚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縮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縮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

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縮遂將其衆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縮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縮妻子匹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縮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縮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封爲亞谷侯。陳豨者，宛胸人也。錢云地理志作宛，句梁云功胡王降，封爲亞谷侯。陳豨者，宛胸人也。臣表豨以特將于前元年從宛，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廼封豨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十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廼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

此下發明高帝英略絕精采

劫略趙代上聞。廼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誑。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匹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謾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憂四千戶封四人。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史證云。王黃二字。衍下云。生得王黃。破豨將張春於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

此譏高帝之失計韓盧疑
之過遲陳豨治之過急白
登之圖計之未就破豨則
計得矣皆于此句結之

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爲真定王黃曼上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爲代王都中都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志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耶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某案此篇以邊將失人爲主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

十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九十三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闔爲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亾走楚。齊相角亾走趙。角弟田闔前求救趙。因

此意例所謂如水之澀而
邊縱也

田儋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鄲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鄲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曰。螻螻手則斬。螻螻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旣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

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齊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爲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二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

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橫生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梁云漢書作博是也博屬秦山郡若博陽則爲汝南之縣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

此下摹寫極生色。意例所云。但若關熱處。就露出精神來者也。

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
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
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
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
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酒謂其
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匹虜而北
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竝肩而事其主縱彼
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
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聞形容尙
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
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
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

勃。孔。皆。自。刎。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此兩人田橫韓信

此兩人安期生蒯通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以此兩人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以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某案此篇以兄弟更王爲主用高帝嗟收歎之言拾通篇末幅叙田橫賓客從死尤生色

昌黎爲文祭田橫蓋亦感史公此文而作也

田儼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爲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卮戰碭東，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從攻城陽，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閼爵。梁云索隱本作上閼，與漢書同。如淳引呂覽下賢篇：天子賞魏文侯以上閼爵爲證。張晏曰：得經上閼也。從攻圍。漢書作圍。某案圍是。東郡守尉於成武，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閼守軍於扛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郤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犇，破

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鄴以郤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夫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漢書句下有也字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置車騎獨騎一馬與與字衍漢無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闔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

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韓入營，請讓項羽。沛公事

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爵爲列侯，號臨武

侯。錢云：戰國策。趙有臨武君。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

雍，輕車騎於雍南。某案：雍，輕車騎。雍，秦城。雍皆國名。章邯所封也。今漢書本作擁，失之。雍，輕車騎於雍南者，承上別擊

西丞句爲文而省一擊字也。破之，從攻雍，秦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

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

壞東，卻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

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

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

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

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

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

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卜二字漢書作大將一人四字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縮反。噲以相國擊盧縮。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解以皇后女弟呂須

爲婦生子仇。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悉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廬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爲武侯。子仇代侯。而仇母呂須。亦爲臨光侯。梁云當作林光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仇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燹屬。因誅仇。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旣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

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

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某案此誣獄也。觀後

贊則他廣與太史公交又明習漢事者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曲

周侯酈商者，高陽人。梁云酈氏居陳留郡雍邱縣。高陽鄉非涿郡高陽縣也。陳勝起時，商聚少

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四千人屬

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

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縛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定漢中。項羽滅秦，

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劉奉世云商先封信成君。此君當作侯。以將軍爲

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焉氏。周類軍枸邑。蘇驢軍於

泥陽。賜食邑武成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距野。與

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

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錢云：趙世家孝成王十九年，以龍脫與燕龍脫，卽龍兌也。脫亦有兌音。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某案，凡下疑脫，從破降城邑都數，今漢書亦脫。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呂祿信之。

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爲景侯
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孝景前二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
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僉侯欒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
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姊爲夫人君下依漢書補姊字景帝怒
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爲繆侯續酈氏後繆靖侯
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爲太
常坐法國除汝陰侯嬰沛人也爲沛廩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
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
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
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擊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
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爲沛
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

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礪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
 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破之二字。依漢書補。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
 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
 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
 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
 封轉爲滕公。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
 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
 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
 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弃
 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
 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梁
徐廣祈作沂。是也。漢書水經注并作沂。復常奉車。從擊項籍下邑。追下邑二字。依漢書補。至陳。卒

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
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
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
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闕氏冒頓開圍一角高
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復以
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
多賜所奪邑五百戶以太僕從漢從字依漢書補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
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
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無元於下
邑間也邑下依漢書滅之字乃賜嬰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
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
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皇帝復爲太僕八

歲卒。諡爲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尙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爲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齟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北

北字依漢書補

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

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外。外字依漢書補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攻。漢王乃擇軍中可爲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駘甲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駘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劉奉世云前已爲列侯。鄉食杜平鄉矣。疑駢出。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

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
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
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番公旋於高密。梁云高密漢書作假密索隱不
知假密所在曹相國世家作上
假密田儂傳作高密徐廣云高一
作假今青州府諸城縣假密亭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
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
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
陽。梁云博乃
博之誤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
項羽使項聲薛公鄒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鄒公下邳斬
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齒薛沛鄧
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
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
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

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

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

某案前有薛郡長顏監云時每郡置長是

也郡長非

令非守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

梁云豫章乃鄴之誤

還定淮北凡五十

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

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

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

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

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

於滎石至平城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

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

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

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

漢軍字衍書無

及大司馬軍又進破

布別將肥誅。梁云徐廣云誅作誅與漢書同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額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爲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二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

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

梁云阿乃何之

誤 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

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某案此篇以四人戰功爲主，與叙曹參周勃戰事畧同，皆撮叙功狀，不載方畧。此太史公所以爲峻潔也。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爲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

此傳以丞相爲主。御史大夫丞相之階級。故以御史大夫貫穿之。蓋張蒼之前。御史大夫無爲丞相者。故釐叙以反照蒼耳。前半。另叙御史大夫不能遽及。

丞相恐致散漫故以蕭何
爲相國引起

大夫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周苛爲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亨周苛。漢王二字依漢書補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昌爲人疆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謂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疆。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

周昌趙堯皆以戚夫人母
子一事穿叙此處自周昌
折入趙堯可謂飛行絕迹

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王云即趙堯年猶或也。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宋祁云問疑作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邪字衍漢書無。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者字依漢書補。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

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弃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爲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旣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

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歸云漢書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爲是。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爲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尙黑如故。吹律調樂。入入毛本作人之音聲。及以比定律案人字是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也。

張蒼德王陵節此爲事外
蒙帶亦見其在相位無能
發明功名而奉奉於私恩
也

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縊。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爲文侯。子康侯代。八年卒。子類代爲侯。王云類類之譌也。集韻類類并與職同音。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從擊黥布軍。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

爲丞相。嘉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爲

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緝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墀垣。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墀垣。故他王校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爲節侯。子共侯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子侯臾。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姁姁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繼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厥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卒而有韋丞相代。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立。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立成。立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鬪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常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

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郗吉代。郗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爲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免爲庶人。郗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

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爲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沈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

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閒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御，敬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闕，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太史公曰：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

之未滿歲而韋相丞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

某案此篇以發明功名爲主見張蒼之文不如申徒嘉之無學蒼之學最善者爲律歷然其用歷已誤矣其他可知也嘉之剛毅後無繼者蕭曹陳平亦無嘉比也周昌木彊與嘉相發故詳著之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

一四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生食其者。陳馮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齷。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馮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作生上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

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偃。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

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本作民人依漢書刪人字案

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

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

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

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

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

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通鑑考異云史

取敖倉及請說齊合爲一事。漢皆以食其勸

獨新序分爲二分爲二者是。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

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

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

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

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卽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俟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愆，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

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亾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己，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日：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弃市，病死國除也。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

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

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畱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囊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盜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亾。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

蠱述存。亾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畷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

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漢書重權不分三字毛本同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聞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臯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非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梁云布傳無朱建語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

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閻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依漢書補君字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

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適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不謀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黨字依漢書補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適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

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馮陳馮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

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匹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濶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歸云初沛公引兵以下文

類諸先生所補者。梁云御覽引。楚漢春秋與此正同。歸氏失考。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

鞏洛之閒。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蒞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某案此篇以辨說爲主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漢王漢書不重此二字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五歲爲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二歲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諡爲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亭南開封

東北斬騎千人。梁云如淳曰騎將率號為千人漢儀將一人首五十

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

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欵

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二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

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

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漢書將擊邢說軍

蓄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局本一作

漢書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二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

趙將賁郝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

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七漢書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

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

斬兵守郡守各一人。某案郡下衍守各二字漢書作兵守郡李奇云或以為郡守也字反耳索隱不言漢書異同知

史記本與漢書不異集解所引孟康注卽晉灼注也無各一人之說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

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饜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滎。鄒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惇。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還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敵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漢書三作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歛卒。諡爲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蒯成侯。縹者。梁云蒯當作蒯浦人也。姓周氏。常爲高祖參乘。以

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某案句有

脫文當依漢書云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

利終無離上心以繆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上以

繆爲蒯成侯以上依漢書增上字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

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憂

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繆以壽終諡爲貞侯子昌

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繆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爲太

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

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繆操

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比集本作此依有傷心者

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某案此篇以天授爲主三人皆鷺下而功多如此此亦如高帝之
得天下同爲命之適然傅靳皆叙戰功蒯成獨見意蒯成如此即
傅靳可知此所謂妙遠也

史記九十八 僮靳蒯成列傳

六

傳靳蒯成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九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

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竝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搃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搃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亾。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

此及稅孫通傳皆以留侯
呂后緯絡之以爲章法

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
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
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
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
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
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漢書作三。十餘萬兵
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械繫敬
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
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
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
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彊控弦。三漢書作四。十萬數。苦北邊。上患
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

歸云父可殺也乃欲以子
壻外孫攝廢之有是理邪

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惟太子漢書太子一字一女柰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

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
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
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
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叔孫通者魯人也
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
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
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
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
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漢書作吏勿問生人人奉職
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闕郡
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
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

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去之。辭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辭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潛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諸生且代我。我不忍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祠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

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繇叢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

志

志集解
一作讖

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

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

漢書職
作執

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

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酒諸侍

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

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

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

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

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

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

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

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

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集解一作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畱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闢往來。數蹕煩人。漢書人作民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闕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

上酒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酒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某案此篇以與時變化爲主

劉敬叔孫通同傳以二人所爲皆在謀計用兵之外者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

注俠粵也。索隱粵音普。名反其義。難喻。錢云說文粵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爲粵。

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漢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輜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

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作忌一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別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畱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

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漢書無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持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下依漢書百不減斤字。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置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亾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

尉

尉字依漢書增

司馬中尉鄧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竊籍。漢書籍作借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爲楚將。

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

戾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

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適丁公

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

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梁云索隱于刺

庸于齊爲酒家人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

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

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遣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

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鼻彭越頭於雒陽。下詔

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

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從，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戍臯闕，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徵彭王，項氏不匹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下陛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僉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閒，皆爲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爲大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本作履依軍塞旗

者數矣軍上有典字依索隱刪漢書同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

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

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

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

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某案此篇以氣任俠為主筆勢最為奇宕以純從旁面摹寫不肯

一犯正位也贊尤有奇氣此子長自慨故其言絕痛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傾大臣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爲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爲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爲中郎。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漢書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請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

聞骨肉

此與明絳侯無罪同一作用

面談

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轆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柰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田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

此句擡掇上下

歸云面斥趙同可稱引大體慨然益仍為身計且得於兄子之策無足取也

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蓋曰淮南王有三子惟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蓋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慨慨宦者趙同談以數幸常害袁盎袁蓋患之蓋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謀說盜曰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驕竝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蓋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行梁云水經注引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驂飛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及坐為句郎署長官名馮唐為中郎署長是其證此言幸上林時將坐而郎署長亦仿禁中布慎夫人同坐之席而袁盎引卻慎夫人之坐不令與上同席也袁盎引卻

賓主輕重致爲分明

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適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斃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卽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卽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卽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

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錡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

此叙袁盎聲勢所以反形
竇之冤也竇晁之劫後方
詳著此為遊提

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
 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
 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
 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
 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
 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益軍中袁盎
 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二字依震本增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盎知之弗
 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亾歸袁盎驅自追
 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
 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醕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
 卒漢書重卒字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
 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漢書者下盎

結俠客欲以自衛也
此段爲文外曲致從閒處
寫好聲矜賢本色

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匹。辟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王云：道讀導。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符之，安綏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綏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漢書存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集解漢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會使人刺盎，刺者至闕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

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棊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宋孟及劉禮

梁云漢書作劉帶

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隋直刻深。孝文帝時，天

下無治尙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尙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閔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壝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繫廟壝垣。丞相嘉聞大

或言史公取錯忠非也不
過視袁盎爲愈耳

簡提勃悍

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孺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爲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梁云馬班字類作稷議漢書亦作稷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

史公記冤死者皆以人言發其意。蒯通之於韓信。樂布之於彭越。鄧公之於朝錯。皆是也。

吳。冠。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漢書蒯作蒯錢云蒯噤聲相近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愴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亾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亾。豈錯等謂。

邪。

某案此篇以好聲於賢爲主

史記一百一 袁盎量錯列傳

一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趙錯列傳

三

袁盎趙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張廉卿曰雅談獨絕後人無及之者○此文足爲作俗喜文字者之藥石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齋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齋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敦此齋夫。諛諛利口捷給哉。且秦

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

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錢云漢書作陵夷。古文夷與遲通。詩倭遲韓詩作郁夷。斐壽碑

碑湖衡門卸栖遲也說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喬夫口辯而超遷之。臣

恐天下隨風靡靡。漢書省一靡字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

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

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

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

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

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

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側。蘇林曰側邊側也。錢云側卽側字側

旁從人隸變爲厂與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

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

文字滄遠妙在筆墨蹊徑之外

嗟乎。以北山石爲槲。用紵絮錯斷陳蔡漆其闕。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槔。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繇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

仰承俯攝情事曲盡史公
文於轉折頓挫處往往具
各種妙處

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漢書何上有且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鞵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鞵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鞵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鞵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尙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

微婉

此篇妙處全在能爲文帝
懷抱所以多事外遠韻

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容當世。故終身不仕。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漢書父下有老字唐對曰。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徐廣云一云官卒。乃官帥之誤。漢書是帥字。吳語士卒百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帥。某案。史文當作官率。將今作卒者。訛字也。索隱。官帥亦官帥之訛。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旣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良說讀如良久之。良如濟訓。善非是。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邛上以胡寇。

何提此句使前文驚瀕爲奇又橫亘文中以爲節奏

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本依改漢書同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文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

爲魏尙發也

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胡三省云詳尉都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辨

某案此篇以不能取容當世爲主譏景帝不能容奇士也

史記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

八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從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卽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仁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

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尙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褻廁牕，身自澆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_鄉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

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毛本作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傅者慶自浦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

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醜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震澤本倉庫空虛。民多流亾。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旣空。民貧流亾。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爲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代侯。後爲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爲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

去。孝。謹。益。衰。矣。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梁云大陵屬太原而高

祖詔取山南太原之地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醜

蓋屬代故大陵隸代也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

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懽。呵。綰。索隱野

客叢談云史記不誰何綰傳寫誤為誰綰。曰。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

呵男閻生謹案索隱本當亦作誰何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

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

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劍。不。敢。奉。詔。上

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

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

無。他。腸。乃。拜。綰。為。河。閼。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閼。兵。擊。吳。楚

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

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上以爲縮長者不忍。乃賜縮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縮拜爲太子太傅。久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官漢書作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縮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疑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凶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爲塞侯。武帝建元年。

寒侯所爲今所謂盛德長者而史公以微巧目之此孔子惡鄉愿之憎也

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梁云望乃堅之誤坐酎金失侯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爲太子時拜爲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期爲不絜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尙爲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爲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御史大夫張敖者名歐安丘侯說之庶子也梁云庶子漢書作少子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爲御史大夫自

歐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封之。面下依漢書滅對字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調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某案此篇以佞字爲主

孝謹美德也然近於巧佞君子慎之曾文正公嘗爲余言太史公真知道其去孔子不遠觀此等文其辨于朱紫苗莠者不其微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爲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柰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

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按漢書增者字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

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

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爲京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白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恣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潛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

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錢云剗道者棧道也。近山。安以

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潛代人爲求盜亭父。後爲亭長。邑中人

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王云當丁也。勛

也。難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

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辨。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鬻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尙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劔。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又無

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

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閒。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詳邪。不傳事何也。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

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忌。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某案此篇以長者爲主。褚少孫所叙田仁任安事亦佳。視其他篇獨勝。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扁鵲者勃海郡鄆_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子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

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
錢云：趙世家作秦識策聲相近。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

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閼，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亾，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索隱春秋有郭公，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御覽元龜并作禳。過於眾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

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鑿石鑿引案。杭杭本作机。依震澤本改。別雅云：荷子。王霸篇游玩之脩。注杭與玩同。倉公傳案玩注謂案摩玩弄。今本多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輪。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搗髓腦。揲荒爪幕。湔澆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郟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

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
曠，舌矯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
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
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
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濟，忽忽承睫，悲不
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
動胃，纏緣中經，結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集解一作陰脈
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
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集解廢一作
發王校刪之
字已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
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應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
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

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梁云血脈韓子新序作肌膚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梁云酒醪韓子作火齊新序作大劑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王校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

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

本作疾依

震澤本改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

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

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

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趙依通志增趙字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

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

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

言脈者由扁鵲也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

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

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

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

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

董用均云述問對太詳恐
非史公法然又非稽先生
所能某案此史公以爲奇
而載之不以詳爲嫌

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
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
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
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
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
歲中亦除肉刑法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
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治一作爲有其書無
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
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
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
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
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

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揲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二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二年。男閻係謹案：三年，疑當作四年。此三年字必有誤。史漢書云：與年三十九歲也。齊僖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手，往往互亂也。年三十九歲也。齊僖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成弟昌曰：此病瘋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齋，齋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飮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亂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眼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伐絕而脈責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齋，臍成，且嘔膿死者，切

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大。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
 陽初關。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六分。則
 膿死。故至五分而膿發。至界而齶腫。盡泄而死。熱至則熏陽明。爛
 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
 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兒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
 病使人類。慙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集納性不欲也。引此文為證。
 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
 以知悉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脈猛。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
 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
 邊心主。故煩。適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
 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臆入中。
 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

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男閻生謹，秦中熱六字疑在下，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齊王太后病中有熱而溺赤下。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

失治一時。即轉爲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癰客脬。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卽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澹澹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跖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瘵也。加以寒熱。卽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卽如期死。山跖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跖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槩。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槩。形槩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

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癥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洩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來然合合上一也。重然字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癯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洩血如前筋止。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眾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迴風者。飲食下噎而輒出不消。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

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甯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卽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某案得之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臑時。風氣也。心脈濁。臑。病上脫病字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灑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奴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

腫。臣意卽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卽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卽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卽愈。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憊。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齊一作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卽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齩齒。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脈。卽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噉。蓄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

臣意。臣意往飲以葇礪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闈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闈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梁云奴字衍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

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尙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笑本改通志同。而以出見大風也。舊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卽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情見。建家京下方石。卽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卽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

也。臣意即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

背痛。通志背脊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

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

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當而不屬。鬻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

月事事字依通志補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汜里

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

蟻瘕爲病。腹大。上膚黃。蠱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

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之寒溼。得之下依通志滅於字寒溼氣宛篤。

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寒溼吾病者。某案寒爲薄吾之姓與韓同局本誤刪之切其脈。

循其尺。其尺索刺蠱。而毛美奉髮。奏案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

及重病。齊治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

下噎。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治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

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閭都尉曰意以瀆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瀆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爲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洩血死即後十一日洩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脈法曰病喜養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

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也。也本色依通志改將發臙。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集解於人又言合脈法則合字是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箸。邪氣流行。爲重困於愈。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

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爲陽虛侯時。病甚。衆醫皆以爲
蹶。臣意診脈以爲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
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
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
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
用。使人瘡瘡^瘡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瘡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
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某診之其^三脈法奇咳。
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
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
慎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喻蹶寒。汗出多。即
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
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

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恿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懸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

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某疑起之狀三字衍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賀，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遂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

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髮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閒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情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

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爲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愈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鑿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盜。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史記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

二六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此篇叙次極串插錯綜之妙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爲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奔國匹闕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爲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爲郅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渡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浦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甄布走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浦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嚟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那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鄱銅山

索隱豫爲衍字某案漢書注衍豫字章昭說也

豫章自有銅山豈必故章哉後削豫章郡歸濞殆欲擅其銅利也不必豫字

濞則招致天下以命者益籌

錢

王峻益作盜男闔生
謹案盜字恐未是

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孝文時吳

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爲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惟上弃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侏郡國吏欲來捕囚人者訟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量錯爲太子

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囚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索隱漢書作常山郡。錢云文帝二年取趙之河間郡。封辟疆爲王。則河間屬漢。乃在文帝時。楚元王世家亦云。削趙王常山之郡。此傳誤。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

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譏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毛本夕作久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驢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親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漢書得作止王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番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奔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云億亦抑亦也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

馳驟

事極矣。慧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徨漢書作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漢書無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鄱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

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
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
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
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
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陟西涉淮因
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
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
有賊臣漢書句下有錯字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之
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某案漢書音義故事也斷爲故屬上句非是爲讀去聲故如故
入人罪之故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
當屬下句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
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

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固美書作故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

頓挫

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軍服度作常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鄼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卒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以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

問曰計安。出盜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盜。盜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漢書此五字作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救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盜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盜為太常。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漢書句下有使吳王三字但漢書約史前為文與史小異不必依改盜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盜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盜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盜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盜。而潛之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夜出。步去。走梁

此條侯制吳方略實事虛叙

制叙

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我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局本不重此二字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某案漢書不重藉人字，亦且上有人字。吾疑藉人字當重仍依漢書增人字。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

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奔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以命吳。酤酒無行。吳王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

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匹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虜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

又追叙

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士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縱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奔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臺飲水謝太后王太

周市

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纘當遣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

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滅。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爲。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亾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邠。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邠。

某案此篇以驕溢謀亂爲主所以深雪晁錯之冤而著封建之失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

一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豈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彘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

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集解一作卿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毛本作姪王校改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樂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曰：「太子立稱制，所演撫多有。」

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曰。至竇太后。

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于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作喪事不辨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增本作臍。依漢書改。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

張廉卿云從武安驕縱繞入魏其因趁勢遞入灌夫前後氣脈自相貫注

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奏依漢書改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

入漢壁皆以其奴獨與一蹠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匹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

張云其極力摹寫處特爲詞繁而不殺最妙

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排浪。生平慕之。後弃之者。排擬本依漢書改。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明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張具。本作早。據具三字。依漢書改。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恐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本作宜。注二字。依漢書改。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往。依漢書重

增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從坐上三字漢書作徙坐二字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變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闕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依漢書酒上減飲字洒酣武安起爲壽坐。

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坐膝席。坐本作半。依宋本改。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集解一作畢。一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曹。」依漢書增曹字。咭躡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馭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其前事。」遂下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以匿夫繫，遂不得告。

張云此及後與韓安國語
摹繪武安驕恣之狀如畫

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
與。太。后。家。忤。豈。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
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
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
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
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柰。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
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附。計本作肺
依漢書改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處。倡。
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誅。
而。心。誑。不。仰。視。天。而。俯。畫。地。睥。睨。兩。宮。闈。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
臣。乃。不。知。知漢書
作如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
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被。數。十。創。
被上有身字
依通志刪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

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轍。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秃老翁。本作老秃翁。依集解。乙。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癆。本作肺癆。依漢書改。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

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齬。震澤本作齟齬

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

漢書人作之

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

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

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

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

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

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害。

害字依漢書補錢大昕校同

罪

當奔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患，病非不

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

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奔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

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咎。咎字依漢書補欲殺之，竟死。子恬

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

表云坐衣不敬，國除漢書云有罪免，此不敬下有脫

張云前幅步步隱含此意
直至此一語繳明聽之有
聲須玩其音勢之妙

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筭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某案此篇以勢字爲主

史記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

一四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韓長孺列傳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正義括地志成安屬潁川郡而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

是錢云陳留為梁故地潁川為韓故地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

史稱梁成安則為陳留無疑城當作成

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

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

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

梁字依漢書補

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

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

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

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

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限

限本作難難二

字某案難為限字之誤又衍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

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

破。亾。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

書刪節字漢

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

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一作

紆鄙小

依漢書補小字

繇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

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驢。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使漢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以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

后所。

所本
依漢書
改聞

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

太子及益地事。恐。

劉奉世云刺漢謀臣在漢立太子後此誤某案恐當爲怨

漢大臣不聽。乃陰使

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

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

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

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

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

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闕。然而高帝曰。提三尺

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

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

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

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

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尙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卽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漢書作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

因議和親。牽連而及馬邑之謀。又以安國爲護軍。與下爲材官。將屯作反映之勢。

漢書可誘以利。下有安國。恢爭論。凡數百言。疑本史記文。而今本誤脫其文。類武靈王改胡服。商君變法。乃史公常調馬邑之役。爲漢與匈奴搆兵。緣起故史公載此。在復駁議。且以發明安國之大畧也。今脫此節。文勢不相銜接。而此傳詳著恢事爲駢枝矣。

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彘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彘翁壹爲閒。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彘翁壹。彘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列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虜。徒見畜牧。

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向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爲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台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襪取辱耳。集解：襪一作祗，錢云：襪祗古通用，古書是與氏同。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十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機，當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

反跌下文有懸匡欲落之勢

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蘆城。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囚卒。皆當斬。贖爲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掠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出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

嗚咽
全篇落勢趨注于此

澁云此論本惜長孺之不得相却以長孺所舉亦不得相以爲惜某案此贊壺遂以見安國雖得相亦非鞠躬君子也

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亾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厯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某案此篇以智足以取舍當世而卒疏斥下遷爲主

韓長孺列傳第十八

史記一百八

張廉卿云此文須從其游
刃於虛處節取意匠之妙
篇中於爲長樂衛尉下忽
拉入程不讎於爲右北平
下忽入廣射事及其爲人
於出右北平敗歸下忽入
李蔡及興王朔燕語皆自
我制法不主故常然細按
之位置天然無一翻轉不
合者班史增損顛倒之盡
失其妙矣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日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
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
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
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
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
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
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
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
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確確字本作敵戰二字依漢書改恐亾之於是
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雁門
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

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匹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

董份云載不謙言又載何
奴畏士卒樂必如此而後
義備而筆端鼓舞

且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
立某疑太史公書有作於武帝崩後者世輒據自序至太初左右以
而訖之言見稱孝武論便云後續或追改余以爲非也

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
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
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
書籍事然亦遠斥侯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
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
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
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
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
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
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

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閒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詳死，睨其刃，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頤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死。依震澤本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

補後字依漢書補死字

依震澤本

張云津津不已漢書趙廣
 漢傳頗與此相似多用兩
 字三字句尤見瑣瑣歷歷
 不容口
 又云叙廣射及廣爲人參
 錯互出一片神行

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緩背。漢書作緩臂，古云發發緩意也。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闕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茲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五居頃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

率。某案中首虜率四字爲句，即下文所謂有功中率也。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

張云此數語純從虛處摹寫出色項羽紀鉅鹿之戰同一意匠但格調體兒各別耳

又云李廣爲邊郡太守號稱名將前路止以數語虛叙又與程不誦相並叙之卽已具見梗概至其豎胡屢無功獨極力寫得出色自覺格外精神文章巧拙雅俗之分從此可悟

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能歸漢法博望侯曹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

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白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庶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旣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本作今乃云云依漢書倒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

張云青受上誠特藉口語而欲疾公孫敖乃其實也太史公連著兩亦字最有意味書刪去前亦字失其指矣

又云廣知青欲疾公孫敖故用爲恨怒青因是愈有意摧折廣而騰遂以死史公曲曲繪出若隱若顯而恨惜之意無窮

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或惑字或失道漢書正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

歸云入李蔡結局妙見容
容多厚福者未必不殺其
身也某案此疑非歸語叙
李蔡自殺見李氏多氣節
士也

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
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
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
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
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擣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
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
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
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胡三省云。雍蓋衍字
男閩生。謹案報任安
書亦有薄從上。雍。之語胡說疑非是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
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
人。變。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旣壯。選
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變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

營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於衍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旣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亾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旣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

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某案以名將不遇寃死爲主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一三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鞏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作驢。羸。馱。騊。駼。騊。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毋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入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

伯昌伐吠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維。邑復居于鄠。鄠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歸評漢書增懿王宣王事似不可少某謂歸說非是班以小雅采薇爲懿王之詩以六月出車爲宣王之詩故增此三詩以爲二王事太史公以六月出輿爲襄王時詩其於采薇穆王不知說爲何王詩要亦決不謂爲懿王詩也何得強馬同班哉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鄠而東徙維維。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於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犇于鄭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

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邑。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某案此詩史以爲襄王時事與說詩者不同疑三家說也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梁云洛疑當作潞正義引括地志潞州本赤狄地延銀號綏三州白狄地若是圖洛則唯白狄不得言赤狄矣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獯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

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
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
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
食之之字依
漢書補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
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
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
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
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
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
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遼陽至襄平置上谷漁
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
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

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墾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闕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以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

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閒，中有弃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弃地，與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

張云葦勢雄闊有震盪字
宙之概

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本有侵燕代三字依漢書刪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疆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涇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次下依漢書滅云字然至冒頓而匈奴最疆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

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蹏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

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犂之國。震澤本丁零作丁靈漢書昆下有龍

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

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

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兩

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遂擊冒頓。冒

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

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

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王校刪馬

字烏驪下同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閉厚遺闕氏。闕氏

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

亦有神。漢書王作主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

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

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徑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歸云漢與匈奴和親始此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尙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氏。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

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小漢書作少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疆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漢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零淺奉書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

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書主作王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襪。錦袷袍各一。比余一。徐廣云。比余或作比。黃金飾具帶一。梁云。倪思。黃金胥紕一。集解。犀毗而無一字。索隱。胥犀聲近。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貝帶。黃金飾具。犀師比胥。犀師并相近。而各異耳。劉辰翁云。犀毗即今鈎搭。繡十

張云自此以下叙中行說
教匈奴病漢連數十行極
力馳驟其氣最盛而形態
與之橫恣溢出

匹錦三十匹赤緜緣繪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
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
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公主說不
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
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繪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
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
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
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
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漢書物漢遺
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
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偃
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

遺物言語亦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漢書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

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穀，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爲言漢書，倒作言爲。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劾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壺侯魏遼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梁云亦當作赫，文帝紀漢書皆言董赫。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西塞內月餘乃去。漢書無乃，去二字。漢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郡上依漢書，刪至代二字。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

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恐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驪，然其事已在前矣。某疑在前當作在赦前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驪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鬪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橐橐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驪，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

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涓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祭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凶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今本作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四歲當依漢書改

漢書作歲餘

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而去。

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騎。

入代。匈奴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帝時。漢書景下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

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尙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尙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龍本作依震澤本改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囚歸。漢囚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入漢書作千人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

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弃上谷之什辟縣。劉辰翁云什辟與什易混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

軍叩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亾降漢。漢封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

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畧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

漢書乃作仍某案乃讀曰

仍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以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

分行二字當依

漢書作介字。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旣得翁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

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

某毛騎爲衍字

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

三萬餘人。

人當依漢書作殺

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

雁門殺畧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

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

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亾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

皆當死。

與字衍漢書無

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

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

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

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

匈奴河南地。新秦中。

新上依漢書增地字

以實之。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

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

當依漢書

滅明字

漢謀曰。翁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

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私負二字漢書割

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

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渾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渾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

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畱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畱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漢書作兩

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

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

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漢書作頭

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也。為上依漢

書滅母字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

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

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梁云類聚作王焉，李商隱祭濠州刺史文去節，寧類於王

焉與全為酌當不誤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

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慶之，詳許甘言，為遣其

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饕朝鮮

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

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

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己弱。

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爲欲說，折其辯。漢書辯上有辭字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畱匈奴使匈奴，亦畱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漢書句下有等如匈奴四字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畱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

特空給壬烏殊無意人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禹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置漢使漢使置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置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敷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此句葦書作漢即來兵近我劉辰翁云近字是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

而還。泥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泥野。泥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泥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聞捕生得泥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以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匈奴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匈奴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鄯列亭。至廬胸。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取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鄯。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

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
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向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
都尉且鞮侯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
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
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且鞮也。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
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
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
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亾歸漢。其明年，漢
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
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
杆將軍數出西河，與疆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
將步騎漢書作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

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

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遊擊將軍說

將步騎漢書騎三萬人，出五原，因鈺將軍擊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

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

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

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某案漢書是年

又後六年再出擊匈奴其妻子始坐巫蠱收族貳師始降考之漢書

武紀此年為天漢四年巫蠱事未起也後六年為征和二年乃有巫

蠱之獄逾年貳師敗降史記游擊說無所得，因鈺擊與左賢王戰，不

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

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閒，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

韵味悠然

此篇後繼以衛霍公孫宏
二篇著漢所擇任之將相
也○此正刺窮邊不斥言
天子而刺大臣將相所謂
微詞

世之文而罔憂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權上一時權依毛

本刪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

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
欲興聖統惟在擇任將相哉惟在擇任將相哉

某案此篇以不參彼已建功不深二句爲主譏武帝竭天下之力
而不能得意於匈奴也

匈奴列傳第五十

桐城先生點
勘史記讀本

門人鄧毓怡敬題

19
K204.2
3:11

桐城先生點
勘史記讀本

門人鄧毓怡敬題



3 2169 6563 6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一百十一

張廉卿云太史公文所謂
開門見山每每於起處稍
措一二語其人大段已具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答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王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閒

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蘄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一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

張云此等叙事法皆史公
從心造出

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虜。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略雁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遊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

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
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漢書千
作十
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
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
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
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
曰臣幸得待罪行闕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
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
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
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
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都
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以千

三百戶封說爲龍領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窳侯。翁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漢書豆如意將縮四字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囚其軍，獨

張云觀此知漢法將軍出征得以議郎從

又云此處插入蘇建一段

後插入王夫人一段以曲

摹大將軍之爲人用意并

微而顯

張云接入去病以下一路

叙去如片雲忽會頃刻而

彌而合霍去病上冠大將

軍師子五字最深妙

以身得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闕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闕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勝。增依本肺臍待罪行闕。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於下依漢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乃可乎。今作不亦可乎。宋本作不乃。某案不乃字。見莊子胠篋篇。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乘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

張云驃騎事但以有功二字括之以其詳具見於天子之詔也又以見其功不足列而天子特以其私盛稱之也

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軍。侯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菴。討遼。漢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

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漢書句下有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

甲。漢書作銳得者誅全甲獲魏八字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

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

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

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

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

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馭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

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

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僇

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

于闐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滅什

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依漢書增者字爵左庶長，鷹擊

張云太史公敘事所謂筆端有口讀其文便如接其面談也

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邀漢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梁校渠改渠侯。合騎侯敖。坐行。舊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E 友字某案。王右丞詩。當以常與壯騎先為句。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為句。男闕生。謹案。先大夫常訓。闕生云。太史公此文。每言驃騎必兼及。大將軍為文字義法所在。故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畱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囚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

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反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靡侯。篇嘗鷹庇爲輝渠侯，禽梨爲河綦侯。大當戶調銅離爲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咸相薨，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穢，騁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梁云仍與漢書作仍與言重與軍旅之勞也。某案漢書作興蓋

誤字顏注非是此言降衆十萬不唯集服而已仍與驃騎之兵同勞苦也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旣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

提此年者爲下大將軍竟不復擊匈奴漢後久不伐胡起本也

張云提此句伏後自大將軍圍單于一段文字又此句特筆提明史公蓋有深憾於是役也

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從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雷。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

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寇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輿。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

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

還天子曰驍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七約輕齎絕大幕

涉獲章渠以誅比漢書北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

閭梁云離侯漢書作離侯山名也弓閭水名漢書作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

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虜獲醜七萬有

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

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梁云音余

城不失期從至禱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

為符離侯梁云當作邳離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

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瀉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

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漢書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

眾利侯從驃騎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

太史公此等正所謂文直
事覈也

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大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尙穿域踰鞠。漢書句下有也字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漢書然下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

後文與前相接不應提行
疑此左方以下十一字後
人所增也漢書無
張云與樊鄴滕灌傳及曹
相國絳侯世家敘事法同

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纘代侯。纘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纘卒。諡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諡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尙平陽長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

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

子厚先友記蓋仿此體

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爲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潭。景帝時爲平曲侯。坐法失侯。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朔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錢云匈奴傳賀將萬五而還浮沮。即浮直蓋以地名。無功。後八歲。以太僕爲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爲將軍當爲五。錢云七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爲巫蠱。族滅。無後。將軍李息。郁郅人。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

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騎將軍

騎上衍驃字
依漢書刪

出代。囚卒七千人。當斬贖

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囚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囚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死。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將軍蘇建。杜陵人。

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匈奴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猶鄉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後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冢在漢中將軍趙食其殺襌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額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將軍郭昌雲中人

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爲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梁云平州漢傳作平周古字通用左傳華周人表作華州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亾入匈奴。已而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從驃侯。坐耐金失侯。後一歲。爲匈奴將軍。攻胡至匈奴水。無功。後二歲。擊虜樓蘭王。復封爲浞野侯。後六歲。爲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

單以衛氏結與篇首相應

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疾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細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某案此篇以外戚幸臣爲主匈奴傳所謂唯在擇任將相爲此傳發也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爲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

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

集解一歲云一歲

中至左內史弘奏

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問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賞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爲臣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敞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

本作令依震澤本已

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

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寒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

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囊書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尙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猶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以上八字。漢書作善善及後世五字。君若謹行。某案若如此也。謹行當常依漢書作茲行。茲勉也。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子度嗣。爲平津

侯度爲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闈。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擠。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畱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凶。天下雖平。忌戰必危。天下旣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忌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

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斥澤鹹錢云漢書無鹹字疑衍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臣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糴饑，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路字無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

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莫作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漢作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

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一作上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

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消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不登。上依漢書年增數字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漢書且作宜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徯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屨攝袂。而揖王公。

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餘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蟻，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漢書主作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漢書脩作循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

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軌。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尉下依漢書滅佗字屠雎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繫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鄆。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闔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僂。略瀟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

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漢書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壤制漢書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亾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漢書覽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

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綏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

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
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
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
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
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
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
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
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
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
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
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
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

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浚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蓋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尙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

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厯數則唐都。落下闕。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子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

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某案此篇以詐字爲主主父偃之死由丞相宏故附宏傳又因偃諫伐匈奴連類并及徐嚴二書然皆與宏毀西南夷諫朔方反照末以孔車作結以見宏偃皆非長者也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眞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滬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

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漢書同上毋爲南邊患

害。與長沙接壤。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

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漢書無也字

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

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

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

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

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頒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來。即

位。意喻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

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

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爲帝。曾無一

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此一提見武帝使使風諭
嬰齊及遣樓女私夫往諭
必欲其入朝內屬非御夷
之道也

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家，以故自奔，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閒，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晏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竝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案

後文言五世九十三歲今止四世蓋至建元四年卒上有脫文當有佗子爲王年數佗孫胡爲南越王此時閩

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與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

預影後文

以下與亡所關故數數提
振

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鄴。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忱。本作說依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爲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繆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繆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尙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本作缺後衛尉路博德將兵

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畱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尙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

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介本作分。依漢書。改介字是介持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郝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

太后之罪自呂嘉令中著之

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衛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繆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滙水。滙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梁云橫浦漢書武紀作瀆。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濶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泮柯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

以數萬人待伏。波伏，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營字非句，營遣使謂謀遣使也。顏注誤。書。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爲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爲臨蔡侯。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諭，甌路屬漢，皆得爲侯。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末二語通結穆女亡國以
下數事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器。遭漢初定。列爲諸侯。隆慮離溼。疫佗
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亾國徵自
穆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
因禍爲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某案此篇以徵入朝激變爲主

史記一百十三 南越列傳

十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十三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十四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也。依漢書增也字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爲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以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奔

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
奔之。且秦舉咸陽而奔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
子弗振，彼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
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
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
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至建元六
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
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
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
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
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入海。皆曰：善。
即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

罪不戰而耘

運

惠棟云耘字之誤與曠通左傳曠子辱利莫大焉乃矣說文引作耘古字隕今字漢書作殞

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竝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揚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漢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漢書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

齒將屯弗敢擊。郤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

為晏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

樸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耶。白沙。

本作若邪。依漢書改。如案史文當作如邪。而正義引若邪。解之故曰。若如一也。下云蓋從如邪。白沙東如下。衍此字。

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將軍數

校尉。殺長吏。漢書吏樓船將軍率漢書率錢唐轅絡古。本作終古。依

斬徇北將軍。為禦兒侯。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

餘善。餘善弗聽。依震澤本重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

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

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眾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

遂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

建成侯敖為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漢書作卯石。功封橫

海將軍說爲案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爲繚嫫侯。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爲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兵至。奔其軍降。封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閒。東越地遂虛。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尙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史記一百十四 東越列傳

六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十四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十五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管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涇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漢書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兵上以字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匈奴衆國衆漢書。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阨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誰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涇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

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苟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某案多名者卒正之名

也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

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

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復本作得。依震澤本改。左將

軍擊朝鮮。浪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

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

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浪

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

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浪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

左將軍破浪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

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其先與右渠戰困辱。士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幢決與左將軍相計。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通鑑考異云征字誤漢傳作正之某案征正古今字。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

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漢書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

報天子。天子誅遂。漢書誅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

人相韓陰。漢書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

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本作恐不能與。戰案戰字後

猶言不能如也。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囚。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

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

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

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封參為灑清侯。陰為荻苴侯。啖為平州

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錢校溫改涅。漢書作沮陽。左將軍徵。至

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洌口。當待左將軍擅先

縱失。亾多。當誅。贖為庶人。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及難

離咎。悔失番禹。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某案此篇以爭功乖計爲主。兩將固乖異矣。前後二使亦皆乖計者也。

史記一百十五 朝鮮列傳

六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十五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白滇
 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魑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
 以東北至牁榆。名為嶺昆明。音髓。嶺音髓。嶺音髓。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
 地方可數千里。自嶺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
 君長以什數。犍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毋驪以東。
 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
 威王時。使將軍莊躑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躑者。故楚莊
 王苗裔也。躑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某案。地方當作池。方。漢書無地字。索隱同。旁平地肥饒。
 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
 還。漢書還作迺。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嘗類。類。漢書作破。略通
 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

微開漢書

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筴馬犍僮牛以此巴蜀殷富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

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枸音矩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

牂柯王云道從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

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

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

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

也今以長沙豫章往以字疑是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

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

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

重萬餘人從巴蜀筴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

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

相如開西南夷故以相如
傳次西南夷後

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道下依
指字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
往喻。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
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溼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
發兵興擊。耗廢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
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
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
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
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
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
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
昌呂越人等。使闡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賞乃潛爲求

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剋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當本作嘗。依漢書改。案是時尚未擊南越。作當者是也。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漢書作且蘭。某案下文還誅反者。謂頭蘭又云及漢誅且蘭。且蘭平君則誅頭蘭。誅且蘭自是兩事。漢書誤也。

頭蘭嘗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笮侯。笮侯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笮都為沈犁郡。毋駮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剋

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

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王始首善。案某

始首善者謂嘗為漢使求道通身毒也。以故弗謀滇王離難。漢書無西南夷舉國降，請

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

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

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

復為寵于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掇，剽分二

方，卒為七郡。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藹相如之爲人也。依漢書增也更名相如。以賞爲

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漢書生作侯

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尙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

自往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彊往。依爲字而字一坐盡傾酒，酣臨。琪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邛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弟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禪，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

子虛上林一篇耳下言欲
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
人爲詞則亦以爲一篇矣
而前文子虛賦乃游梁時
作及見天子乃爲天子游
獵賦疑皆相如自爲賦序
設此寓言非實事也揚得
意爲狗監及天子讀賦恨
不同時皆假設之詞也

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
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
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
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
尙。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
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明。上。漢。書。有。欲。字。案。欲。不
當。有。明。天。子。之。義。句。屬。上
爲。文。故。空。藉。此。三。人。屬。下。讀。故。者。猶。律。文。故。殺。之。故。謂。故。意。也。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
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
罷。子。虛。過。詫。文。選。作。炮。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
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

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罔彌山，揜兔麟鹿，射麋腳麟。

師古曰：格字或作驀，於鹽浦割鮮染輪而悅反。某案：染無而沿之音，疑正文作孺集解以染釋之，而後人誤倒因妄改正文也。下而悅反，毛本作而允，允當為充之誤。孺顏音如閑反，即此而悅之音也。李善

音而緣反，即此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

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乎？

增乎字。僕下車對曰：

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

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

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

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

山焉。其山則盤紆溝壑，隆崇崔嵬，岑巖漢書文選作益參差，日月蔽虧，交錯

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隴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垩，錫

碧金銀。眾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琨瑀。瓊玢錢云說文

冷璧石之次玉者即此。玳瑁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莊若下依漢書文選

校刪射干二字小顏云射干二字流俗妄增。穹窮昌蒲。江離麋蕪。諸蔗蓊且。錢云漢書作巴且即巴蔗

也巴與蓊且與蔗聲皆相近某案張揖本作葦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

索隱司馬彪云案衍綴下擅曼平博也。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葳蕤。索隱葳蕤析針斯

析斯聲相近釋草葳蕤說文作葳。苞荔。薛莎青蘋。其庫涇則生藏菘。

葦葭。東薈。雕胡。蓮藕菰蘆。梁云預書文選作菰蘆是也張晏云扈魯菴蘭軒芋眾物居

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蘂華內隱。鉅

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鼉。其北則有陰林。其樹其本作巨依文

選改。樛栲豫章。桂椒木蘭。筵離朱楊。檀栲櫟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

猿蠼螋。鷓鴣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蛇龜豸。兕象野

犀。窮奇殫獰。八字錢校刪正義漢書無兕象野犀一何某案今漢書此二句并無。於是乃使專諸之倫。

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駒，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暉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驤乘織阿爲御，案節未舒。索隱案節郭即陵狡獸，犇不，不，躔，距，虛，軼，野，馬，馳，駒，駘，乘，遺，風。野遺風下字射游騏儻，帥淒冽。錢云漢書淒作情，淒聲相近。雷動，燦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昔洞，胷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索隱云弭猶低也。裴回，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徼受詘，殫睹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正義揄曳也。紵綺，襪織羅，垂霧縠，褰積褰，縵紆徐委曲，鬱橈谿谷，粉粉，排排。錢云排即裴字說，交粉裴皆長衣兒說。揚袍，削蜚，織垂髻，扶與，猗靡，噲呶，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綬，縹乎忽忽，若神。依漢書刪仙字。之仿佛，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嬰珊瑚，勃窣上金隄。文選上有乎字。揜翡翠，射竊鷄，微燂出織，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下玄鶴，加忘。

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鵠。楊桂柁。張翠帷。建羽蓋。罔瑋瑁。鈞紫貝。擡金鼓。吹鳴籟。禱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犇揚會。礪石相擊。頽頽。颺颺。若靄。寔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纏乎淫淫。坵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聘而漢書文選而下。與將割輪淬。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文選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况文選善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以字漢書文選出田作與使者三字乃欲勦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依文選校刪有而言之是章君非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漢依之惡九字李善云有二句者非

也書增字章君惡傷私義依漢書刪之字而字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

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隣巨海南有環鄒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

澗游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爓田乎青丘傷隍乎海外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蒂芥若乃儼儼瑰偉異方殊類珍

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

諸侯之位不敢言游獵之樂獵本作戲某案獵字是後徒事苑囿之

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復何為無用應哉錢云濶書用作無

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

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

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論

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

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尊君自損也

本用

書文選改漢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鬪漭出入涇渭鄠鄠潦滄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驚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之野泊乎渾流順阿而下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滂潰錢云滂潰漢書滂音指聲相近澤溱溱汨溨測泌澌橫流逆折轉騰激洌錢云滂潰漢書滂音指聲相近漚沉灌穹隆雲撓蜿膠膠辰流隱展轉也膠辰邪曲也踰波趨沓莅莅下瀨批巖衝壅正義批白結反司馬彪云反擊也壅曲隈也犇揚滯沛臨坻注壑濺灑墜湛隱隱砰磅訇磕瀉瀉滉滉滉滉鼎沸馳波跳沫汨溢漂疾悠遠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灑灑潢漾安翔徐徊翫乎瀉瀉東注大湖某案大湖謂昆明池也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鯢鱣離離鱣鱣鮪鮪禺禺鱣鮪捷躡擢尾振鱗

奮翼潛處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玃璅江靡蜀石黃
 硬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滌肝叢積乎其中鴻鵠鷓鴣鴝駟鷓鴣鴝
 駮睛驪目煩鶩鷓鴣鷓鴣羣浮乎其上沈本作汎依五臣改淫泛濫隨
 風澹淡與波搖蕩掩薄草渚漢書作水渚正義薄依也唼喋菁藻咀嚼蔞藕於是
 乎崇山巖冠崔巍峩峩深林鉅木斬巖參差九變嶽巖南山峩峩巖
 隨馭錡雍峩峩崎振豁通谷塞產溝瀆裕呀豁間自陵別島威魄莫
 漉上墟屈翳隱鱗鬱岫登降施靡陂池綽豸索隱郭璞云陂池旁積兒沈溶淫鬻
 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糝以蘼蕪襟以
 流夷專結縷纒辰莎揭車衡蘭蘼本射干苾蕙囊荷葳橙錢云漢書橙作持持
橙擘相近草若蓀鮮枝黃檉蔣葶青蘋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
昭曰持香慾衍應風披靡吐芳陽烈郁郁斐斐衆香發越脣蠻布寫睠曉苾勃於
 是乎周覽泛觀瞋盼軋沕沕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

後宮列乎北園。馳上陵下平原。楊翠葉。杌紫莖。發紅華。秀朱榮。文選漢書

秀作垂煌煌扈扈。炤炤鉅野。沙棠檠櫛。華汜櫛櫛。錢云漢書汜作楓雷櫛作梓皆聲相近

落背餘。錢云背除漢書作胥邪餘聲相近郭景純不詳留為仁頻何物按釋木劉劉弋注劉子生山中實如梨即此留也

并閭櫟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蓂茂攢立。

叢倚連卷。累佹。錢云累漢書作崔錯發馱馱。衡閭。垂條扶於落英。

幡纒。飛索隱幡纒紛容蕭瑟。錢云鄭司農攻工記注引作紛旖旎從風。

索隱旖旎張揖云阿那也。錢云說文無旖旎字。漢劉蒼崩。吸蓋象金。

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苾虬。旋環乎後宮。後上校雜遝累輯。被山緣。

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緩素雌。雌攫飛鷗。索隱雌音選

音選蛭。蝓蠃。蜃。胡。殼。蛻。棲息乎其閒。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天蟠。

枝格。正義郭云天。偃蹇杪顛。於是乎。於是乎三字漢隄絕梁。騰殊榛。

捷垂條。踔稀闕。牢落陸離。爛曼遠遷。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

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
 獵乘鏤象六玉蚪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駉
 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籥縱獠者江河爲陸泰山爲櫓車
 騎靄起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迫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
 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鷓蘇綉白虎被豳文錢云漢書
豳作斑斑
幽聲跨野馬陵三變之危下磧歷之坻正義坻音遲徑陵赴險越壑
相近厲水推蜚廉弄解豸格瑕蛤鉞猛氏弩驥襲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
 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來睨部曲
 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索隱潭猶漸促節儵寬寬遠去流
 離輕禽蹙履狡獸轉惠白鹿捷狡兔軼赤雷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
 繁羽滿白羽射游鼻櫟蜚蜃虞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煢仆徐
曰射准的曰藝錢云說文鼻射准的也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
藝以縣鄭康成謂藝古文鼻假借字亦借用藝字春秋傳陳之藝極

地可以墾辟。漢書文選無以字悉為農郊。以瞻萌隸。墮牆填塹。使山澤之民

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仞。發倉廩以賑貧窮。補不足。恤

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魏云漢書更與作革聲相近

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

六藝之圃。驚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建

干戚。曾太傅改羽載雲罕。揜羣雅。索隱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悲伐

檀。樂樂皆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

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

隨流而化。焘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

索隱司馬彪云美溢也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

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

衆庶。恣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

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某案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刪定也。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犍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錢云：晉書刑法志：李悝著法經六篇，蕭何又益興廐戶三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伐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誅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

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薺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諡書文選平字作鸞風二字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衣漢書辭下刪昂字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

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匹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擐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漢書作專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

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匹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愚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囚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丹驢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

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壽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
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
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
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畱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

依漢書 刪同字 司馬長卿便漢書 作使 畱定西夷。邛笮丹驩斯榆之君皆請爲內

臣。除邊關。關益斥。索隱張揖 云斥廣也 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爲徼。通零關道。

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

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

以蜀父老爲辭。某案籍當爲藉 漢書 正作藉 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

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

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嚮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

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丹徒。驩定笮存。邛笮斯榆。舉苞滿。索隱 滿一

作蒲案漢書結軼還轅軼震澤本作軌索隱軼音轍張揖云結屈也東鄉將報至于蜀都

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犍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尙惡聞若說某案此言如父老所言不以中國事夷狄則巴蜀亦夷狄不能變化父老皆夷狄之人吾何由聞汝此言哉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蠱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依文選增夫字固常人之所異也常下依漢書文選增人字

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洿出汜

濫衍溢文選郭璞注衍作溢李善云古漢書為溢今為衍非也民人登降移徙崎隘而不安夏

后氏戚之乃壅鴻水漢書水作原決江疏河灑沈瞻蓄東歸之於海而天

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腴膚不

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

瓊握蹠索隱委瓊細碎握蹠局促也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

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

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

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溥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

絕異黨漢書作域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

時依文選增時字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

以勤身與勤民者比論筆墨精妙

此不唯轉接縱恣飛動勃
鬱已也此節文勢卓詭正
見天子侈心未已不復能
測其所終極也

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
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
旱之望雨豔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
南馳使以詣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
計故乃闢沫若微牂柯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
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遯不閉智爽本作阻深依索隱闇昧得耀
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說
也亦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
之絕業依文選刪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文選哉
字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
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
梁云文選及索隱本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鶴鳴已翺
作滅五咸爲古文滅

乎。寥。廓。而。維。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苾。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敵。罔。靡。徙。隱。隱。敵。罔。失。容。也。靡。徙。失。正。也。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嘗。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間。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劉。敞。曰。不。存。猶。言。不。虞。下。文。云。存。變。之。意。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

馳依漢書文選刪後字猶時有銜概之變索隱張揖云銜馬勒銜也概驃馬口

概在銜中以鐵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漢書無亦字宋祁云越本有亦字男閭

危矣國語戮出于身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

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

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

金坐不垂堂索隱樂產云垂邊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畱意幸察

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陲之

長阪兮羣入曾宮之峩峩索隱陂普何反陲臨曲江之陘州兮陘音

祈即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徑徑依藝文類聚刪之字兮字索隱

通谷澹乎漢書改澌澌汨乎溝渠以上五字本作以永逝兮索隱

汨于筆反減音域疾兒也注平旱之廣衍觀衆樹之塤蔓兮索隱蔓

此文神理遠絕全在末五句漢書誤脫之

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
 不謹兮以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下
 遠而愈休精罔闔而飛揚兮九拾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為孝
 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
 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
 傳居山澤闕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
 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
 兮竭輕舉而遠遊乘張本作垂依漢書改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
 浮建格澤之長竿兮長漢書總光耀之采旒垂旬始以為慘兮拙慧
 星而為髻掉指橋以偃蹇兮索隱指音居架反橋音矯某案依集解
 又旖旎以招搖攬欒槍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綯索隱綯紅香渺以

依漢書

群兮字

魂無歸而不食

絕而不齊兮彌久

拾

天而永逝

嗚呼哀哉

相如拜為

孝文園令

天子既美

子虛之事

相如見上

好僊道

因曰上林

之事未足

美也

尚有靡者

臣嘗為

大人賦

未就請具

而奏之

相如以為

列僊之

傳居山澤

闕形容甚

臞此非帝

王之僊意

也乃遂就

大人賦其

辭曰世有

大人兮在

于中州宅

彌萬里兮

曾不足以

少留悲世

俗之迫隘

兮竭輕舉

而遠遊乘

絳幡之素

蜺兮載雲

氣而上浮

建格澤之

長竿兮總

光耀之采

旒垂旬始

以為慘兮

拙慧星而

為髻掉指

橋以偃蹇

兮又旖旎

以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虹而為綯

紅香渺以

又旖旎以

招搖攬

欒槍以為

旌兮靡屈

眩潛兮索隱溥音麪。森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馮略。透麗兮。駢

赤螭青蚪之螭。嚙蜿涎。低仰天蟠。据以驕驚兮索隱据張揖。詘折隆

窮。纒以連卷。沛艾蚪。蝮乞以佗儼兮張揖云乞。放散畔岸。驤以辱顏。

蛭蝮鞞轄容以委麗兮雕。網繆偃蹇。恍奠以梁倚索隱翊徒弔反。頭也

糾蓼叫昇。蹶以艘路兮索隱小顏云。蓂蒙踊躍騰而狂。趙張揖云

菴。輻弁翕標。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

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楛厲飛泉以正東正義厲渡也。

也。悉徵靈囿而選之兮。部乘漢書乘。衆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反

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含靈兮。前陸離而後濇。溼。斯征伯僑索

應。礪斯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尙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靈氣而後

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粹雲蓋而樹華旗索隱粹。使句次其將行兮某

將送也。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淇淇其差

吾謂楚詞乃後人仿大人賦而爲之者武帝好楚辭若大人賦果出楚辭則帝國習聞之矣不能有凌雲之氣也

抑也錢云傑嫩聲相近嫩讀如檢徐音蠟非也說文尋字旁從彡隸變與水相亂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

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錢云漢書沛作瀉滂聲相近馳游道正義游游車也而脩降

兮作循毛本騫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

于玄闕兮軼先驅于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

而無見兮聽悄悄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相如既

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閑意相如既

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失之

矣若下本有不然字漢書作若後之矣案當作若後失之矣此不然二字後人妄增漢書奪失字也使所忠往而相

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

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

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

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集解撰一作選索隱撰數之也以迄于秦率邇者踵武

逸聽者風聲紛綸。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

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漢書文選也作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

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

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郢隆。大行越成

姚南青云成即成王也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

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遵也。漑恩濛。涌錢云漢書作厄

洪古音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緼

祿。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

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滂漫

衍。窈魄四塞。雲專霧散。上暢九垓。下沂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

氣橫流。武節飄逝。某案飄當為類漢書文選并作焱邇陝游原。迴闔泳沫。王校作末首惡

溼後。錢云漢書匣作鬱運聲相近闔昧昭哲。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然後圍騶虞之

珍羣。微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脰共抵之獸。獲周餘珍

收龜于岐。收一作放。毛本作收。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囿。劉奉世云接賓

於閒館。奇物譎詭。椒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依文選不

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陷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

亦慙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

不懌。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

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某案釋名

蓋加也。蓋號加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

封號也。況益也。神之驢缺。王道之儀。羣臣慙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選文

漢書珍符上有示字。男闔生謹案。質闇連文。示字不當有之。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

也。亦各竝時而榮。咸濟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

且天為質闇。字句絕天。為質闇。謂望幸薦成之說。不可信也。珍符不可辭。則又駁質闇之說也。

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依漢書文選增也字故聖王弗替而

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

浸黎民。氏下依漢書文選脫也字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云壯大也王者之不業

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

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漢書文選作祿飾厥文作春秋

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據之無窮。索隱廣雅據張符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

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嘗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

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漢書文選檢作俞朕其試

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索隱說文

登漉水下流之泉也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

濡之汎尊濩之。索隱胡廣云汎普也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

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以之二字依漢書儀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此誤入漢書贊文

某案此篇以諷諫爲主

相如所長在辭賦，子長蓋絕重之，故備錄焉。後贊至擬之春秋易詩，則推崇之者至矣。子長退之皆極推相如之文。

篇內多爲疑似之說。子虛上林一賦而謂遊梁時著子虛，後見天子乃爲上林，非事實也。蓋繆悠其詞耳。喻巴蜀檄難蜀父老二篇，諷天子罷中國以事夷狄也。而西夷開路謂由長卿建議者亦非。

事實也傳中明謂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矣若果建議開西夷豈得謂非公卿國家之事乎子長以非實之事傳長卿者以當時言長卿者具如此論故弟仍之而詳載其文以俟知者不憂其真不出也他文不載獨載數篇者以諸文諷諫武帝所關最鉅也

平準書亦言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則以相如奉使故舉以爲言其實非相如所好也封禪文則直古人尸諫之愴而讀者乃以爲導諛嗚乎長卿之意隱矣

史記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三六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十七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依漢書增日字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悲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眞定，眞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某案故得幸者舊得幸也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

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厲王。常是時，自依漢書增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

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囚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漢書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大夫。但士五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詳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亾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

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依漢書增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凶命。欲以有爲。臣等議漢書議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遣其子子母從居。依漢書增下縣爲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

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二字依震澤本增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爲。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懸。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閒。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亾。淮。南。王。盎。曰。不。可。柰。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柰。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

爲陽周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諡淮南爲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周陽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廬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

此探爰書之意而爲文漢書刪此語殆心知其意而文勢不若史記之飛動矣

一路附會謀反全用疑兵

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褻之。及薨。遂賜諡爲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卽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爲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尙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諸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爲方畧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

多予金錢爲中詞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爲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劔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蠶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囚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雷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

縱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蠶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闕奮擊匈奴者。蠶被等廢格明詔。當弃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長安來。依索隱滅從字漢書同爲晏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曰。

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竝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以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

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

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

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梁云徐市又作福者市與蒞同語轉而爲

福求神異物。還僞辭曰。依漢書僞上冊爲字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

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

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

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

女。梁云振乃俚之譌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

資之。五穀種種。某案種當爲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

百姓悲痛相。相漢書作愁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

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

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

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凶而動者也。百姓願毛本怨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梁云消當爲鄴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寶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犇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漢書有萬倍於秦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

而語先泄也。臣聞微漢書作箕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也。依漢書增也今臣亦竊悲大王。奔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變。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桎。答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

建但欲告敗太子耳。疑有
畔逆者，乃公孫宏聽審卿
之賄也。此傳歸宿在此前
後，全是疑兵歸方以來至
近世張廉卿皆未知此意。
乃曰：淮南真反，豈有真反
但與子女及賓客數人同
謀，遂能舉事，其連坐數千
人，絕無反謀，可叙者乎？且
使淮南王真反，而史公詳
其前後蹤跡如是之冗也，
亦爲詞費矣。

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獯入獻，東甌入降。漢書獻作朝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

巧梅疑似之言

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皋之口。漢書顏監校刪樓字某案數人皆有姓樓字不當。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六字依漢書補人言曰。絕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據山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

此言最狡獪。漢若平反此獄，則以爲淮南羣臣不足成事，非王無反謀也。

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鑿鑿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微幸，邪？被曰：必不得已。四字依被有愚計。王曰：柰

激怒丞相最是得間

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任俠。及有耐罪以上。以以字衣赦令除其罪產。王校產上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王校減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漢書書下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宮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劾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

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柰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卽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史因捕太子王

至此而全篇盡化烟雲矣

釋筆倒煞

天子不許連坐旋以謀反
伏誅則衡山亦冤獄也

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縈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法論。法字上下依漢書滅其字而字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引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

此非為被指也被之罪不容誅而律得除罪著此所以甚濇湯也

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變死罪。故讀人罪之故。彊櫛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患。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錢云從容漢書作縱。史讀曰勇。縱史讀

樊勸也。史容聲相近。鬼與區亦作鬼。容區。

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

妒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慙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奔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變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漢書飲下重太子二字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嘗欲廢己立其弟孝乃謂王曰

收入謀反無痕

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
 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姿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
 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
 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漢書作將姦師古讀將為
 車鏃鏃漢書作鏃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
 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約上依漢書滅以字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
 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
 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
 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
 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
 書言孝作輶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

此爲伍被發也

此與賈未之相屬而義自異此蓋以憤切宏湯也

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弃市罪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弃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王昔不孝皆弃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郡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郤

非獨王過也。句蓋謂上所
以處之者未善而下即接
以俗薄云云此爲深曲

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囚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
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
記之矣。

某案此篇以深構窮治四字爲主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十八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通志止更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爲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乘車者皆君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某案此篇以何必威嚴爲主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十九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字長孺。漢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潛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言上依漢書滅之字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閣內不出。閣上依漢書滅閣字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

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塾爲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爲相。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禁案豫賈。蓋謂居奇。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公僕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其家織布好。而

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石奢者。楚昭

王相也。

梁云呂覽高義篇言昭王使石奢爲政史蓋本呂韓詩外傳新序并言昭王有士曰石奢使爲理

呂

堅直廉正。

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某案此篇以何必威嚴爲主

汲黯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字長孺。漢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言上依漢書滅之字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閣內不出。謂上依漢書滅聞字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

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

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漢書無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

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

奔。索隱漢書各并炭。梁云公卿表作劉。奔男閻生。謹案此二名止稱一字。陶青翟稱陶青。劉郢客稱劉郢。皆此例也。亦以數

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

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

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

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

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

不義乎。且己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嘗

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

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漢書作成深堅。招之不來。麾

張云因黜賁湯牽連入征
匈奴又牽連入公孫宏而
總督言之以著黜以仇直
取嫉於宏湯而見疏於天
子精神會聚脈絡貫輸乃

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黜
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私燕見，上或時不冠，至
如黜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黜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黜，避
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黜數
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
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
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漢書公上有而字男閻
生謹案先大夫授此傳
時未增而字 黜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黜仇隲守高，不能
蓋不當增 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
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黜務少事，乘上闕，
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
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黜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

一篇中最用意處

大將軍有揖客二句張云
措語簡妙

謂云前後融結貫輸處如
不經意而出之

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譎。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充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漢書無時字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

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閒。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買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驕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虜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闕。出財物于邊鬪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

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髮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漢書居作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嘗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溥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願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漢書無之字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

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唇，聲聞梁楚之間。漢書無孝之字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

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

梁云太史大史大史誠門下之譌漢書可證

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

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

徐廣云算竹器錢云算與匣同士冠禮得

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匣注匣竹器名古文匣為響說文匣漆米穀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

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

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惟恐後山東士

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善聞鄭

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嘗趨和承意不敢甚

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

為大農儼人

莫書作入集解同

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

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

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

張云意態憤恚他家文字罕有此

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眾人乎下
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射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
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
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某案此篇以巖直爲主借汲黯以痛詆宏湯又借鄭莊以形黯也

史記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

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一百二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憫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千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門。門漢書作開學者獨不廢也。於威

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成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區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漢書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禁作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

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陪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大傅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相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本作為博聞之士。案漢書作方聞是也。此正博二字。後人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學遺二字。依漢書增。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廣漢書賢材焉。謹

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治。漢書治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俛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漢書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

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由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漢書增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漢書不重者非也。蘭陵王臧。既從。漢書補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廼上書。衞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

與宏反對

嘗受詩申公。縮爲御史大夫。縮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輶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毛本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寶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縮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縮王臧。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黨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

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漢書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復言？召固且擊之。乃使固入園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園利兵，下園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懸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因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

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辟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漢書焚書作禁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亾。漢定。伏生求其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

與宏相對

史公燕謂尙書之學無能
眞明者漢書謂史公問故
於孔安國要史公固未滿
意於安國也

寬兒寬既通尙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
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
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
法議決疑大漢書無大字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
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
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
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云王
從容縱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
伏生孫以治尙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頌陽賈嘉
頗能言尙書事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
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
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以益多於今獨有

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錢云公羊傳有公扈子公戶疑卽公扈也桓生單次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呂菑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嬰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董仲舒授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以春秋

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毛本遂作通

蘭陵褚大廣川段瑕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某案此篇以公孫宏曲學阿世爲主

自公孫宏廣厲學官是後博士習經無通洽者終漢之世以博士家爲俗儒劉向楊雄始振古學而許賈馬鄭宗之然皆不習博士經是漢之儒風壞於孫宏驗也太史公之識卓矣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借秦發議正言若反

引證皆不易測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罟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漢書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盜成之屬。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

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臣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靈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環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漢書無太字至則族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劾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

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漢書居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耶？於是遂斬郅都。」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漢書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驢。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

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賈買陂田千餘頃。假貧

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漢書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

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

侯周陽漢書舅下無父字案父字當有言由以父侯周陽故姓周陽

氏而上句以淮南王舅下省侯周陽三字以下句見此三字故不重出此也。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

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

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

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為忤。本作與汲黯俱

句絕為忤二字下屬漢書無與字為字當從漢書忤強也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

嘗敢均茵伏。錢云漢書伏作馮古人讀伏如句與馮聲相近由後為

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

刑。自殺。而由棄市。自盩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

類多成由等矣。趙禹者，釐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世謂史記中武帝字皆後人所加，吾謂史記中有作

於武帝崩後者如此篇疑卽作於武帝身後，故補桑和羊皆著於篇，乃武帝身後事也。前文武帝字當是元文，惟今上字與武帝字參錯一篇之中，必有一誤耳。又案凡言某帝時者，皆後人追稱，若今禹以上則不得言時字。此後人妄改，當作武帝時。前後皆有武帝字，今以

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漢書窟作窟

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傳本作傳，依錢大昕校改。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爲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

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尙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讞王云即與同男閻生謹案凡湯摧謝本作應依漢書改集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

臣議如

漢書如下有此字男闈生謹案此字不當有

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

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譏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嚴當作莊此後人據漢書誤改及伍被上欲釋之湯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

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強。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恣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閭。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

男閻生謹案入湯敗句飄忽不平下三長史嘗害湯欲陷之句與此同皆逆提法也

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卻。己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

窮蓋其事未奏也句斷

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官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誦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

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滅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漢書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漢書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

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巖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弟爲官者乎。姁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史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

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肆郡國。

本傳關東吏錄郡國六字依漢書改

出入關

者，號曰盜，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

漢書句下有其暴如此四字

義縱自河內遷爲

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

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南

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爲

廷史。

漢書作廷尉，上案篇中或稱廷尉史，或稱廷史，不必其漢書增尉字，廷史亦當時有此稱，漢書杜周傳師古注：廷史即廷尉史也。

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

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

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

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

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

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

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曠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數。漢書補依爲吏以治獄。至廷史。漢書廷下有尉字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

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
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
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
盜其頗不得失之効郡國黎來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
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
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徒諸漢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
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
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
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
都尉關下依漢書聲甚於靈城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漢書
尹作齊木疆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
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楊僕者宜陽人也

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摯行。以下依漢書滅爲字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苟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愴愴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緇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收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譎。善事有執者。即無執者。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者。雖雖字依漢書補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執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復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

前文雖縈拂鉤貫仍嫌散
放至此一摠精神頓王此
見酷吏致亂紛不可復理
一篇歸宿所在文勢特沈
至淋漓

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
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
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
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
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
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因。去。歸。葬。自。溫。舒。等。以。惡。爲
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
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
趙。之。閒。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
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
掠。虜。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
猶。弗。能。禁。也。乃漢書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

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
 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囚復聚
 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梁云使繡衣治盜在天漢元年
 沈命法更在後非史文某案此一篇歸宿梁說非也平日羣盜起不
 準亦言直指夏蘭之屬始出則其事不必在天漢時日羣盜起不
 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
 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
 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
 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慶丞官事辦
 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及下漢書無治字淮南反獄所以微
 文深誅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
 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歸云溫舒未嘗免漢書作為字是案此等考證多非歸氏之說上文
 明言溫舒坐小法抵罪免何言溫舒未嘗免邪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

此以訟獄繁多結通篇與
前盜賊一段相對

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信。囚。藏。上。林。中。宣。使。鄒。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誡。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囚。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

之法

男閭生謹案此傳語酷吏有隳之聲史公傳滑稽文亦有滑稽之意傳語酷吏文亦深酷皆其所言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首四字攝下半篇次句攝
上半篇如此長篇止八字
攝盡

好宛馬侯寵姬皆探其心
而爲之辭其本謀乃以制
匈奴也史公此等乃所謂
實錄

張廉卿云騫使從月支至
大夏再爲匈奴所留亡歸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一本校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
 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
 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乃募詭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
 經漢書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
 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
 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其屬。西走數十日。至大宛。
 大宛聞漢之饑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
 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惟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路遣
 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索隱作驛抵康居。康
 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集解作夫既

臣大夏而君之。

君之二字本作居字依案隱改

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

依漢書增一遠字

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

歲餘還竝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

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歸漢漢拜騫爲

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疆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

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

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

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

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

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

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罽婁于窰之西則

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

張云騫爲天子言西北諸國因請通大夏而復事西南夷

爲求宛馬張本

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隔漢道焉。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焉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疆。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山。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焉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

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
 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
 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漢書更下有鑄
 字御覽效作放
 畫革刃行以爲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正義漢書解詁云奄蔡
 即闐蘇也錢云蔡有蔡
 音與蘇
 聲相近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
 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
 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
 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王校改
 君長往
 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
 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
 身毒音
 音國窳日臣在大夏時見耶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
 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

唐順之云以上如基盤以
 下如著比大夏鳥孫事皆
 借察言之
 通大夏招鳥孫燕所盡二

策也。因通大夏而事西南夷。西南夷降而昆明之道卒不通。因招烏孫內馬聘女而益求宛馬。宛馬至而西北國卒不可羈。歷此傳之大指也。通大夏客也。招烏孫主中客也。故詳略異。

夏同而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屬犍爲發闌使。四道竝出。出驪出。出犍出。徙出。出犍。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南。方。閉。嚮。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

張云鶯以失侯請使烏孫
因遣使諸國於是西北國
始通於漢

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鶯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
明年鶯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
囚多而鶯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殺數萬
人上依漢書數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
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
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鶯大夏之屬鶯既失侯因言曰臣居
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
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噉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
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
城昆莫收養其民攻剽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
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禪而遠之因
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

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早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

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嘗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窫窳，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窫窳、扞婁及諸窬國。烏孫發導譯送窫窳還，窫窳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窫窳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窫窳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擊空，其其漢書作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尙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

漢云烏孫請獻馬尙主天子以好宛馬益發使諸國其南道復閉昆明而北道使益多既攻破姑師樓蘭遂列亭障至玉門此子瞻所云筆所未到氣

已吞者也
因議內聘遊入烏孫馬因
烏孫馬遂逆攝宛馬乘勢
縱論遣使利弊便及破姑
師樓蘭愈說愈遠而以舉
兵威困烏孫大宛一語折
落收回烏孫聘女即遣伐
宛消息組織之巧亦古今
罕有

丁事西南夷通大夏案即
於遣使中夾帶叙之不別
起頭文氣乃能駁逆

張云言使外國者益多而

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
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
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
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
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柯
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
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
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
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
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
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

好晏言致與兵攻樓蘭姑師以影起下文使者進熟言貳師善馬致與兵伐宛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也

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自占使
者。四字依增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
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
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
言小者爲副故晏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懸官齎
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
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責怨。本作積怨依漢書改至相攻擊
而樓蘭姑師。徐廣曰即車師錢云車姑聲相近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
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
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
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
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

茅坤云此烏孫一節以續上文請昏血脈

烏孫多馬二句張云徵詞

張云烏孫妻漢女苑西小國皆來獻見乃行賞賜覽視以傾駭之而其他尙駭恣天子以求宛馬遂伐宛

此所謂文外曲致

浞野侯王恢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以擊破之封恢爲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梁云娶漢書作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陔音子侯反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苑西小國驪潛大益宛東姑師杆架蘇雍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不漢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

全篇轉捩古人大篇往往
爭勝此等慘澹而經營之

天馬多預提得宛馬以後
事

賜。香。池。肉。本令外。客。漏。說。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
 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黷。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
 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謂。以。禮。羈。縻。而。
 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
 一。信。到。到字依漢書補漢書無下則字某疑當兩有之。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
 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
 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
 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賤。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
 是。天。子。始。種。苜。蓿。蒲。桃。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覲。則。離。宮。別。觀。
 苑。盡。種。蒲。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
 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鬢。額。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
 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漢書錢作鐵集解同。及。漢。使。匹。卒。降。

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敗上漢書有有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疆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

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
哆爲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
師將軍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
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
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
尙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
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
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
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潛敦煌其夏漢亾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
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小國而不
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錢云漢書作命
臺臺頭聲相近
易苦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

鄧以證云叙事語甚勁健
有

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漢書作穴其城益發。成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依漢書增馬字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置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

鄒以譖云語精簡有致

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穹井，而其內食尙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

句句提振李廣傳亦如此
此歸宿見意處也

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王懷祖而輕之責郁成
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
數人脫行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亾
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
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
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劔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
桀等遂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
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
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賀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
正藉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
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
不愛士卒修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伐下依漢書滅宛字不錄過

茅坤云暗寫漢不能以力定大宛處

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細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酒泉置都尉。置字本在外國。置字本在外國。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御覽作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

董份云觀此則前云案古

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蓋
譏之也但其詞微不易見
耳

窮河源。惡階夫。夫字本作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
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某案此篇以通使與兵二事經緯爲主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

二十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憂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亾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蓄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

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干。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鬪者邪。誠使嚮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

錢云王公即王孟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某案扞與干同。詩與

侯干城毛傳干打也左傳作扞城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

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

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張刻誤作豪暴之

徒同類而共笑之也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

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歎

歎漢書作飲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

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軻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

布將軍之隙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

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

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

乘傳東本作車侯漢書改將師古讀將字屬上句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

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

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閒。是時濟南瞞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辭兄索隱兄音民。陝韓孺陝徐廣云疑當作邾。自別漢書韓作寒古通紛紛復出焉。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錢云命名也。藏猶言匿名。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王云及當為乃。休乃鑄錢掘冢為句。休上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依漢書增本字。漢書無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嚙。飲。使。之。徐廣曰嚙

音子妙反盡酒也錢云嚼與嚼同說文酌飲盡酒也續漢書五行志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詞也非其任疆必灌

之人怒按刀刺殺解姊子子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闔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在下依漢書滅此字闔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天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句下重待我二字依

漢書 去令雒陽豪居闕。居下依漢書刪其字 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

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依漢書增令字 厭其

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

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

貧，不中警吏恐，不敢不從。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依漢

書增 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

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

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聞下依漢書減其字 爭交驢解，解

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

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以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

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

輒告主人家。吏逐。逐下依漢書刪之字 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

解窮治所犯爲。犯某案班氏讀解所殺皆在赦前。軻有儒生侍使者坐。

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

吏以以下依漢書刪此字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

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

弗知此罪，甚於解知。解下依漢書補知字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

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

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

雖爲俠而遂，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

景、東道趙他、羽公子。錢云春秋傳鄭穆公之後有羽氏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

閒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

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

既乎於戲惜哉。

某案此篇以窮窘而得委命爲主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此則慨深而神遠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偶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
宦亦有之。晉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抗也。然籍孺以佞幸
孝惠時有闕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佞漢書作孺貴幸。與上臥起。
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鵠貝帶。傅脂粉。化閹籍之
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
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爲文帝參乘。鄧通
無伎能。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
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願見其衣。髮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
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
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
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

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

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謂漢書作？

說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

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啗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

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啗癰。啗癰而色

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啗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

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

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漢書入下有之字。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

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

一錢。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某案周文仁猶下韓

王孫媽皆名字兼稱仁寵最過庸。乃不甚篤。某案漢書作取過庸不篤師古注

生謹案如師古說最取當有纒。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媽。宦

義然史漢文異且簡甚未詳

者則李延年。嬀者，弓高侯孽孫也。今上爲膠東王時，嬀與上學書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嬀。嬀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嬀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嬀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使嬀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騫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嬀驅不見，旣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鞞，嬀太后由此噉嬀。嬀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便使賜嬀死。上爲謝，終不能得。嬀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

後復爲此句發

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久之寢與中人亂集解一弟季與中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人亂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某案此篇以愛憎爲主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發端見有益於治者不必
一塗此滑稽所以可傳也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

見道。傷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溢。白璧十雙。車馬百兩。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髮箠鞫脰。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

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諫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楨楓豫章爲題。漆發甲卒爲甕。墮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某案之邑二字疑後人使增不知此文有韻也使依通志增使字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

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孟，依通志，孟字。曰：請爲大王六

畜葬之，以罐竈爲椁，銅歷索隱：歷，卽釜鬲也。錢云：歷，卽糜字。說文：鬲，或作糜。爲棺，齋以薑棗

薦，以木蘭祭以糧稻。通志：糧，作穎。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

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

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

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

我貧困，往見優孟。孟，孟上，依索隱，刪優字。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

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

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

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

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

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

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兩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

楊慎云太史公贊滑稽亦
近滑稽韓公銘樊宗師亦
學樊宗師

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願難爲。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太史公曰：滄于髮，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殮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

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尙須汝乳而活邪。尙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繡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

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闕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

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凶。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蓄。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脩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愀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

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

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歿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緡。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某案以與通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

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亾。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韓亾痛吾兩主使不遜，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

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某案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於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

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嘗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

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願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御覽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傍吏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畱待之。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

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鄴。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某案此篇以談言微中爲主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黃震古今總要云呂東萊謂歐公每製文必先取日

者傳讀數過

董份云太史公雖其體務

闕深然其詞極精嚴時涉

浩漫義亦微妙如龜策貨

殖游俠等傳其論議亦有

出入而文則絕高矣日者

傳汪洋自肆然其間似亦

有警詞又非稽大之筆意

者所記季主自有當時舊

文而褚述之邪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

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某案索隱而有二字屬下

讀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

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御覽誦易作誦習男閭生謹案後文有遊易經術之語通易即誦易也

習字疑後人服改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

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

知矣試之下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與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

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

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

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

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

誼瞿然而悟獵

索隱獵攪也近錢云獵攪聲相

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

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乎

依通志增

乎字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

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

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

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

卜者多言誇嚴

王云嚴讀為諛說文諛誕也某案嚴為險之借字後文集解云一作險

以得人情虛高

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

謝以私所已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

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

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

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

鄧以諷云一篇神采在此
靈勢既奇肆需復多精誣
刺仕流殆入骨

眾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污。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錢云賓讀曰揆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飲食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

獨不見鷓鼻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芴蕪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發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碁。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育。本作者之依類聚注改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人筮者。婦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人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

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亾。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集解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

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甚乎無色。悵然嚙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市字依通志增。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糶。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閻男

生謹案預讀曰與與猶當也。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閒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雷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合一作含苟生活之道。男閭生謹案疑當作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

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人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厯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錢云。天人家不見於藝文志。或云當作天一家。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某疑日者傳乃僞作不似
太史公書龜策傳序則子
長意境非褚生所能擬禮
樂律各序皆存獨其書亡
耳龜策傳亦然
董份云龜策傳博閱精雅
惜其文不全而爲褚先生
補耳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

稱武帝爲今上少孫所補者皆不如此史公自作之一證

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襄集解攘一作襄襄除也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下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遂夫撻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

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年乃游蓮葉之上。蒼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

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王校改也。食之不死。聞蒼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嘗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蒼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蒼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蒼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

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枯。本作不枯。依集解刪不字。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蛻龍伏之。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著。并得其下龜。以下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爲神寶。傳曰。取前足臠骨穿佩之。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鷓鴣。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爲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林中者。齋戒以待。誕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侘髮。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

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

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涸。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

竝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畱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於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

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柰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亾。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亾。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

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怱怱疾_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爲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鉏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困倉不盈。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

疆卒不使令侯王不疆沒世無名故云疆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疆無不有也王以爲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雙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大寶所在乃爲天子今王自以爲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爲疆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倚國

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惑。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而目巧。教爲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胎。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競活之。與之俱囚。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賜如涪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馱時。舉事而喜高。貪狠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尙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囚。

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
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
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
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
比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
民。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
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管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
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
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竝蝕。滅息無光。列星犇亂。皆絕紀
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亾。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
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
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

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

姚南奇云送元作迎。迎與將行韻。後人妄改。

流水行之。侯

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

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

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驢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

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下之。必制其創。理

一作程

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聞於傍鄉。殺牛取

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

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

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環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

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

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變。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

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

歸云此段奇恣闊大似屈
原天問

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弄名善射。不如雄渠蠹門。禹名爲辨智而不能
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柰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曰吉
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而相佐。
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鵠。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
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
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疏。人
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尙不全。故世爲屋
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
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
畱神龜。以爲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
余述而爲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中關內高

外下 四月 首仰 足開 脗開 首俛大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微也不
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被龜先以清水澡之以卵
被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常以爲祖人若已卜不中皆被之以卵東向
立灼以荆若剛木土集解作十一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
日吉謹以梁卵煇黃被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
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
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

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刺。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其一作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胘。內外自垂。可得占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胘。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無呈。無崇有呈。兆有中崇。有內外崇。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胘。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胘。呈

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胠首仰。身簡首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胠。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胠。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胠。胠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胠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胠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胠。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尙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脰。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首仰足脰。身節有疆。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疆。情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脰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脰。有外。

卜追囚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脰。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脰。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下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

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日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疾一作疫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脢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亾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脢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穡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亾人不得亾財物財物不得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命曰呈兆首仰足脢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

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凶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脛。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凶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凶人。漁

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凶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凶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家室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凶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脢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凶人漁獵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凶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吉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楡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凶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

男闕生謹柔凡環字皆讀爲還至立應之還下與旋同此不字下有

脫字環字下屬爲句

環有膠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凶人漁

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膠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凶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凶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命曰首仰足脍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

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囚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囚人。漁獵不

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日即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胫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

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畱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畱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毋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下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畱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畱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

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脰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鑿畱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擬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畱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炷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炷足脰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脢。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脢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脢者不至。行者足脢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脢者不得。繫者足脢不出。開出其下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史記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

三二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陳仁錫云一篇摠是厭薄
貨殖以譏諷當世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莫使字上屬文帝後二年與匈奴書天下讀莫不咸嘉。使與此同世。皆誤屬下讀。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耿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纒鹿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楫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通志犀下有象字璫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蓋有政教發徵期會。戢人各

脫卸

利道以太公爲證

教誨以筮子爲證

因筮子倉廩實知禮節之

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

言途極論富之可重并富勢相輔之風徧於夷狄中國後文一一逆攝是謂奇妙

整齊以計然爲證善者因之自古難其人故無證最下之爭則此篇本借故亦於古無證也

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一作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之，治國之道也。積著錢云：著古也。字說：文，字訓，辨，積物是積貯本字也。字之理，務爲寧而寧，與著通。詩：侯我于著，卽當寧之寧也。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大姚云：食同，餽歸氏以食之爲句，非也。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

轉折

張廉卿云借范蠡由國入
家滅盡箴瘵之迹

倪思云此段特于叙事中
著精語

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
 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漢書作十越用其五而得意
 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
 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
 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某案釋爲人
 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
 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
 富者皆稱陶朱公子蠶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
 之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
 連駟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
 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白圭
 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弃我取

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子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
 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
 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
 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
 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
 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
 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
 已也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保
 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奸閑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索隱作當云漢書作償王
云當與償同義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
臣朝請而巴依索隱刪蜀字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
 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

此文之奇歸氏以爲震盪
六合可謂善狀矣於此段
有以窺史公之駁

爲築女懷清臺夫傑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
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
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疆族於京師關中
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
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
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邠及秦文依通志文下刪孝字繆居雍隙隴蜀之貨
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二晉亦多大賈武昭
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
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砂石銅鐵竹
木之器南御滇僉棘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
不通唯囊斜縮穀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
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

張云意匠奇妙筆勢尤極
雄溜之致

惟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
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郡河東。殷人郡河內。周人郡河南。夫三河
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
人衆。郡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依刪陳索隱西賈秦
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懷。好氣。任俠。爲
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羗
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
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
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俗僇急。僇惡。某案集解一作惠也。七字後人校徐注之。
異。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
作巧姦治。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偏
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鄴衛。鄭衛俗與

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漢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閒。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騷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天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秦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閒。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闡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溼。凶猶有同。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棟本刪其字及下依凌以。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匹磾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

惡衣食致其蓄臧。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繪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漢書湖作湖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千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涇。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瑋瑁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尙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

穎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鄢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穎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錢云：隋，漢書作音與隋相近。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岑廛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奪旗，前蒙矢石，不

禮云歷敘天下方域諸俗物產又徧舉天下人物以見四海之內九州之廣上自天子王公之貴下至倡優僕隸無一人不爲利者以深慨世風之薄又以見天子以萬乘之尊而好利與庶民同遂率天下之人而使至于此爲尤可譏也

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鷲者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契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犇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糶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

萬息二千。千下依漢書減戶字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

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

足。斄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概安邑千樹。棗。秦千樹。栗。蜀。漢

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

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

卮。薑。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

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

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驪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

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

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嚴

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

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

變云用意偏宕處退之祖
之而又變其兒

張云放恣橫縱窮極變態
史公此等文蓋乃神似莊
子此不可以皮相論也

張云前臚若干人後臚若
千人皆如飛鴻點雪筆墨
之痕俱化

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
酤一歲千釀醢醬千瓊錢云說文項似鬻長醬千甌屠牛羊彘千皮
販穀糶千鍾薪橐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輶車百乘牛
車千兩木器髻者千枚錢云鬻當為鬻說文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
卮蓄千石馬蹄躒千錢云說文無躒字躒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
指千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梁
榻乃答之譌師古云漆千斗欒鹽鼓千瓶苔鮓瓶千斤鰕千石漢書
鰕厚之布非白鹽也石二字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
具佗果菜千鍾梁云漢書作果采子貸金錢千貫節餽儉貪賈三之
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
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蜀卓
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

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惟卓氏曰：「此地

狹，漢書作隘籓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杭世證至死不飢。民工作

布，本云民工於市，漢書作布二字是也，布錢布也。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

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

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漢書作魁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宛孔

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滅，漢書改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

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

贏得過當，愈於織，漢書愈作熒，織作熒家致富數千金，千金當千萬故南陽行賈

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邠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

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邠氏也。齊俗賤奴虜，而刀閼獨愛貴之，桀

黠奴人之所患也。惟刀閼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

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盜爵毋刀。錢云爵古音與醜近。

服虔左傳解詁云爵者驪也。此以刀爵合韻亦讀爵如醜。某案盜爵毋刀乃民間相謂言寧遇有爵之人毋遇刀氏之奴也。蓋豪奴罔利。

民不能堪。故相語如此。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依漢書補也。字。周人既織。漢書

織作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

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

史能致七千萬。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

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

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

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

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

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惟橋姚已致馬千匹。已當依漢書作月目己古字通。牛倍

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以上十字局本誤脫。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

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惟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

漢書

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

一作較淑

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

梁云椎埋乃推理。諺文曰知錄謂推理

誤移之

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

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

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膏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家姦事也。而田

揚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

曲作

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

漢書桓

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

雍樂成。以饒。取脂辱處也。而雍

而張氏千萬。酒削

細

錢云割讀若濟說文澹所以澹水也。引薄技也。而

薄技也。而

而張氏千萬。酒削漢律及其門首洒澹即郅氏之酒削薄技也。而

致。漢書作質。氏。鼎。食。胃。肺。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史記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一八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漢書同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

重黎之後使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

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漢書失上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

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犇秦漢書作犇魏某

之文而云未詳遷之所說是史記本作奔魏也又索字引而司馬氏

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

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顏監云劍論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

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斲事武安

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斲與武安君阡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

賜死杜郵葬於華池斲孫昌昌為秦王鐵官王當始皇之時蒯聵立孫

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

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漢書作母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

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

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惑學者之不

達其意而師悖。漢書作諄。顏監云諄惑也。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

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顏監云直

也。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錢云爾雅省善也。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

衆忌諱。集解一作詳。漢書同。錢云古書詳通用。易視履考祥。釋文作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書劉愷傳注引作詳。刑君諷其終

出于不祥。漢石經作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

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

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董份云儉爲檢之誤。姚說同。而難遵。是以其事不

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

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

家使人精神專一。勤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
 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
 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
 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韓
漢書注老子曰善閉者無闕。建嚴君平曰折。關破。據使姦者自止。顏監云。今本字皆作健。縑聰明。釋此而任術。夫
 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騷動。漢書作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
 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漢書令。下。順之。右曰字。
 者昌。逆之者不死則凶。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
 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
 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
 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

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王改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漢書無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顯云漢書作因物與舍古讀舍爲想

與度爲韻後人不知改爲合某案今漢書作與舍後漢馮衍傳引作與物趨舍故曰聖人不朽王校時變是

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

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云窾音窾空聲相近莊子導大窾

向秀讀窾爲空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

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

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

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

也。也不先定其神。漢書句下有形字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

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

齊魯之郡。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困鄆。漢書鄆作蕃薛彭城。過梁楚。

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潛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

遷爲太史令。錢云令當作公正義文可證紬史記石室金匱漢書作鑱之書五年而當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厯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

史公曰。方云太史公三字後人所補篇首稱諒爲太史公則不得復自稱明矣某案太史公官號耳前言其父卒三歲遷爲太史

令則此卽自稱太史公可也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

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三字漢書作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

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讓莫書作讓顏云讓古讓字上大夫壺

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

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漢書作時之不用道之不行

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

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八國五十二。諸侯犇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

某嘗聞曾文正公論此文
以謂子長特識卓絕古今

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毛本無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顏監云力勤也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漢書能下有矣字而不用。有國者之恥。

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漢書無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戱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錢云台古怡字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

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鄴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梁云蒙乃嶧之譌。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桀竝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盜。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崇疆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董份云洞桐之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獨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

十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嬪。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已也。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念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

者年表第七。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某案二字疑衍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尙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麻居陽而治陰。律麻更相治。閏不容翫。忽錢云翫當爲薰淮南天文訓秋分薰定薰定而禾熟故十二薰而當一粟高誘云薰古文作秋五家之文。沸異。維太

初之元論編作麻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穢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答應罕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鳴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注以肖為病衰微之謂。顯炎武云肖乃削之。壤字。尙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闢爭寵。姜姓解遜。王云解當為解。鮮之言斯也。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且金

滕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禫，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盜蕘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本作收，依柯本改。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梁云：此言衛之傾危，由於惠公朔也。索隱以爲衛頃公謬。衛頃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以。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榮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以。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

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秬。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鼉繹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某案呂覽先已篇云令困于彼高誘注彼外也與此文正。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騤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

諸侯罷之卒。以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顛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以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薄氏始基。細訓意適代。厥崇諸寶。栗姬俱貴。錢云。俱與特同。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

疆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邠。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
 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
 恍。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
 以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
 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輿。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驕之內淫。禍
 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
 三年。蕭何填無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
 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
 不變不革。黎庶攸益。嘉參不伐功能。本作不伐功。於能某案南宋本
無於字是也。後循吏傳序云不
伐功於能此不
必與彼為復句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舊刻帷幄之中。制勝
 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
 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

鍾惺云此語哀漢功臣之不終也微甚

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扞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俱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犇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旣匡父。伍員犇吳。作伍游本子五晉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

方侍郎謂此四語分言孟
荀非也皆言孟子耳孟荀
傳以孟爲主魯仲連鄒陽
傳以魯爲主屈原賈誼傳
以屈爲主故皆止論一人

子興業成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衛適秦能
明其術。疆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毋
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
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襄雄諸侯。
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施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
手而事秦者。魏毋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
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
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
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并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
五。爭馮亭反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
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誦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
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

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疆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疆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疆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潛王旣失臨淄而犇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梁云小司馬言魯仲連鄒陽不可合傳。傳論云辭有足悲增之列傳序傳無語及嗚非合傳也。史公祇愛其獄中一書采入爲傳。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以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

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中統本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王。王字依南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闕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麻。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緜常從高

祖平定諸侯。作傳斬蒯成。梁云蒯當作蒯列傳第三十八。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爨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爨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澤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閒。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

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引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旣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匹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莫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叩竿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概。梁云壯卽莊字。當時之字也。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毛本作親。王云親。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王云廣雅方言。并云旣失也。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王云能。乃也。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

鄧以讚云文最古質卻健
峭可喜

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
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漢書統業周道廢秦
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漢書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
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
彬稍進詩書往往闕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鼂錯明申
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
公仍父子相續纂漢書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
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
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
代漢書無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
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厯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
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

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
 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
 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孟康漢書注：藝音傑，謂裳下
 懷襍某案。孟音是也。字當从
執古執聲之字與傑聲之字多相通。漢書句奴傳：傑惡民注：傑散也。列子：天瑞其葉爲胡蝶。注：葉散也。此疑亦當訓散。 成一家
 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
 君子。本作俟後世聖人君。子七字依索隱改。 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麻黃帝以來，至太
 初而訖百三十篇。

史記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二八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後跋

男闈生謹案 先公生平於史記致力最勤所評隲校勘者數本終日不去左右舟車道塗未嘗釋手如錢幸楣考異梁玉繩志疑王懷祖襍志及張廉卿先生評識皆摘在此册晚年欲整齊各本釐定以爲一書著錄至孟嘗君傳而止庚子亂作泊乎東遊遂不獲竟事故卷中評論文義及考定史漢通志通鑑文字異同平原君傳以下斯簡略矣此可爲天下後世深惜者今蒼錄諸本點勘請同學劉君綜堯校印行世 先人手稿未敢叢亂別錄皮藏之此本圈識亦多未備別錄初閱本圈識及所纂諸家平語爲二卷附於後後之學者因端而竟之微言要旨猶得備列云時宣統元年三月

史記
跋

